

繪圖

上海春秋

吳門包天笑著 第一集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第一集

上海春秋

天驥

# 序

天笑先生以文章著名天下與余結文字因緣者十數載旣相識甚投契焉先生風度閒雅志趨端正不苟同流俗卽之久溫溫如也所爲說部累如千萬言遐邇誦傳驚爲傑構於以見其才學之迥異常人有此才有此學竟不能參國政秉史筆惟藉毛錐子伸其無可如何之懷誠先生之不幸抑文士之不幸尤中國之大不幸也上海春秋爲先生最近之作將付梓先生顧余曰願得子一言余曰知先生者衆重先生之文者益衆奚待余言言之辱公耳先生微哂曰非知己吾不欲其言子亦知吾者又曷爲弗吐乃放厥詞曰上海地不逾百里而穢濁最於域內舉凡奇人奇事奇物他處絕無者獨上海有之不可思議之局愈演愈烈書中所敘蓋所謂奇人奇事奇物者幾靡一不盡匪僅爲文之婉曲微妙已也而於世道人心風俗更三致意一

鍼見血病象豁然嗟乎先生壽世之文多矣固不獨上海春秋然而上海春秋之有造於上海爲福於上海人可斷言也

甲子春仲黎川陳瀨一序於睇嚮齋

# 贅言

都市者。文明之淵而罪惡之藪也。覘一國之文化者。必於都市。而種種窮奇禱杌變幻罔兩之事。亦惟潛伏橫行於都市。上海爲吾國第一都市。愚僑寓上海者。將及二十年。得畧識上海各社會之情狀。隨手掇拾。編輯成一小說。曰上海春秋。排日登諸報章。積之既久。卷帙遂富。友人勸印行單行本。乃爲之分章編目。重印出書。第一集印既成。爲贅數言於此。蓋此書之旨趣。不過描寫近十年來中國都市社會之狀況。而以中國最大市場之上海。爲其代表而已。別無重大之意義也。

民國十三年六月天笑記於宣南鐵門檻之妙寂庵

上海春秋 第一回



了娘姑大下鄉復非般一枝花得扮打見只兒女着見

上海春秋 第二回



去過擲壺酒錫把一起提手隨

上海春秋 第三回



西東的心良沒箇是他說頓一了罵他把先姐妹小





他給交的疊疊一票鈔把

上海春秋 第五回



子身任縮便面裏在客另有見來進走帘門起揭剛剛



來出了迎的笑堆面滿早貞待招箇那停有沒還車汽

上海春秋 第七回



來房已自他著擁簇姐大姨娘箇四三般一盜大洋江捉似

上海春秋 第八回



把手裏那隻洋磁嗽杯口隨一手擦只聽豁郎一聲打碎了稀爛

上海春秋 第九回



鏡洋西了穿拆要不貨頭滑箇是這



去家人命斷的生陌那到意願誰道的啣啣抽抽纜姐小龍

# 上海春秋 第一集上册目次

- |     |           |           |
|-----|-----------|-----------|
| 第一回 | 紹箕裘良工初發跡  | 曳羅衣貧女始投身  |
| 第二回 | 龜子搗兒奢淫成俗  | 狐羣狗黨流蕩忘歸  |
| 第三回 | 交易所奸商擎黑手  | 信託股浪子吸黃金  |
| 第四回 | 牀頭金盡露水緣空  | 簾角燈明風流債見  |
| 第五回 | 道暑冰場盡爲冰客  | 藏嬌金屋利見金夫  |
| 第六回 | 癡公子組織小家庭  | 好朋友安排新裝飾  |
| 第七回 | 宛轉陳詞慈幃申嚴訓 | 淒涼鑄恨孤枕數殘更 |
| 第八回 | 成怨偶秀寶始灰心  | 縱嬌娃明珠初就學  |
| 第九回 | 珠箔銀燈閣開堂上宴 | 雪肌玉貌權作劇中人 |



上海春秋 目次

第十回

病院深沈奇葩悲綠葉

明燈隱約異馥貯紅閨

# 上海春秋 第一集

吳門 包天笑撰

## 第一回 紹箕裘良工初發跡 曳羅衣貧女始投身

忽忽光陰已到了民國十一年。的秋天。那天是十月十五日。正是舊曆的中秋。雖然中華民國也追隨了歐美先進各國。已改爲陽曆。可是那箇舊曆觀念。還深固的盤據在社會心裏。前幾天上海起了一種謠言。說是黃浦江要發大水。河裏的水要比岸上高十丈。沒有智識的婦女。都很將信將疑。問他們這話從那裏來的呢。他們都說。這是從天文臺看出來的。大家一想。這天文臺。還得有差錯嗎。前天的幾次大風。也是天文臺預先報告。天文臺三箇字。已經裝進了人家腦子裏。所以造謊家說出天文臺來。愈加使人信。而有徵。加著前幾天。一連幾日的秋霖愁雲。不展。就教人愁。

眉也不展。而八月又是潮漲的時候。往往潮平拍岸。更令人驚疑不定。可是江南總  
是好地方。住在上海的。尤其是中國最有福氣的人。天心是勢利不過的。那裏肯把  
一箇繁華富麗金碧輝煌的上海給他。受箇洗禮呢。因此不到幾天。層雲盡掃。宿雨  
便收。一河裏的水。要比岸上高十丈。的話也。沒有人再提起了。大家便興高彩烈的  
預備慶賞。中秋只見南京路各茶食店裏。月餅匣子堆得高高的。平添了幾垛牆  
壁。只見香燭鋪裏的大香斗。足有栲栳般大小。上面還紮成什麼唐明皇遊月宮的  
種種把戲。金融界休業。學堂裏放學。尊重那箇中秋佳節。古人說的「月到中秋分  
外明」。到了那時候。自然界果然來湊趣。碧海青天湧出一輪皓月。那天既然是秋  
高氣爽。清風月白的日子。大家都有興味。小孩子們都縱縱跳跳的。待到夜裏「齋  
月宮」。年紀輕的姑娘們。又約著他的小姊妹。到遊戲場去。一走月亮。只有一家  
人家。全家都是愁眉不展。好似前幾天愁雨籠罩的樣子。你道是誰原來是一家做

裁縫的人家姓陸名喚榮寶大家又喚他做小裁縫因爲他們是世代成衣他老子在世的當兒人稱老裁縫生了榮寶所謂克紹箕裘重振家業了我今且把小裁縫陸榮寶的世家敘述一番他們本來是蘇州蕩口鄉人他的老子名字喚做運來本是箇鄉下裁縫手指上所做的生活全是毛藍布紫花布的衣服絲綢的東西從來不會上過手卻因他有一位妹子喚做小妹妹姐雖然是箇鄉下姑娘卻生得白俏嫩淨因爲做不慣種田事業到城裏來幫傭度日一上就上在閶門下塘倉橋浜一家書寓人家那時候蘇州城外還沒有築馬路青陽地更是一片荒涼叢葬之地閶門下塘便好似南京的釣魚巷天津的三不管一般是箇歌舞鬻集粉黛薈萃之區小妹妹由薦頭店薦到了那裏他們說雖是箇鄉下人很是活靈就許他每月五百文的工錢這一家書寓也是倉橋浜鼎鼎有名的人家名字喚做沈小青蘇州鄉紳人家的公子哥兒以及挂著鄉宦牌子的人很多往來其家小妹妹伺候周到一做三

箇月宛同老手一般。加著他本有幾分姿色，便人人歡迎。他小妹姐這時覺得每月五百錢的工錢，不敷用了。由一塊錢而加到三塊錢。一月在這箇時代，生活程度不如現在那般的高。蘇州城裏用箇小大姐給他飯喫，工錢不過二三百文。小妹姐是登在書寓人家，而工錢賺到三塊錢。一月那一箇不稱羨，眼紅所以肯出這箇大工錢。則其得用可知。許多遊客到了沈小青家，就要問起小妹姐。要是他不在那裏，好似忽忽若有所失，可見得沈小青家少不得這麼一箇人。漸漸由不重要而變爲一箇重要人，因爲是一箇重要人。那時誰也不敢得罪他。誰也去奉承他。誰也去拍他的馬屁。而阿小妹的架子也漸漸大起來了。他家中還有箇母親，當他初出來的時候，每月只賺五百文，卻常常有錢寄回家去幫助母親及哥哥家用。及至賺了三塊錢一月，反而連自己也不敷使用。而且他那時的進款實在還不止三塊錢。一月有時加幾倍也說不定。可是他喫好穿好，眼孔也大。幾塊錢全不在他心上。並且那些

鄉。下。土。老。兒。他。實。在。有。些。兒。瞧。不。起。他。們。他。所。與。交。談。的。全。是。些。少。爺。老。爺。小。妹。姐。的。聲。價。就。此。高。起。來。了。這。種。情。形。由。蕩。口。在。蘇。州。幫。傭。的。一。村。上。人。一。起。一。起。的。傳。到。鄉。下。去。說。你。們。小。妹。是。已。經。發。了。財。了。咧。金。釧。臂。已。經。有。了。一。副。了。手。上。的。金。戒指。帶。得。彎。都。彎。不。轉。了。金。押。髮。聽。說。已。經。兌。了。兩。隻。了。連。冬。天。的。灰。鼠。襖。子。也。有。了。別。說。羊。皮。馬。甲。咧。說。也。奇。怪。那。蘇。州。的。蕩。口。一。處。地。方。卻。是。蘇。滬。兩。處。堂。子。裏。大。姐。社。會。一。箇。發。祥。之。地。物。以。類。聚。總。慢。慢。兒。的。牽。引。了。去。這。也。與。政。治。界。的。現。象。一。樣。譬。如。老。交。通。系。多。粵。人。軍。閥。派。多。直。人。奔。走。洛。陽。組。織。內。閣。的。一。時。代。又。多。是。山。左。人。所。以。小。妹。姐。雖。然。在。城。裏。出。風。頭。在。蕩。口。人。倒。也。聽。慣。不。算。什。麼。榮。耀。的。事。但。是。也。震。驚。他。進。步。非。常。之。快。還。有。一。件。小。妹。姐。從。三。歲。的。時。候。已。對。了。親。這。也。是。蘇。鄉。的。風。氣。大。概。對。親。對。得。非。常。之。早。男。家。送。與。女。家。的。聘。禮。以。年。齡。爲。增。減。有。好。幾。處。的。鄉。風。譬。如。以。每。歲。兩。塊。錢。爲。標。準。的。三。歲。對。親。的。時。候。只。要。送。六。塊。錢。到。了。十。歲。

的。時。候。便。要。送。二。十。塊。錢。的。爲。了。這。箇。賣。買。式。的。關。係。所。以。蘇。鄉。風。俗。卻。是。在。未。能。說。話。以。前。都。有。了。未。婚。夫。和。未。婚。妻。小。妹。姐。也。是。如。此。未。能。獨。異。可。是。也。有。箇。補。救。之。法。將。來。那。位。未。婚。妻。另。生。了。什。麼。自。由。戀。愛。解。除。從。前。的。婚。約。也。並。不。繁。難。只。要。對。於。相。手。方。多。破。費。些。金。錢。譬。如。從。前。出。過。二。十。塊。錢。財。禮。的。加。上。十。倍。八。倍。鄉。下。人。爲。金。錢。所。壓。迫。亦。就。可。以。解。決。了。這。時。小。妹。姐。的。母。親。一。疊。連。接。著。在。城。裏。同。村。人。的。報。信。說。小。妹。姐。近。來。喫。的。是。油。著。的。是。綢。心。裏。也。不。免。熱。霍。霍。地。想。到。城。裏。和。女。兒。商。量。教。他。貼。補。貼。補。家。中。的。費。用。到。了。城。裏。見。著。女。兒。只。見。打。扮。得。花。枝。一。般。非。復。鄉。下。大。姑。娘。了。便。把。家。裏。一。切。的。苦。況。告。訴。他。小。妹。姐。也。沒。有。法。子。想。說。還。是。叫。阿。哥。到。城。裏。來。在。鄉。下。做。裁。縫。一。輩。子。沒。有。出。息。這。裏。曹。家。巷。裏。有。箇。周。司。務。他。開。的。裁。縫。店。很。大。所。請。的。客。師。也。很。多。不。在。乎。此。多。添。一。兩。箇。人。周。司。務。和。我。很。說。得。投。機。我。們。這。裏。的。衣。裳。都。是。他。那。裏。做。的。讓。我。哥。哥。到。城。裏。先。見。見。世。面。他。也。不。

是箇笨人。我再和他薦薦主顧。只要他鍼綫做得好。爲人和氣識相。我們再想法子。自己開裁縫店。就可以成家立業了。他母親聽得女兒說出這一番話來。如奉綸音。女兒說一句。他答應一句。遊玩了幾天。帶了幾塊錢回去。過了半箇月光景。就把小妹妹的哥哥。送到城裏來。這時小妹妹已經和周司務說妥了。滿口應承。小妹妹的哥哥。陸運來。便進了周司務的成衣店。果然應了他令妹之言。他的頭腦並不遲鈍。大概他們兄妹所受的遺傳性相同。伺候人很爲相當。陸運來。又有了他令妹的奧援。和他的傳授心法。大家都瞧得起他。呼他爲陸裁縫。他也福至心靈。漸漸的玲瓏起來。不到兩年。自己在宋仙洲巷。就借了朱宅的牆門口。開了一箇裁縫店。這也是蘇城的一箇風氣了。凡是那種舊紳故宦的門口。別的店鋪都不許開。卻單單只許開成衣店。第一是自己。可以打算少用一箇門公。第二裁縫店就在門口。做衣服。卻便當些。第三倒庠也收進幾箇租金。因此蘇州城裏那些公館宦宅門口。開裁縫店。



的獨多。陸運來也是運氣來了。自從開了這裁縫店生意。便一天一天的發達。加著他的令妹給他到處吹噓。除了他們堂子幫之外。公館牆門的人家也添了主顧不少。恰巧那箇周司務正在生意興盛的當兒。卻一命嗚呼的死了。他那兒子又接不上氣。所有周司務的老主顧全都到陸運來那裏來了。這時小妹妹的離婚交涉也已經辦好。忽然倉橋浜裏起了一箇風潮。你道是什麼。原來這時候閩門開了箇馬路。有箇在蘇州做按察使的朱瞎子。他在閩門買了許多地皮。造了許多房子。他爲著要興盛那箇市面。增長他地皮房屋的價值。便一聲令下。囑咐把倉橋浜所有書寓悉數驅到城外去。但是城外一向都只有野雞么二倉橋浜名爲長三。雖然一樣的賣淫機關。卻因制度不同。便分出階級來。倒覺得羞與爲伍。因此就有一部分龜公鵝母說與其搬到城外去做那兩接長衫（以長三而兼營么二者。蘇人稱之爲兩接長衫）不如索性搬到上海去。雖然開銷大營業倒也發達些。有幾家鄉土

觀念重的還是守著安土重遷主義有幾家抱進取主義便即日想法子搬到上海來那時小妹妹已不在沈小青家自己獨立門戶他便第一箇主張搬到上海去這時滬甯火車已通蘇滬往來也便捷不但是他們堂子幫搬到上海去的很多連他們的客人也紛紛遷居上海的不少小妹妹到了上海他覺得上海的局面到底與蘇州不同上海是箇通商碼頭往來客商既多銀錢流通便廣就做裁縫的氣魄也雄厚得多他與他哥哥陸運來的成衣店原是合資開辦的便設法要想把這成衣店移到上海來陸運來有他這一位令妹保險有什麼不放心這時上海房租還便宜在胡家宅相近一箇弄堂裏出了八塊半錢租了一上一下的房子樓上做了住家小妹妹在前樓打了一箇小公館後披半間是陸運來夫婦二人帶著一子一女居住樓下便七橫八豎擺起許多裁縫作檯來初來的時候生意卻也尋常祇不過小妹妹自己的院中和他的小姊妹淘中拉扯些生意但是大家都有熟主顧一

時不大可以換人所以這家成衣店不十分能發達幸虧陸運來爲人和氣且喜結交朋友他在上海不到一年早已認識了附近一帶的許多人物如妓院中的相幫包打聽的夥計拉胡琴的烏師馬車行的老板大菜館的西崽紙紮店的小開公館中的廚子水菓店的經理之類每日成羣結隊喫酒喫茶雖然有些兒通融拉扯到底於他本業上沒有十分進步有時勉強開銷有時還入不敷出原來上海做裁縫的全靠包做衣服或是代剪材料他們方可就中生發若僅僅靠一點兒死工錢無論怎麼樣總不能有十分起色陸運來雖然交結了這許多朋友無奈多不是主顧人總是要碰機會的有一天陸運來的機會來了小妹姐有箇客人卻是箇廣東人富有資財他在上海對了一頭親事卻是本地人家的兒女結了婚就要帶回廣東去那位新娘子嫌著廣東地方的衣裳不合式所以在上海把衣服一切做完全了然後再回廣東去這一下從紗羅一直做到皮衣服止通統都要做起來而且全

是代料小妹妹。就把他哥哥薦與這位廣東客人先付五百塊錢。定洋隨後做好衣服。陸續支取這一注生意。共做了一千七八百塊錢。足足賺了他們五六百元。陸連來客師也請得好衣服的式樣也好。材料也不搭漿。應酬亦復週到。從此以後有許多綢緞店洋貨店都做了帳。都拖得動貨色。他便專做代料生意。陸連來到了上海。不到四五年。生意興隆。一天發達。一天原來上海地方最是考究。衣著商界中尤甚。要是衣服漂亮人家不奉承也來奉承。萬一衣服樸陋。連問一箇信人家當你鄉曲也要哄騙你。上海有兩句俗語叫做「人要衣裳。佛要金裝」。佛尚如此。人何以堪。因此各以衣服誇炫。寧可家中斷炊。又有兩句諺語形容得好。他說「身上輒披披屋裏。不夜飯米」。甚言其只圖空架子罷了。這是說的男子。若言婦女更是考究。衣服別說是出外遊玩。便是家常打扮。一到中等階級人家。那一家奶奶小姐。不是綾羅。遍體內地婦女到了上海。一嚇說上海的女人。天天打扮著喫喜酒。咧然而

上海。的。裁。縫。決。不。歡。迎。那。些。中。等。階。級。人。家。他。們。最。歡。喜。的。是。巨。室。中。的。奶。奶。小。姐。姨。太。和。堂。子。裏。的。先。生。們。因。爲。這。兩。等。人。形。式。上。是。差。不。多。都。是。不。惜。工。本。考。究。衣。服。翻。新。出。舊。愛。換。花。樣。他。們。一。生。的。經。濟。學。問。都。在。首。飾。和。衣。服。上。頭。所。以。陸。運。來。已。知。道。這。箇。訣。門。在。上。海。專。做。公。館。中。奶。奶。小。姐。姨。太。和。堂。子。裏。先。生。們。的。衣。服。因。爲。這。幾。種。人。只。要。衣。服。做。得。樣。子。好。所。有。花。邊。滾。條。等。等。配。得。勻。稱。又。常。常。翻。出。新。鮮。花。樣。新。鮮。材。料。便。是。工。錢。及。材。料。貴。些。他。也。願。意。尤。其。是。妓。院。中。人。物。只。要。你。有。什。麼。新。到。的。材。料。新。出。的。花。樣。去。打。合。他。沒。有。不。要。做。的。到。了。三。節。開。了。一。篇。帳。去。幾。千。幾。百。塊。洋。錢。他。們。連。帳。也。不。看。一。看。生。意。好。的。如。數。付。出。有。時。還。要。把。帳。給。客。人。看。敲。他。一。箇。竹。槓。生。意。不。好。的。或。先。還。一。半。或。把。所。做。的。衣。服。付。諸。長。生。庫。中。再。還。裁。縫。錢。到。了。衣。服。當。絕。了。再。做。新。的。他。們。說。得。好。有。錢。就。有。衣。沒。有。錢。就。沒。有。衣。再。有。一。箇。說。法。衣。服。可。以。變。成。錢。錢。也。可。以。變。成。衣。服。可。是。在。這。一。出。一。入。之。

間。慢。慢。的。由。折。減。而。等。於。零。了。更。有。一。等。妓。女。他。賣。了。自。己。身。體。來。還。那。裁。縫。錢。的。也。是。不。少。他。欠。了。裁。縫。千。餘。塊。錢。逼。得。無。法。只。好。嫁。人。把。身。價。銀。子。做。了。裁。縫。錢。終。身。做。了。衣。服。的。奴。隸。可。也。不。少。因。爲。有。種。種。緣。故。有。種。種。情。願。做。衣。服。奴。隸。的。人。上。海。的。裁。縫。店。安。得。而。不。發。達。陸。運。來。到。後。來。幾。年。簡。直。場。面。漸。漸。闊。綽。起。來。誰。也。不。知。道。他。是。一。箇。鄉。下。裁。縫。出。身。的。妹。子。小。妹。姐。也。和。他。一。樣。的。營。業。蒸。蒸。日。上。原。來。小。妹。姐。自。從。鄉。下。退。婚。以。後。他。身。體。自。由。本。來。可。以。擇。人。而。事。但。他。自。由。慣。了。不。耐。受。人。拘。束。而。且。要。是。場。面。上。人。誰。肯。討。一。箇。堂。子。裏。的。大。姐。做。正。式。夫。人。至。於。略。身。價。低。微。些。的。他。倒。歷。年。和。那。些。大。人。老。爺。廝。混。慣。了。的。眼。界。已。高。卻。有。些。瞧。不。起。人。除。非。是。做。人。家。的。姨。太。太。倒。又。不。肯。低。頭。伏。小。因。此。便。這。樣。一。天。天。的。蹉。跎。下。去。這。裏。頭。卻。曾。經。非。正。式。的。算。跟。過。幾。回。人。第。一。次。曾。跟。過。一。箇。做。絲。繭。生。意。的。湖。州。人。那。時。候。還。是。初。到。上。海。便。是。在。陸。運。來。裁。縫。店。樓。上。所。做。的。小。公。館。時。代。不。想。

那位絲繭客人自從和小妹姐親近以後不到一年虧空了人家三千銀子被人告發在新衙門裏管押起來小妹姐總算有良心自己雖然還在堂子裏和一班各人混鬧卻三日兩天跑到新衙門裏去看他背後還對人說我害了他這三千銀子我也用了一半及至絲繭客人料理清楚從押所裏出來小妹姐已別有所歡他倒送了絲繭客人二百塊錢教他別尋生意去罷小妹姐這番舉動人家都說他有良心因爲喫官司的時候人家都知道他常常去張望他他出來以後又贈送他盤川二百元堂子裏做生意的人對待恩客也不過如此的了正是

休言壯士黃金盡  
尙荷美人青眼來

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龜子搗兒奢淫成俗 狐羣狗黨流蕩忘歸

卻說小妹姐第二次比較的闊了他做了某洋行買辦的一箇臨時夫人那位買辦

年紀已經五十多歲了他家裏奶奶管得嚴而且是箇甯波人小妹妹本不大滿意他但是有一樣他用錢用得很快爽小妹妹不看那箇老頭子面上只看那箇孔方兄面上倒也很願意跟他無奈那箇老頭子有些精力不及人家說『中年妾比方張寇』小妹妹對於某洋行的買辦比了民國時代的督軍還要兇橫可稱得誅求無厭供應不時也沒有到兩年老頭子一命嗚呼便自死了這一下子小妹妹捲得錢可是不少到了三十多歲的時候雖然半韻尙存但是他決不願意正式嫁人了索性買了許多女孩子實行開起堂子來一百二百塊買進來的女孩子教養三五年便四千五千塊錢的身價賣出去這種賺錢的生意做了別的生計再也不想做而且他有了錢也不怕沒有男人今天張三明天李四分外的自由不到幾年手中積蓄了三四萬塊錢這時連蕩口的老娘也搬到上海來住在堂子裏打打雜差當一名老媽子有時還要呼叱他罵詈他幾聲及至那一年小妹妹的娘死了小妹妹



和他哥哥商量非大大的熱鬧顯煥一下子不可一切出殯開弔極盡尊榮棺材上用了龍頭鳳尾旗鑼傘扇之外對子馬一共有二十餘騎亭子有十餘隻路祭也有七八起引動了上海許多人看大出喪都說這位老太太有福氣從此以後陸裁縫的聲名益發大了每逢三節的帳總要做到一萬塊錢上下至少也得七八千之譜他在六馬路租了三上三下房子還不設擺師傅們的作權直到了革命以後民國三四年的時候陸運來的兒子陸榮寶已經十八歲了他的妹子喚做秀寶也已經十六歲照他姑母小妹姐的意思原想姑姪之間傳受衣鉢把他到堂子裏來做箇小本家將來等小妹姐倦勤以後可以繼承大統把一切事業託付於他小妹姐可以做一箇安安逸逸的太上本家無如陸運來不肯雖然飲水思源他想自己得有今天這一日全靠他妹子的力量不然要是在蕩口鎮何等艱難一年到頭也沒有一隻綢角角見面的一箇裁縫如今走到綢緞局皮貨莊呢絨店沒有一箇朝奉見

了他不歡迎的情願。整千洋錢的貨色，賒給我，是靠誰的力量呢？但是做裁縫，原靠自己兩隻手及一切應酬工夫得來。手藝人沒有什麼慚愧。開堂子到底說不嘴響。給人家背後談論也不好聽。因為運來姓陸，有位尋開心的朋友，便叫他一聲陸叔。因此便有許多人附和著叫他陸叔。陸運來聽了，大不高興。原來蘇滬一帶人稱烏龜為六，縮取其四腳與頭尾一觸著，即縮進去，故名六縮。而六縮與陸叔諧音常在。尋這種朋友們取笑，原不足奇。他們再粗鄙穢褻的話，也要說陸運來。有這箇妹子開堂子的關係，聽了，很覺觸心。有一天陸運來也帶著幾位朋友，在一箇酒店裏喝酒。大家都醺然有醉意。一位朋友又公然的喚他陸叔了。他本來一肚子的不願意，便趁著酒意道：「誰是你的爺叔？儘管向人叫六叔以後，誰也不許叫陸叔。」那位朋友也醉了，也斜著醉眼道：「你自己想想，是不是陸叔？你天然是陸叔，難怪人家不叫你陸叔了。」說得陸運來憤不可遏，隨手提起一把錫酒壺，擲過去。正擲在那位朋友鼻

子上可巧那位朋友一向有出鼻血毛病的這一下子也就在嘴唇上掛起紅來了。他趁此機會用手在鼻子邊一抹滿臉都是血痕一頭撞將過去陸運來立腳不穩跌了一箇鷓子翻身幸虧許多朋友聚攏來大家做好做歹的勸開了可是鼻子裏流血的這位朋友也不是箇好喫的果子聽說他的姊夫還是法租界一箇包探他的娘舅也是英租界的一箇糞頭因此大家也不敢派他不是只苦了酒店裏打癩了幾把錫酒壺打破了幾隻磁盆子陸運來擔任賠償可是酒店裏的老板卻會做人他說你們幾位先生都是老主顧打癩了酒壺我們酒店裏是極歡迎的本來盛半斤酒的現在隻要只兩了打碎幾隻小碟子不值幾箇錢將來多照顧些兒就是了這一場打架原是大家醉後之事到了酒醒以後大家也覺得傷了朋友和氣就在四海昇平樓喫了一回和氣茶依然稱兄道弟言歸於好但是從此以後大家便不敢再叫他陸叔可是背後談論卻還是陸叔長陸叔短陸運來因爲有了這箇心

病終覺得是件羞恥的事。不比從前落薄時代。他妹子生意忙。因爲他略識幾箇字。帳房先生回去了。也教他做做替工。此刻他好像是有了身分了。不願人家再提起此事。所以小妹妹要叫他姪女到堂子裏去。他很不願意。這也是陸運來力趨上流的意思。他兒子榮寶小時節從鄉下出來。自己也不甚得法。並沒注意到讀書一層。在蘇州的時候。因他在家裏蠻得厲害。送他到一箇私塾裏去念書。這並不是要教他念書。不過討厭他在家裏頑皮。塞在學堂裏。博得箇眼前清靜罷了。那私塾裏的先生是箇六十多歲的老頭子。雖有一箇兒子。卻是不務正業。給人家拜拜斗宣。卷弄幾箇錢度日。這一家私塾學生。倒有二十餘人。也有三百錢一節的。也有五百錢一節的。（按蘇州送師束修。每年分六節致送。）你想這六十老翁。怎能經得起這二十餘箇似野馬一般的學生吵鬧。除了教這位宣卷先生的兒子做代館以外。只有持著『老僧以不見不聞爲上乘』的主義了。所以陸榮寶名爲到學堂。其實

把書包向壁角裏一塞。一口氣便跑到元妙觀裏。不是放鶴子。便是捉黃雀。到晚間歸家。指東話西。瞞過了他父親。所以雖然讀了兩年書。一本中庸還沒讀完。字也不會識滿一千咧。及至陸運來搬到了上海生意也漸漸兒發達。人家說你就只一箇兒子。何不教他念念書。英雄不論出身低。像某某人的兒子。他老子是唱灘簧的。兒子是箇出洋留學生了。某某人的兒子。他母親是開堂子的。兒子也在梵王渡讀書。英國話說得很好的。你何不把榮寶也送往新法學堂裏去念念外國書。將來只要自己墊些資本。上海地方做箇剛白度。不算什麼難事。陸運來一向不曾注意到。此經這位朋友一說。本來卻也要查考。查考他兒子近來做些什麼事。這時候榮寶已經十四歲了。學生意也是這箇時候了。偶然畱心瞧瞧。他卻是終日無所事事。吸香煙。打打彈子。衣服穿得和人家少爺一樣。陸運來說。這可不是箇善策。便送他到一箇學校裏去。念外國書。無奈他放縱慣了的。那裏受得住這種束縛。兩禮拜以

後打死他也不願去了。問問他的志向，他說和父親一樣，還是願學裁縫。陸運來一想也好，我本是由裁縫上起家的，他既願守我本行，也是他的志氣。況且以後成一業，不是不能發達的一種行業，再積蓄幾箇錢，我本想就本業上擴充開一家衣莊。咧，他既然願學裁縫，就在家中學習，便當得多。一則我們這裏高手的師務很多，不用再到外面去學習。二則他在家中，我可以時常管束他。陸運來一向不曾注意到他兒子的事。此刻一管束，把箇陸榮寶弄得拘頭拘腳。這一下子無論如何終把他父親的裁縫事業學了一箇粗枝大略。不過他起初的不肯到學堂裏，原想在家躲避，並非真心要繼他父業。被他老子逼迫了，也教無可奈何。在陸運來的意思，原不必要他鍼綫如何做得好，只要他能分量尺寸，辨別材料，應酬主顧，敷衍商店，便算好了。所以陸榮寶學的也是這一箇路數。幾家上海著名的公館，接送衣服，老子也帶了他同去。堂子裏先生們包做衣服等等，老子也帶了他同去。綢緞店、皮貨店。

呢絨店去。翦材料老子也帶了他同去。陸運來漸漸把兒子引出道了。因此人家便把他父子兩人一箇喚做老裁縫。一箇喚做小裁縫。陸榮寶是箇單傳老子格外的歡喜。他便是他姑母小妹妹也一無所出。將來還要頂他一房香煙。把家產要傳接與他。因此雖然學的是裁縫。卻從小嬌養已慣。像人家的公子哥兒一般。也很有好幾家人家來說親。陸運來還遲遲未決。卻不想在他兒子十八歲那一年。便和堂子裏一箇先生。姘識了。租起小房子來。鬧得一箇不亦樂乎。陸運來還瞞在鼓裏。他兒子已捐成一箇拆白黨的頭銜。後來風聲傳到陸運來耳朵裏。人家都說應該早早和他做親。便對了一頭親事。是他的姑母小妹妹爲媒。小妹妹說這箇姪兒非給他一箇嚴厲點的老婆。那匹沒籠頭的馬是收不住繮的了。大概爺娘管不動的就教老婆去管他。及至陸榮寶二十歲上做了親他的老婆。果然把他拘束了一年多。但是一年以後。依然在外面胡鬧了。雖然幾次三番他老婆和他哭鬧。無奈終不能跟

著他跑。依然外面租著小房子。甚而至於他老婆率領多人打上門去。不到幾天。他另外又換了一處。真奈何他不得。可是到了民國八九年的時候。他老子死了。幸喜陸榮寶父親在日。雖然在外面胡調。對於自己本業。卻不拋荒。一切父親的老主顧。新主顧。以及各家綢緞店。洋貨店。皮貨店。還是繼續下去。而且還比父親圓滑些。融通些。所有老主顧。新主顧。都說我們決不換人。做衣服仍舊好好的做去。但望你做生活。還要比前勤緊些。至於那些綢緞店。都是陸運來在日。和經理先生有交情。所起的摺子。每一百塊錢。裏扣佣錢三元。依舊繼續下去。三節歸清。不准拖欠。可是陸榮寶經手以後。凡是往來的綢緞店。裏幾位先生們。教他做的衣服。他也埋埋虎虎。不去向他們算。這裏頭無形中也佔著便宜不少。別的不管零頭零腦。也是他的利益。其餘皮貨店。洋貨店。也是如此。因此自從陸運來死後。生意倒並不輸於在世之日。就是一樣。無奈他賺得多。也用得多。小房子一租三處。還要東搭西搭黏花惹。



阜賭錢不必說樣樣都會從挖花起一直到攤牌九搖攤打撲克無一不來常常一輸幾千人家知道這位小老班有幾箇錢大家都來擡他的轎子那時已經漸漸的拖下些虧空了恰巧到了民國十年一箇交易所大風潮來卻把陸榮寶捲入旋渦之中原來陸榮寶自從父親故世以後也有七八千現款鄉下還買了三百多畝田蘇州還典了一所房子石路上給人家合開了一家衣莊而且就以本業而論父親死後陸榮寶繼續下去生意也不會打過折頭還是一節工夫要做到一萬三四千的光景無奈陸榮寶浪費無度到此已經入不敷出他想這成衣一業也看得見了像我這等裁縫在上海灘上也要算一二等人物但是我卻終不敷用鄉下的田已經抵押出去了一半無力去贖我非得在那裏掘一票橫財纔可以了清各債整理一下子買了幾回彩票終不能得著大彩他一箇月裏買彩票的錢至少要幾十塊有時和頭彩只差一兩箇字他想發財的機會近了這一箇月裏買兩全張那一箇

月裏就買四全張分條不在他眼睛裏了他說得幾千塊錢不穀頭不穀腳的營生可是那頭彩如海上神山可望而不可即正在那箇當兒上海的交易所如怒潮一般的起來陸榮寶有箇朋友就是從前叫他老太爺做陸叔在酒館打過一仗的這位先生他姓王號維良人家叫別了就叫他黃皮梁他靠著姐夫在法租界有點勢力很認得幾箇交易所的理事和一班經紀人也半送半買的收進了些股票很爲得意這箇黃皮梁已忘了當初陸連來一酒壺之仇倒常常來和他賢郎陸榮寶拉攏同桌賭錢同房嫖妓居然做了箇莫逆之交有一天黃皮梁跑到陸榮寶那裏來便道小陸你要想發財嗎現在就是箇發財機會了陸榮寶道那裏來的發財機會上一箇月裏所有慈善塘工湖北利濟各種獎券我那一種不買幾張全張臨了小彩也不會得著一箇財神菩薩大概給我前世裏是箇怨家倒霉倒到這箇地步還說甚發財機會咧黃皮梁道這是實在的事情並非哄騙你啊前日我在晚市交

易。所。晚。上。八。點。鐘。買。進。本。所。股。票。二。百。股。只。說。得。一。句。話。一。箇。大。錢。也。沒。有。拏。出。去。到。十。點。鐘。賣。出。去。也。只。說。得。一。句。話。洋。錢。賺。著。五。百。塊。你。想。想。看。只。得。兩。點。鐘。的。工。夫。洋。錢。就。是。五。百。圓。世。界。上。那。裏。去。尋。這。種。發。財。的。事。業。陸。榮。寶。道。果。然。嗎。只。怕。說。說。罷。錢。是。一。定。拏。不。到。的。黃。皮。梁。道。怎。麼。拏。不。到。要。是。拏。不。到。錢。他。那。交。易。所。還。能。開。得。下。去。嗎。本。來。是。要。交。割。的。日。子。然。後。拏。錢。這。是。做。的。未。納。帳。經。紀。人。說。照。章。可。以。立。刻。付。給。我。的。你。想。何。等。爽。快。兩。箇。鐘。頭。就。是。五。百。塊。我。要。是。冒。一。冒。險。買。他。五。千。股。也。一。箇。大。錢。不。要。拏。出。去。兩。箇。鐘。頭。裏。就。是。一。萬。二。千。五。百。塊。錢。發。財。不。是。就。在。目。前。嗎。陸。榮。寶。道。既。然。如。此。你。怎。麼。不。冒。一。冒。險。拏。一。拏。呢。弄。一。票。就。可。以。好。幾。年。不。做。生。意。咧。這。種。小。交。易。去。做。他。則。甚。黃。皮。梁。道。我。就。沒。有。這。箇。膽。量。小。陸。你。高。興。做。我。可。以。介。紹。幾。箇。經。紀。人。給。你。你。要。玩。了。這。箇。東。西。連。搖。攤。挖。花。攤。牌。九。都。不。想。玩。了。陸。榮。寶。道。我。總。不。相。信。賺。錢。有。這。般。容。易。怎。麼。從。前。不。聽。得。有。什。麼。交。易。所。

黃皮梁道我也如此說據他們道這是箇外國法子新近行到中國來的所以外國的富翁多便是這箇緣故我說這和賭錢差不多了他們和我爭說決不是賭錢還講許多外國道理我說不懂他們說要是賭錢第一巡捕房就要禁了現在巡捕房不禁還派了巡捕在門口照料當然不是賭錢他們這樣一說我纔相信了陸榮寶道我也在這兩箇月裏到處總聽得人家講交易所到幾家老主顧人家去也聽得總是談論交易所上海的幾家大公館大人家都在那裏做交易所我心裏就是這般想倘然真是箇賭局怎麼巡捕房許可外國人不說話的呢從前六馬路烏龜阿生開了箇小賭場巡捕房裏查得很嚴到底被他們捉破了此刻爲甚那些鼎鼎大名的的人物也在交易所裏呢還有我做衣服的小花園春老四家裏聽說做了一班交易所客人生意好得邪邪氣氣本來不碰和的客人出三塊頭名爲買票此刻交易所的客人不買票則已買票總是每人十二塊錢算一場少就掣不出所以他們

請起客來起碼就是一打花頭多的五六打花頭也不算爲奇正是

試看海上銷金窟 盡在秦樓楚館中

未知陸榮寶會否入局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交易所奸商擊黑手 信託股黨子吸黃金

且說黃皮梁聽得榮寶如此說知道他心已活了便道照你這樣說一家堂子裏只要幾戶交易所裏的客人就靠得住牌頭了陸榮寶道可不是嗎而且銅錢來得容易的也就用容易這教做「飛錢只當飛錢用」他們賺了一千用去五百可不是還賸有五百咧我一向聽得人家如此說連那些奶奶太太們也很高興的在那裏買進賣出他們都來問我說榮寶你怎麼不做一些兒頑頑錯過了這箇機會可惜啊便是我們同業中也有好幾箇人在那裏做我卻不曾動手過照你這樣說的確大可撈幾文而且並不煩難啊黃皮梁道天下賺錢的容易無過於交易所做

了。這箇交易所生意別的生。意都可以不做了。你要是不信。今天八點鐘。我和你到  
晚市交易所去瞧瞧。熱鬧再薦箇經紀人給你。往後你就可以下手了。這天黃皮梁  
和陸榮寶兩人在豫豐泰喫了一頓酒。醉醺醺的。便到晚市交易所來。剛走進門。只  
見人山人海。擁擠得水洩不通。那市場裏人聲嘈雜。大家伸出了一隻黑手。黑手上  
還有兩箇外國字。什麼四十三啊。五十六啊。不要性命的。在那裏亂喊。上面是一隻  
檯檯上還站著許多人。都是一色的黑洋服。雪白的領頭。很漂亮的青年。伸出了幾  
箇指頭。什麼一角買進。兩角賣出的一種混亂的聲浪。倒把箇陸榮寶怔呆了。他想  
這隻檯不多幾天。還收拾得清清楚楚。供著幾盆鮮花。懸著名人字畫。算是箇風雅  
地方。怎麼卻變成這箇樣子啊。陸榮寶正在出神。想他們這班人。好像發瘋的一般。  
倒從來沒瞧見過啊。一霎時黃皮梁不見了。停了一會兒。纔興恩恩的走來說。本所  
股。我又買進了二百股。我連從前所買的一共有八百股了。陸榮寶道。這就好了。你

說前天八點鐘買進二百股到十點鐘賣出你已賺了五百塊今天的五百塊又穩穩的賺著了黃皮梁道今天的二百股我想不賣出據他們說裏面的理事自己組織了多頭公司這股票還要看漲非漲到每股五十元不止所以我想陸續買進些暫時且不脫手陸榮寶聽了什麼多頭公司少頭公司他弄不明白只聽得要漲到五十元便問股票到底是多少錢一股黃皮梁道股票只有十塊錢一股現在卻已漲到三十一塊了陸榮寶聽了真箇嚇一大跳叫聲阿呀漲到五十塊錢一股一股就要賺到四十塊錢十股四百塊一百股四千塊你有八百股四八三萬二千塊你不是已經賺進了嗎黃皮梁道那有這般容易我這八百股至小的價錢就是每股二十三塊錢買進的像今晚添的二百股不是三十一塊錢一股嗎但是果然漲到每股五十元我至少也可以賺他一萬塊錢你何不也買進幾百股試試陸榮寶道我沒有錢黃皮梁道這不要現錢只要每股三塊錢的保證金就行了大概你有

一。二。千。塊。錢。就。可。以。大。做。而。特。做。我。現。在。是。箇。老。內。行。了。你。只。問。我。陸。榮。寶。那。時。不。免。手。癢。起。來。了。當。時。就。託。黃。皮。梁。買。進。了。二。百。股。明。天。再。取。保。證。金。過。了。幾。天。居。然。那。股。票。又。漲。起。兩。圓。來。了。經。紀。人。勸。他。賣。掉。了。陸。榮。寶。就。平。穩。穩。的。賺。了。四。百。圓。從。此。便。覺。得。有。滋。味。起。來。了。白。天。還。操。他。的。成。衣。業。到。晚。上。喫。了。夜。飯。急。急。忙。忙。的。跑。到。晚。市。交。易。所。來。起。初。還。和。黃。皮。梁。搭。黨。買。進。賣。出。算。他。一。箇。老。前。輩。時。常。請。教。請。教。他。及。至。後。來。他。一。箇。人。獨。溜。連。今。天。買。進。多。少。股。也。不。和。黃。皮。梁。說。了。起。初。很。賺。進。了。一。票。約。有。五。六。千。元。無。奈。他。貪。心。不。足。要。想。就。此。掘。一。箇。橫。財。不。知。怎。樣。的。鬼。摸。了。頭。一。口。氣。又。買。幾。千。股。他。的。志。願。倒。也。不。算。大。他。想。每。股。漲。兩。塊。錢。就。賣。掉。也。可。以。多。幾。千。塊。錢。或。者。跳。一。跳。漲。四。五。塊。錢。洋。錢。就。不。是。萬。把。嗎。誰。知。自。從。他。進。了。這。幾。千。股。以。後。疊。連。幾。天。今。天。跌。三。角。明。天。跌。四。角。陸。榮。寶。一。想。不。好。怎。麼。我。剛。剛。進。了。這。一。票。幾。千。股。就。不。漲。起。來。啊。他。便。跑。去。和。經。紀。人。商。量。經。紀。人。說。漲。是。總。



要漲的。或者小跌大漲。我給你畱心罷。你給我一箇限價漲到多少。卽行脫手。陸榮寶道。我現在也不想多賺了。倘然每股漲兩塊錢。情願脫手。咧。經紀人道。那末漲滿兩塊錢。我給你賣掉。陸榮寶道。我想一塊幾角錢也情願賣掉了。經紀人道。最好你天天到市場上來。你說要賣掉。我就給你尋對手。不然你的限價要說定。否則剛剛漲到一塊半賣掉了。明天就跳到三塊。你心裏要不舒服。陸榮寶道。既然如此。我就給你一箇限價。照我從前買進的原價漲到每股一元五角。你就不必問我。給我賣出了罷。經紀人道。有一箇限價就容易辦了。從此陸榮寶天天望他漲到一元五角以外。便可脫手。誰知這股票一到了陸榮寶手裏。死也不肯大漲。至多漲到七八角。又落下去了。有一回居然漲到一元以外。陸榮寶一想。還是克己點。究竟賺了一點。趕緊賣掉了。嗎。剛剛跑到經紀人的房間裏。沒有說得三四句話。市場上那項股票。誰知又跌到原位了。陸榮寶向經紀人說。可惜啊。剛纔不是每股漲到一塊錢。以外。

卻沒有賣掉。現在又跌下去了。經紀人道：你的限價是要漲到一元五角以外纔肯脫手。不然我早給你賣出了。啊。陸榮寶道：現在我只好不限價賣出罷。但是無論如何總要比原價漲一些。經紀人道：可以不限價就是不限價的辦法。但是陸榮寶說出了不限價以後還拖著一句總要比原價漲些而從此以後一天一天的比原價落從沒有比原價漲過。經紀人當然不敢自出主意代他賣掉。看看已跌到每股三元以外了。經紀人倒發急起來。一面追他的證金。一面便勸他早些脫手。說道：看這箇神色是不對啊。後來黃皮梁也有些知道了。便道：你怎麼不和我商量呢？這箇當兒是要拋空頭的。我這幾天拋出幾百股空頭。我又賺了錢。咧。你早和我商量。何止喫虧至此呢？這一下子。陸榮寶除從前所賺的幾千塊錢。嘔出不算外。蝕去了一萬多塊錢。你想到底是箇成衣業。雖然他老子積蓄了幾萬塊錢。買了些田地。可是歷年以來被這位賢郎也揮霍得差不多了。加著這一箇巨創。如何支持得起。俗語云。

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陸榮寶的姑母小妹姐。此刻也已經有四十多歲了。他在年紀輕的時候。橫也不嫁。豎也不嫁。專做短期交易。自由倒也很自由。三箇月一箇姘頭。六箇月一箇情夫。刮上了。這箇扔下了。那箇錢可也弄了。好幾萬都是那些珠子金剛鑽。現錢沒有多少。卻是東存一千。西存八百。被人家乾沒倒帳的。也不知多少。但是到了四十多歲。那些有面子的姘頭。陰陽怪氣的。漸漸引去了。就賸幾箇戀戀不捨的。並非戀著你一隻秋老霜肥的老蟹。卻因你還有一些老閣索牀頭金。未盡還有餘味。可嚼小妹姐。要是索性老老實實。一箇年歲相當的生意人。倒也可以白頭共守。偏偏他自己忘了年紀。要在少年隊裏去廝混。他雖然是四十多歲的人了。但是他不惜工本的。把脂粉塗上去。人家瞧了。也許當他是二十七八歲的人。還有人故意的嘔。他說他打扮了。不過二十一二歲。誰也瞧得出你是四十多歲的人呢。他聽了。這話比什麼多歡喜。他嘴裏說不行不行。我是一箇老太婆了。其實他心中。

暗喜要敲他喫夜飯的竹槓。他也很願意了。小妹姐四十多歲的人了。他卻要招致那二十多歲的小夥子。人家不來上你的鉤。他沒有法子。只得多下些餌。大魚是遠的。去了。小魚也還有吞著他鉤的。這時。小妹姐就姘了一箇二十多歲的小白臉。此人姓金。叫金小玫。倒也是好出身。不過父母都已亡過。雖然有箇老婆。他也置之不理。這金小玫。倒也多材多藝。他一身有好幾種本事。第一他能唱戲。他常在各處票房裏。溜搭溜搭。平日間。嘴裏不絕的在那裏哼。對於上海一班名伶。做做文明跟包。倒也認識幾箇戲園子裏老班。第二他能說幾句外國人不大懂的英國話。好在他這英國話。也不是說給外國人聽的。就在中國人淘裏說說也儘彀了。因此他便穿了一身的洋服。雪白的領子。領帶上還插了一支小鑽鑲成的金別鍼。在人前一亮一亮。有人說這便是小妹姐的初次定情。送給他的紀念品。他穿了洋服。操著那不三不四的外國話。常在人家面前冒充西洋留學生。第三是他能賭錢。凡是各種

賭錢的法子他都能知道一二。可是他的賭運卻不大好。十場裏倒有七場是輸的。幸虧他面皮厚，贏了不免笑納輸了也就付之一笑。老實不客氣，千年不還，萬年不賴。人家送了他一箇外號，喚做『一笑散』。本來一笑散是治牙痛的一種藥。現在他輸了錢立起來一笑而散，所以有此佳名。到得後來人家見他贏得進輸不出，也不和他賭了。金小玖見人家雖不肯和他賭，他卻還在賭客裏頭混。幸虧他還勤懇，別人賭錢的時候，他給人家派碼子，寫寫局票，打打雜差，還不討厭。停了幾天，他也請客了。請求這一班賭客給他綳綳場面。這時小妹姐還鋪了房間，養了討人只是自己不大到生意上，宛如一箇告老的大員，自己不願爲政，而使其子弟爲卿，一切繼承他堂子職業的事。本來小妹姐屬意於他姪女秀寶，後來因爲他老子不肯，小妹姐過繼了一箇乾女兒，喚做順寶。一切事情都託他照管自己，便做了一箇太上本家。金小玖對於這行政機關，迫於太上本家的命令，當然也要報效。而且這箇

報效以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反使他有所進益。因此金小玫過了兩三箇禮拜。便要懇求這一班賭客到小妹姐所開的堂子裏去做一回花頭名。雖是金小玫請客。其實就是借那地方開一次賭。他們可以收進些頭錢。每一次請客。要是碰著運氣好。也可以收進二三百塊錢。要是運氣不在家。幾十塊錢是總可以拏穩的。等到酒闌客散的時候。金小玫便把今天請客的酒席費提出其餘的錢。便和小妹姐二人哈哈夫哈哈夫（哈哈夫是西語平分的意思。上海下等社會都知道這句話。）院子裏的人也知道金小玫和小妹姐算不清那一筆帳。只算『大鑊裏移在小鑊裏』人家誰也不來管他們這筆閒帳。如此的一年有餘。金小玫有箇朋友姓毛名喚家驥。人家叫別了。便叫做毛腳雞。來打合他開信託公司。金小玫道：『我那裏來的錢。你們籌辦的時候。我來奔走。走出些力。將來你們成功了。託你給我畱一箇位置。那就得了。』毛家驥道：『不行。將來公司裏辦事的人都是股東。至少也是招股出力的人。』

你自己。或者款子不便請你多招些股份將來當然得一箇位置而且還可以得著紅股你又何樂而不爲呢金小玫搖頭道我認得幾箇人都是賭友他們願意今天贏一千明天輸二千再也不願意入股份咧其餘我認得的是幾位票友你們開張的時候倘然要請客唱戲我倒可以介紹至於招股兩箇去換他們一箇毛家驥道你放著現成的資本家在那裏不去找他卻還說沒有招處股未免太戡了金小玫道那裏有現成的資本家你倒說出來我聽聽毛家驥道我聽說你和小妹姐很要好他手裏很有好幾萬現款咧你何妨運動他搭些股份而且小妹姐出了錢他的股東當然要請人代表代表小妹姐的股份的不是你是誰而且這信託公司是穩發財的一切的信託事業都可以做得這不是一舉兩得嗎金小玫沈吟道小妹姐你瞧他這箇樣子卻是很深沈的直到如今我究竟沒有知道他手裏有多少錢雖然有一兩筆錢我也經手過可是不過兩三千的花頭過過手罷了毛家驥道要

運動。女人家的錢全靠一張嘴。活靈你不能老老實實的和他說。我們公司裏要招股。你只說這箇信託公司是穩賺錢的。他們的股份已由幾箇發起人自己認去了。只留十分之一給那些開辦出力的人。要二百股的只好給他五股。尙且是你搶我奪。我好容易由發起人那裏分到二百股的確是很大的面情。要是我們不買人家還願意加三四塊錢一股的權利呢。如此一說。女人家心就活動了。再告訴他發起人都是上海有面子人。你把幾箇上海商界中的偉人背給他聽。他是箇生意上人。一聽得和上海這班關商人同做股東。同享紅利。他自然也放心了。有幾箇闊商人在內。當然不是箇滑頭事業。現在我們這一班同志中。須要有幾箇董事。照他那公司中的章程。須得五百股以上。可以被選爲董事。你老兄倘在小妹姐處招得三百股。我們再別處拼湊湊。有這麼二百股。合成五百股。後我們決計舉你做董事。這我倒是有把握的。金小玖道。做董事有什麼好處。毛家驥道。馱子怎麼沒有好處。便



是每月的夫馬費就有二百塊錢。你若做了董事，有多少便宜你的經濟，自然也活動了。所結交的也都是闊商人了，便是外面有什麼通融也通融得轉了。就是現在的銀行錢莊裏，何等勢利，要是沒有名氣的人，休想拖得動。倘然某公司的董事錢莊家的摺子也送來了，銀行家的透支也肯做了。金小玫道：「既然如此，你也可以運動一箇董事做做毛家驥道：「我不想做董事，我想做一箇監察人。我的股份已經差不多了，你趕緊去運動罷。」金小玫回去想了一想，這箇信託公司每股是五十元，先收四分之一，每股要十二塊五角，三百股也得三四千塊錢。而且到開業時又要收四分之一，一共倒也要七八千塊錢。小妹如現款究竟有多少，我還不很清楚。驟然之間教他取出現款七八千塊錢，恐怕婦人家總不大捨得罷。非想出一箇苦肉計不可。他那時便一連三天不到小妹。小房子裏來，小妹姐便差人到各處去尋。到第四天上，方纔在一箇總會裏尋到了，像押差一般的押解到小房子裏來。小妹姐

先把他罵了一頓說他是箇沒良心的東西金小攻力辯我這兩天事忙小妹姐說你忙什麼左不過和幾箇賭鬼在一起再不然鬪著一班色中餓鬼在那裏捧小且你忙什麼難道我猜不出金小攻道這兩天的確是爲的正經事我想終日在外面蕩也不是箇道理永久的要你貼無論你的現錢也有限近來生意也不大好而且我心上也過意不去所以我很想弄一件事做做至於薪水太少的事呢我也不高興做你的面子也不好看薪水多一點的事一時也運動不來恰巧近來有一件事子很好而且薪水也不薄的事情正在運動要是那件事成功面子很足至少也有二百塊錢一月的薪水小妹姐聽了覺得這話很不差自從和金小攻同居一起以後從來沒有聽得這種娓娓動聽的話教他尋生意他總說沒有尋處鴉片煙到已經吸上了此刻他忽然自己要謀事做這倒是箇好消息啊便問他是什麼事情是不是什麼洋行裏當寫字金小攻道這箇洋行小鬼的事我倒不高興做咧好好

兒的。中國人。怎麼。去做。洋奴。小妹。姐。一聽。口氣。倒。不小。便道。如此。說來。是。中國。人的。事。了。預備。開。什麼。店。什麼。字。號。咧。金。小。玫。道。我們。預備。開。一箇。信託。公司。包。可。賺。錢。這。是。一箇。外。國。法。子。中國。人。還。沒。有。做。過。小。妹。姐。道。怎麼。喚。做。信託。公司。他。裏。面。趕。些。什麼。事。金。小。玫。道。說。起。這。信託。公司。是。生。意。中。最。靠。得。住。的。因。爲。大。家。都。信託。你。一。切。的。錢。都。信託。了。你。都。存。到。我們。那。箇。信託。銀行。裏。來。咧。小。妹。姐。不。覺。格。的。一。聲。笑。了。說。道。難。道。上海。有。錢。的。人。沒。人。信託。都。信託。了。你。嗎。金。小。玫。道。那。裏。是。信託。了。我。這。是。一箇。公司。裏。面。還。有。許。多。上海。鼎鼎。有。名。的。商。界。中。人。物。都。是。發。起。人。他們。也。教。我。做。發。起。人。之。一。小。妹。姐。道。你。說。幾。箇。我。聽。聽。金。小。玫。便。把。上海。商。界。中。的。著名。人。物。說。了。一。大。堆。什麼。朱。葆。三。啊。虞。洽。卿。啊。傅。筱。庵。啊。謝。蘅。窗。啊。小。妹。姐。倒。也。在。客。人。面。前。聽。得。過。這。些。名。字。便。道。既然。這。班。大。人。物。出。來。開。公司。當。然。是。靠。得。住。的。了。你。卻。在。那。裏。當。一箇。什麼。差。使。呢。正。是。

全憑三寸如簧舌

劫取徐娘篋底金

未知金小玫說出什麼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牀頭金盡露水緣空

簾角燈明風流債見

且說那時金小玫道：「既然是箇發起人自己就要認些股份。雖然這箇公司的股份剛剛發起已經你搶我奪，非但不敷分派，還有人願意每股加幾塊錢收買你。想公司還沒有開股票就飛漲了。這是何等的好生意啊！但是既認了股，須要早些交出。我家裏雖然有錢，可是一時不好去取，所以正在想法子。不然錯過了這箇機會，不很可惜嗎？」小妹道：「一箇發起人要擔承多少股子？」金小玫道：「發起人的股子，倒也隨隨便便，不過要想做董事，須得至少要五百股。」小妹道：「做了董事有什麼好處？」金小玫道：「不講別的，便是那夫馬費，每月也有二百圓。再則和上海這班闊商人也聚在一起，將來自有的無窮利益，就是有什麼應酬做做，花頭他們那些闊老七百。」

八百不在乎。此小妹姐道：你這兩天忙些什麼？就是招股的事嗎？究竟招到了多少呢？金小玫道：現在已招到了二百股，尚缺三百股。這兩天正在想法子，我沒有法子只好到北京去跑一趟了。這股份給人家買去，真是可惜。眼見得一天天的價錢漲起來，可惜手裏無錢，所以他們有錢的人越加富，沒有錢的人越加窮。眼睜睜地瞧那機會錯過，讓人家賺錢。小妹姐道：你到北京去，須得幾天回來？金小玫扳著指頭算了一算，便道：到了北京總得有些應酬，頂快也得一箇月罷。小妹姐一想，他去這一箇月，我也不要冷靜死了嗎？心中先有些捨不得。小妹姐又盤問這信託公司，是做些什麼事？每股要多少錢？先交若干？金小玫鋪張揚厲的一一說了。小妹姐居然被他心裏說活動了。想既然如此，人家特爲畱下這股份，還是被別人享受，豈非忙了一箇一場空？好在第一次只要付股份四分之一，計算不過三四千塊錢，便道：別忙。這三百股你既沒有招處，就是我去想法罷。我既答應了你三百股，你可還要到北京

去呢。金小玫道：「只要這三百股有人擔承，我又何必到北京去呢？況且這箇股票是最有利益的事，給人分去，真是可惜。所以我此番到北京，也是去看望我那位老兄。要是他買了這股票，還可以用我的名字於我的董事，還沒妨礙。小妹姐道：「這股票隨便用什麼名字罷了。況且開起股東會來，我又不到場，就用你的名字好了。我又不曾和你分什麼家。」金小玫道：「如此更好了。這一番總算金小玫大功告成。到了明天，小妹姐開了箱子，把鈔票一疊疊的交給他。這裏頭有一千五百塊錢，都是一百塊錢一張的鈔票，還有一千五百塊錢，都是五十塊錢一張的鈔票，其餘都是零碎票子。五百塊錢一疊。」金小玫道：「怎麼把那些現錢捆死在家裏，何不存到銀行裏，還可以每月拏些利息。你們女人家，真是不會算計。」小妹姐鼻子裏嗤的一聲道：「快別說。銀行裏了。說起銀行來，我便是一肚子的怨氣。現在殺脫我的頭，也不相信這銀行了。」金小玫道：「你怎麼咬牙切齒的恨著銀行？喫過銀行的虧嗎？」小妹姐道：「不

要。提。起。了。前。兩。年。我。們。的。小。阿。媛。嫁。了。王。三。除。去。開。銷。我。整。整。齊。齊。的。多。了。五。千。塊。錢。恰。巧。那。箇。斷。命。徐。四。開。起。什。麼。銀。行。來。了。天。天。來。鬼。迷。知。道。我。有。這。五。千。塊。錢。便。說。存。在。銀。行。最。穩。當。又。有。利。錢。拏。我。倒。並。不。是。貪。圖。他。每。月。幾。十。塊。錢。的。利。息。我。從。前。住。的。小。房。子。很。小。單。牆。薄。壁。人。多。事。雜。放。在。生。意。上。又。不。膽。大。就。答。應。了。他。交。給。徐。四。他。便。給。了。我。一。張。單。子。一。箇。摺。子。印。得。花。花。綠。綠。的。倒。也。很。好。看。我。那。時。剛。巧。不。要。用。錢。便。在。小。鐵。箱。內。一。鎖。過。了。兩。箇。月。我的。阿。姪。榮。寶。他。有。一。千。塊。錢。的。用。場。和。我。商。量。他。也。是。替。人。家。擔。肩。的。說。前。途。肯。出。二。分。半。錢。只。借。四。箇。月。我。便。取。了。摺。子。教。人。去。支。錢。誰。知。碰。了。一。箇。釘。子。銀。行。裏。說。這。錢。是。死。存。在。那。裏。的。要。滿。了。一。年。纔。可。以。取。出。再。去。找。徐。四。他。卻。已。到。北。京。去。了。我。便。問。問。他。們。爲。甚。麼。要。一。年。纔。可。取。出。我。不。是。瞧。見。人。家。出。了。支。票。隨。時。可。以。拏。錢。的。嗎。銀。行。裏。道。這。箇。叫。做。活。存。你。是。定。期。存。款。定。的。是。一。年。爲。期。我。道。爲。甚。我。要。定。期。存。款。呢。活。存。不。好。嗎。銀。行。裏。道。

這是徐先生交款來的時候。便如此說的大概。定期存款利息大些。我道有幾分利息呢。他道本來活存。只有二釐。半定期一年的。卻有五釐。現在因爲徐先生來說了。加了一釐。長年是六釐。也算很客氣的了。金小玖點點頭道。不差。銀行裏的利息不過如此。就是貪圖他穩當。小妹姐道。你還要說穩當。咧。我告訴你。當時我便問他。我們一向放利錢。是按月算的。並不講什麼長年幾釐。就照你算長年六釐。一千塊錢。一年有多少利錢。一箇月又有多少利息。那銀行裏道。這好算得很。一千塊洋錢。一年是六十塊錢。一箇月是五塊錢。我道。我一箇月吸香煙。就要吸二十多塊錢。咧。誰希罕你這每月五塊錢。現在人家問我借一千塊錢。每月二分半的利息。就是二十五塊錢。我現在不要存在你們這銀行裏了。銀行裏道。這箇定期存款。不能半途取回。我說。我兩箇月利息不要總可以使得的了。他們也不答應。說徐先生北京快回來了。等徐先生回來。再說。誰知一等兩箇月。徐四竟不回來。榮寶那裏的款子。我



從別處地方調給他正在設法的時候忽然一箇青天霹靂說是某銀行倒了。我急急的奔得去一看門前的人圍得水洩不通銀行的鐵柵欄已經關起來了。巡捕在門前趕走那一班人可是趕了左面右面又擠弄來了。趕了右面左面又擠弄來了。大家都手中握著一疊鈔票說要拏洋錢。我從鐵柵欄內望進去只見幾箇銀行小鬼吸著香煙有說有笑倒很寫意的坐在那裏我想人家鈔票也拏不著洋錢我的存款也就可想了跑到家裏足足發了三日三夜的肝氣。金小玖道後來怎麼樣了呢。小妹姐道還有什麼弄頭。直到如今一箇大錢也沒有收到。所以從今以後我再也不貪圖這幾十塊錢的利息。情願自己藏在箱子裏了。而且銀行裏拏起錢來還有種種的可惡之處。什麼禮拜日不好拏。咧禮拜六的下午不好拏。咧喫飯時間內不好拏。咧過了兩點鐘不好拏。咧你想我們是起來遲的人。一轉身天已經夜了。從前有箇客人付下一張五百塊錢的支票。我跑了四五天纔取到錢。你想麻煩不麻。

煩。小。妹。姐。一。面。說。一。面。把。鈔。票。點。清。楚。金。小。玫。瞥。見。他。箱。子。裏。用。舊。申。報。包。的。一。包。一。包。很。是。不。少。便。涎。著。臉。問。道。這。裏。頭。都。是。鈔。票。嗎。給。我。瞧。瞧。不。好。嗎。小。妹。姐。按。著。金。小。玫。的。手。道。不。許。看。不。許。看。急。急。忙。忙。的。把。箱。子。關。了。又。道。你。不。要。性。急。你。和。我。住。得。長。遠。一。點。終。有。一。天。要。給。你。看。的。我。一。生。的。積。蓄。都。在。這。裏。頭。了。我。又。沒。有。兒。子。榮。寶。這。小。東。西。我。也。瞧。他。將。來。未。必。怎。麼。樣。呢。金。小。玫。聽。了。也。非。常。得。意。那。天。就。把。這。股。款。四。分。之。一。交。到。那。箇。信。託。公。司。籌。備。處。裏。這。箇。當。兒。除。了。這。一。家。信。託。公。司。外。又。有。好。幾。家。信。託。公。司。已。經。在。報。上。登。出。廣。告。來。了。加。著。交。易。所。也。是。風。起。雲。湧。買。這。些。股。票。的。人。好。似。立。刻。可。以。發。財。一。般。連。那。向。來。不。懂。生。意。經。的。讀。書。人。從。來。不。到。市。場。上。的。鄉。下。土。財。主。都。託。了。人。要。來。入。股。宛。如。不。要。錢。的。樣。子。金。小。玫。組。織。的。這。箇。信。託。公。司。便。急。急。的。開。幕。了。可。是。開。幕。將。近。又。要。收。第。二。次。四。分。之。一。的。股。本。這。時。金。小。玫。的。董。事。居。然。達。到。目。的。了。小。妹。姐。第。二。次。的。股。款。只。好。取。出。去。這。

信託公司裏又有什麼儲蓄部招攬存款。小妹姐雖然不相信銀行，卻因為金小玫在這箇公司裏當然又作別論。而且那公司規模宏大，已經自己預備起造房屋。幾箇闊商人又和金小玫稱兄道弟，也曾經在小妹姐所鋪房間裏請過一回客。小妹姐自己到生意上招呼，居然不是那種賭客票友，很有幾箇上海闊商人汽車停得有半條馬路長。知道他決不是滑頭，暗想金小玫應該交運的日子來了。他將來得法還不是我的功勞，纔有這一天嗎？他的老婆也只掛箇虛名在，若有若無之間，將來給他幾箇錢把鄉下一送。金小玫不是完全爲我所有嗎？因此小妹姐便情情願願的把錢拏出來，誰知這箇信託公司自己便不能信託自己。先就董事部裏窠裏反到得開幕以後，不到三箇月，各位董事大家都請了一箇外國律師在各報上大登其告白，都說受當事人某君之囑辭退某某信託公司董事之職，倒也是英雄所見略同。大家都想得出這箇法子可憐，小妹姐是箇女流之輩，從不看報，還當這箇

信託公司有許多闊商人大人物在那裏支撐。可知他們原不過出出面也沒什麼大資本在內。啊金小玫自從做了信託公司董事以後，託言外面應酬繁多，天天喫花酒，只瞞著小妹妹一人。又勾搭上了一箇小花園雲第，每天在大東旅館開好房間，暢敘幽情。雲第也不知道他是箇空心大少爺，斧頭竹槓連翩而來。因此金小玫便在公司中用空了有三千餘元，好在大家也不問爲什麼呢。一則用空錢的，也不止金小玫一人，斷不能別人不問。單問金小玫之理，二則他橫豎有這三百股股份在內，眼看這箇公司終是支撐不下，到得後來金小玫竟不大到這公司來。小妹妹卻是常常一箇電話問問他，總不在那裏待。金小玫來了，責問他時，他說做董事每天不過到一箇鐘頭罷了，而且也不必天天到。小妹妹說既然如此，你一天到晚在外面做什麼呢？金小玫道：我們當董事的須在外面掉動一切，那有鎮日在公司裏的道理。小妹妹想想話也不差，直到那年下半年，那箇公司整整開了有九箇月。這

箇公司已經請教外國查帳員了。小妹妹方纔知道這一次比了上次。徐四開銀行時數目還要大。依著上次發三日三夜肝氣的比例。至少也要發箇七日七夜肝氣。他當時也沒有法子。只有天天和金小玖吵鬧。豈知不和金小玖吵鬧。金小玖也知道。小妹妹現款已盡。漸漸有引去之意。再和他一吵。他落得順水推船。他說心中很對不起小妹妹。拆了這一場爛污。沒有面孔再見你了。小妹妹經這一氣。當然氣出一場病來。橫著心也不再教人去尋金小玖。每日惟與鴉片爲緣。陸榮寶本來還到他姑母那裏走走。想他幾箇錢後來見姑母的錢都被人家騙去。第一箇徐四開銀行第二箇金小玖。開信託公司其餘另碎款子。被人家倒去的也不少。如何只相信外頭人。卻不肯相信自己阿姪。這未免有些『外香骨裏臭』。罷因此對於姑母很不滿意。心想。倘然這一萬多洋錢在我手裏。雖然交易所股票失敗。何至周轉不靈呢。因此偶然到小妹妹那裏來。也是強頭強腦的樣子。說話之中總帶著幾箇硬塊。

在內。小。妹。姐。說。官。人。啊。你。怎。麼。去。做。交。易。所。呢。這。是。同。賭。錢。一。箇。樣。子。的。呀。榮。寶。撇。著。嘴。道。現。在。做。生。意。那。一。種。不。是。和。賭。錢。一。般。我。們。果。然。蝕。本。人。家。靠。著。交。易。所。發。財。也。是。有。的。還。有。那。種。信。託。公。司。未。必。比。交。易。所。好。你。老。人。家。怎。麼。也。會。上。當。呢。小。妹。姐。被。他。一。句。話。頂。住。了。倒。也。沒。有。什。麼。話。可。以。回。答。心。想。也。無。怪。他。要。抱。怨。也。惟。有。悶。喫。鴉。片。烟。不。去。理。他。陸。榮。寶。幸。虧。雖。然。前。喫。後。空。可。是。這。箇。成。衣。一。業。依。然。繼。承。父。志。幾。家。公。館。裏。的。主。顧。卻。還。是。信。用。他。而。且。他。們。姓。陸。的。女。子。箇。箇。都。是。健。將。小。妹。姐。以。一。箇。蕩。口。鄉。下。姑。娘。赤。手。空。拳。打。成。這。箇。天。下。比。了。歷。朝。的。太。祖。高。皇。以。匹。夫。而。爲。天。子。也。不。相。上。下。一。村。的。人。誰。不。稱。頌。現。在。陸。運。來。的。女。兒。秀。寶。便。是。守。成。之。主。當。然。有。太。宗。文。皇。的。資。格。了。我。今。說。秀。寶。自。從。陸。運。來。死。後。他。哥。哥。如。何。管。束。得。住。他。他。本。來。原。是。要。承。接。小。妹。姐。的。衣。鉢。繼。續。陸。氏。的。女。權。無。奈。他。老。子。陸。運。來。刺。激。於。陸。叔。的。稱。謂。力。爭。上。流。不。願。他。女。兒。再。墮。落。花。叢。可。是。他。所。處。的。環。境。有。

不能使他放任之勢。古人說得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現在他的姑母已居於房老地位。秀寶雖然不常處妓院中。可是並非絕對不踏進堂子門。所見所聞。總不免耳濡目染。而且他的哥哥榮寶。導之於善。不足給他做一箇放蕩的模範。卻是有餘。秀寶因爲他哥哥職業上的關係。常常出入於幾家公館大宅。在十八歲的那一年。被陳公館的六少爺。看在眼中。說這陸裁縫的女兒秀寶。生得縹緲。要想討他做姨太太。於是千方百計。託了陸裁縫。隔壁一位喫素老太太。兼做拉皮條生涯的楊家舅姆。楊家舅姆有箇寄名女兒。名字叫做婉貞。卻和秀寶非常要好。並且是箇同學。在女學堂裏是同班。他們總共入了這女學堂。有一年多。併計上了四箇月課。小姊妹卻軋得不少。所得的成績。初等女子國文教課書已讀了兩冊。踏風琴已能彈出。蔣老五歎十聲和無錫景緻等調。而最務實際的。便是手工一科。他們非常用工。絨頭繩生活。竟沒有一刻離開他們兩手。在學堂裏的時候。本來也不多。但是無論

上那一課總攜著絨繩生活出了學堂門喫飯走路睡覺都把絨繩生活攜在手中。婉貞和秀寶是這一班中特別要好的同學姊妹在絨綫手工中又是成績最良好的。這一年的冬天絨綫的衣服忽然又盛行起來於是你也結一條大圍巾我也做一件毛絨衫。婉貞和秀寶兩人白天鉤心鬪角的製成了這種特別衣服夜裏便穿了。到新世界大世界出風頭引得一班少年如獵犬嗅著了狐狸一般追蹤逐臭而來。因此陸裁縫女兒的名氣漸漸的響起來了。加著他服裝的考究衣飾的漂亮本來他家中以此爲業的自然是不惜工本。這天陳公館裏的四小姐也是要學做絨綫生活知道秀寶是在女學校手工科有名的。尤其於絨綫的東西最爲著名。有天在笑舞臺看戲一面在那裏看戲一面還在做絨綫的圍巾。那陸裁縫本來做陳公館衣服的原因請他到家裏來教教四小姐絨綫生活。出出進進被六少爺看見了。羨慕得了不得。要想和他兜搭猶恐老太太說話因爲六少爺雖然配好了親尙。



沒有娶過來。要待明年春天方能完姻。斷沒有先討姨太太。後討大夫人之理。一打聽。就是陸裁縫的女兒。想這是容易著手。並不繁難的事。便和他一箇朋友。姓吳的。商量。姓吳的道是陸裁縫的女兒。秀寶嗎。我在遊戲場。瞧見過他。幾回。他有箇小姊妹。喚做婉貞。我卻很熟悉的。這事要託婉貞的寄娘。他專做拉馬的事情。是海上出名的。女月下老人。原來這姓吳的朋友。就與婉貞發生過關係的。他常常見婉貞和秀寶在一處打聽。婉貞知道陸裁縫的女兒。而且在某某女學堂。是掛過名的。雖然還沒有識得幾箇字。可是滿面的女學生。招牌人家。見了輕易還不敢說一句戲謔的話兒呢。這位姓吳的朋友。也是箇少爺。拆白黨。他父親在前清做過幾任知府。也括了十幾萬家私。可是前清的官刮地皮的氣力和膽量。還沒有現在民國時代大。所以不到幾年。漸漸中落。後來也會經遊歷過學堂。幾年在這箇學校裏讀半年書。又到那箇學校裏肄業。一學期不是說功課不佳。便是說教習太壞。好像他所肄業。

的學校要定造起來。纔行在學校裏的時候。大家舉他爲探豔團團長。那裏有私門頭。那裏有半開門。誰家的女兒。最出風頭。誰人是社會上交際之花。他無不羅列其中。因此人家送他一箇外號。叫做吳百曉。吳百曉所結交的男女界人。可也不少。就講他和婉貞。怎樣認得的。卻是在去年夏天。大世界的遊戲場中。最爲熱鬧。一般男女。喫過夜飯。就叫他們去睡覺。天氣炎暑。那裏睡得著。看戲罷。未免太熱。到不如在空曠所在。坐坐談談。喫些冰荷蘭水。冰忌廉。較爲寫意。所以越是天熱。這遊戲場。飲冰場。乘涼的人。越多。男女雜坐。諧謔春生。你瞧著我。我瞧著你。很爲舒適。婉貞那時常帶著一班小姊妹。每夜在飲冰場盤桓。正是

銷夏欲尋避暑地

熱中誰是飲冰人

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道暑冰場盡爲冰客 藏嬌金屋利見金夫

吳百曉也是飲冰場檯頭之一。每天必到。婉貞和一班小姊妹也常常呼朋嘯侶。在飲冰場中沒一刻安定。這一組男朋友和一組女朋友早已大家有了心前哨。很近。卻是還沒有開火。有一天。婉貞的一組女朋友中。卻有兩位是吳百曉認得的。你道是誰。卻是上海鼎鼎有名星卜大家胡瞎子胡鏞光的兩箇女兒。兩位胡小姐也正如驛馬星坐命在這箇的溜圓的跑冰場裏。這邊出那邊進。如鶯梭燕翦一般。剛剛走近吳百曉的一組男朋友旁邊。他們路又走得快。眼睛又望著別處。不隄防有箇剛剛六歲的小孩子。正俯著身子。在那飲冰場中。拾那荷爾水瓶子上的蓋頭。兩位小姐卻走在他的身上。自己幾乎打跌。幸虧吳百曉一把拉住小孩子。卻已絆倒。哇的一聲哭了。大人也走過來說。怎麼了。怎麼了。吳百曉攙了小孩子起來。說沒有跌痛。別哭。別哭。便向著兩位小姐道。你們想是眼睛忘記了。沒有帶出來。這位大的小姐道。我們正望上面的露天影戲。誰知道他伏在地下呢。說著便歸隊到他們女朋

友的一組裏去。可是和吳百曉的一組只隔了一隻桌子。便兩面互相答話起來。吳百曉銜著一枝香煙在嘴裏。卻是找不到洋火。瞥見他們桌子上有箇洋火匣。便伸手去取。只見穿一件櫻白夏布衫裙的女學生打扮的人。把那箇洋火匣授了過來。吳百曉心中一慌。在女郎手上一碰。洋火匣便掉了下來。這時那女郎格的一聲笑了。吳百曉急忙拾起來。劃火吸煙。口稱多謝這位胡家二小姐。便道。婉貞姐。你不該授給他洋火匣。他又不好好兒接。吳百曉連忙鞠一箇躬。說對不起。婉貞姐冒犯的。很這一回子。總算他們兩組男女的情戰開始。借一匣洋火上。便是接觸開始了。從此以後。吳百曉見著婉貞。非常殷勤。沒有胡瞎子兩箇女兒在場。見著婉貞。和別箇姊妹。便也過去搭訕。不上幾天。早已非常之熟。一同喫大菜。一同看影戲。到收場一步。便一同到旅館開一箇房間。敘談。敘談從此便成了有情的眷屬。大概一夏天裏。這一箇始爲跑冰場。繼爲飲冰場的圈子裏。要成就不少的怨女曠夫。有箇朋友。

說得好說這箇圈子裏始爲跑冰場繼爲飲冰場不離一箇冰字只怕他以冰上人自居罷還有位朋友給他做了一副對聯上聯是『好姻緣今宵勿錯過』下聯是『破工夫明日早些來』這一箇周圍不到一畝的飲冰場卻可以發生無數奇形怪狀的事古人說的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鉅卽如去年交易所風潮盛時那市場上不過兩箇指頭伸出伸進身家性命都傾覆在這上頭的不知多少講到顛倒情慾的原不過在牝牡方寸之間沈溺嗜好的也不過在呼吸細微之穴越是小的東西越覺厲害何況那地方特闢了一箇情戰的夜市怎麼不發生種種千奇百怪的事呢吳百曉自從認識了婉貞以後又連帶的認識了他那寄娘家舅姆因爲婉貞的自己家裏不住在上海他沒有住處的時候便住在寄娘家裏他的通信處也在寄娘家裏他的臨時機關也在寄娘家裏所以他那寄娘家裏便熱鬧起來這楊家舅姆四字也不知是誰叫出來的現在好像有無量數的外甥和外甥女歸附到

他那裏那楊家舅姆和陸裁縫家中就在一條弄裏祇隔了三家門面秀寶又和婉貞同學因此常常到他那裏遊玩吳百曉也常常到楊家舅姆那裏去訪婉貞所以認得是陸裁縫的女兒依著秀寶姿色而論也不過中人之姿但他卻善於修飾而且衣服著得特別所以鬨動了許多少年就以吳百曉的爲人也是箇『喫著盃裏望著盤裏』的朋友久已對於秀寶涎皮涎臉只因礙著婉貞無可奈何此刻聽見陳老六說起陸裁縫的女兒他便拍著胷說我認得陳老六說你怎麼的認得呢吳百曉便說認得他的朋友喚做婉貞卻和陸裁縫女兒是箇同學并且又是箇鄰舍他們兩人非常要好常相來往陳老六道既然如此煩你引領到陸裁縫女兒家玩玩豈不很好吳百曉道你又說笑話了這陸裁縫是做你家衣服的你自己難道不能去卻要我引領而且據你說這秀寶又常到你家裏和你們家裏人認得你的機會很多卻要我來給你拉攏陳老六道不是這般說陸裁縫雖然我們家裏的主客

可是我做衣服從前是陸運來老裁縫來量尺寸。此刻是那箇小裁縫來了。我們當少爺的從來也沒有跑到裁縫店裏去過衣服做好了也不問價錢披上身就是了。至於陸裁縫的女兒雖然常來吾家可是我見了他不好怎樣當著許多家裏人的眼睛怪不好意思的。現在你既然熟識你總得幫一箇忙不論什麼地方請你帶領引見一輩子忘不了你的恩惠。吳百曉道有是有箇地方便是婉貞的寄娘那裏。我和婉貞見面常在這箇地方最好約一天和我同到那邊去。要是婉貞在家便教人去請陸秀寶來一朝生兩朝熟那時就可以想法了。你說一定要討他做小老婆。雖然他是箇手藝人。家出身他只回絕你。一句話說是不願做小上海灘上的事情。你有什么法子想呢。陳老六道既然如此你就帶引我到那箇地方去。到那邊要打幾場和嗎都是我來折給他們就是了。吳百曉道胡說他們那邊又不擺什麼。碰和檯子用不著打頭錢。這是要瞧機會不能像你這樣。大少爺脾氣說著風就扯篷的。今

天。辰。光。晚。了。他。們。或。是。看。影。戲。或。是。瞧。新。劇。或。是。逛。遊。戲。場。恐。怕。難。尋。到。他。了。明。天。  
下。午。三。點。鐘。你。在。那。裏。等。我。和。你。同。去。好。不。好。陳。老。六。道。好。好。明。天。三。點。鐘。我。准。  
在。三。新。總。會。等。你。你。不。要。放。生。先。到。先。等。你。到。彈。子。房。一。問。就。知。道。了。到。了。明。天。陳。  
老。六。特。爲。起。了。一。箇。早。起。到。下。午。一。點。鐘。已。經。起。身。了。喫。了。飯。便。到。三。新。總。會。來。打。  
了。兩。盤。彈。子。專。等。吳。百。曉。來。好。同。去。拜。訪。楊。家。舅。姆。直。等。到。三。點。半。鐘。方。纔。見。吳。百。  
曉。來。問。他。怎。麼。來。得。這。般。遲。他。說。昨。天。回。到。東。亞。旅。館。有。幾。箇。朋。友。開。了。房。間。叫。堂。  
差。要。子。直。鬧。得。四。點。鐘。回。家。今。天。一。箇。大。晏。朝。醒。來。已。是。喫。過。午。飯。取。出。表。來。一。看。  
恰。巧。兩。點。半。鐘。急。急。的。就。趕。到。你。那。裏。來。了。陳。老。六。道。他。們。的。新。章。程。不。是。說。過。了。  
十。二。點。鐘。不。能。叫。堂。差。了。嗎。吳。百。曉。道。這。是。騙。人。的。話。你。是。箇。生。客。正。式。的。寫。了。局。  
票。他。自。然。回。絕。你。過。了。十。二。點。鐘。不。能。叫。堂。差。要。是。我。們。熟。客。知。道。他。們。訣。竅。別。說。  
過。了。十。二。點。鐘。早。起。天。明。的。時。候。要。去。叫。也。得。去。叫。咧。陳。老。六。道。請。問。你。們。有。什。麼。



訣竅呢。吳百曉道：「你要和我們常常在一處頑，自然會知道這訣竅。現在且不必說。陳老六道：「這有什麼賣關子不說就不說了。吳百曉道：「也沒有別的關子。不過那叫堂差的人多給他幾箇車錢茶房的小帳好看一點兒，不必寫局票就寫一張請客票自然就行了。陳老六道：「這樣辦法難道我不知道？我認道你們有特別的辦法。咧！此刻時光不早了，我們到那邊去罷。吳百曉道：「好好，原來吳百曉剛纔所說昨夜在東亞旅館四點鐘回去的話，全是誑話。他在十一點鐘時就跑到楊家舅姆那裏，把陳老六明天要來的話先通知了他們。後來婉貞也從遊戲場回來了。吳百曉便和他商量說：「陳老六是箇關公子，是一隻洋盤。我們從中撮合樂得弄他幾文。你想箇法子給他先會一會面，我們再從中想法子也乘便給寄娘拉攏一注生意。婉貞道：「別人倒沒有什麼，不過秀寶這箇人倒不大好弄，不比人家不大出門的大姐姐。我們一引誘便入了圈套了。他的姑母就是開堂子的自己，又從小在外面交際的。」

什麼局面沒有見過。吳百曉道：我們且試試看。成功不成功就在這最初一見可以辨別得出苗頭了。婉貞點點頭，又和他寄娘楊家舅姆說了喜得這老虔婆眉花眼笑。說我前天做了一箇夢，夢見打翻一箇馬桶，弄得滿地都是糞，醒來告訴娘。姨娘娘說：糞就是黃金，太太要發財了，告訴同居住的張家奶奶，他也如此說。恰巧打花會的有隻航船，叫做矮子矮子的，他來打合我。我想或者就是應在他身上，是箇發財機會來了。誰知我進了一箇封包，完全的送了。現在方知道應在這件事身上了。不過這箇秀寶小姐卻是箇老口，只怕不大好弄啊。婉貞道：不成功也不要緊。我們又沒有損失，商量定了。這一夜吳百曉便住在那裏，到了明天來看陳老六，卻說不知道。婉貞可在家中，直到了門口，還叮囑陳老六道：秀寶雖是裁縫的女兒，很有些標勁，你見了他不要亂說有什麼話。有箇中間人轉達，便妥協得多。陳老六唯唯聽命，開了門進去。原來是兩上兩下房子，下面租與人家，楊家舅姆住了箇客堂樓一

箇亭子間便是婉貞住了一箇廂房樓也租給一位開外國木器店的老板討了一位姨太太在那裏那楊家舅姆是箇二房東他這屋子本來是三十塊錢一月的後來一直漲起來直漲到了四十八塊錢一月每逢房租增一次價這條弄堂裏一定有幾箇出頭的人約了幾家人家出來反對但是房東總說你們嫌貴儘管搬場我的房子不愁沒有人租反對了一兩箇月這班房客到底也沒有法子只好加租了但是楊家舅姆在房子上並不喫虧他樓底下的一家人家是做醫生的客堂裏除了前門出進的人走破外其餘的人大概是後門出入所以租了他們三十塊錢廂房樓租了二十塊錢一箇亭子間十二塊錢總共出租六十二塊錢除了自己白住房子不算還可賺進每月十四塊錢連自己不算總共租給人家有九盞電燈每盞收兩塊錢又是每月十八塊租戶人家要自己裝電燈他霸住不許租戶也每家不過兩三盞燈要寫外國信又要押櫃銀子又要裝費非但煩雜而且也划算不來所

以只得由他。可是二房東卻擔承一筆巡捕捐。大概在這幾盞電燈上可以出來了。楊家舅姆好在子然一身沒有兒子。他當然還有別樣的進款。一箇老婆子所用幾何。因此很有些積蓄。且說吳百曉陪了陳老六來到楊家舅姆那裏進了門。走上扶梯到了客堂樓。只見那箇楊家舅姆約有五十多歲。光景卻也穿著得潔潔淨淨。那時正在十一月的天氣。他穿了一件元色華絲葛的灘皮襖子。腳上繫了袴管一雙。老棉襪頭上戴了一隻烏絨的兜。房間裏裝了一箇很大的火爐。吳百曉當時便先介紹道：「寄娘這是陳公館的六少爺。那老婆子便滿面堆下笑來道：「阿呀呀。這地方太骯髒。怎麼六少爺肯光降到此地來呢。這裏太齷齪了。還是到我寄女房裏坐坐罷。」便把陳老六一讓讓到亭子間裏。姝貞房中陳老六舉目一瞧。這婉貞的房中便和客堂樓不可同日語了。雖然沒有幾件陳設。到也清潔非凡。一張半銅牀。雪白的衾枕。牆側還安放了一張風琴。桌子上都是雪白的抽絲檯。衣壁上掛一箇放大的。

美人照相便是屋子裏的女主人了。吳百曉便問老婆子道：「老三呢？出去了嗎？」楊家舅姆道：「三小姐是陸小姐約他去。又小麻將去了。你們來的時候半點鐘前出去了。不知此刻可在陸小姐家裏。」百曉道：「那一箇六小姐楊家舅姆道：「就是間壁陸裁縫家裏的陸小姐。原來上海地方陸六同音。他本來是姓陸的。陸小姐大家一叫別就叫做排行第六的六小姐。從此以後你也六小姐。我也六小姐。其實陸連來就生這一男一女。並沒有生到第六箇女兒。陸秀寶經他們大家呼爲六小姐。後他也分辯不清。以誤傳誤的就是六小姐。也有許多人真箇認他爲排行第六。便呼他爲老六。陸秀寶也就答應是老六。如今楊家舅姆說老三被陸小姐約去。又小麻將老三分明是婉貞。陸小姐又加以說明是陸裁縫的女兒。早已證明陸秀寶和婉貞是箇要好的姊妹。先叫陳老六心中下一箇肯定。當時吳百曉便向楊家舅姆說：「請你叫娘姨去請請三小姐。便把陸小姐也請了。來不要說是有外客。只說你們要是又麻

將搭子不成功。這裏已經有兩位小姐在此便得了。老婆子笑著道：你們此刻掉槍花回來，我老太婆喫勿色頭。他們聽得有陌生人是不肯來的。這時娘姨去了不一刻兒回來報說：三小姐和六小姐等一會兒就來。吳百曉向陳老六扮了一箇鬼臉說好了。這一次總算沒有白跑。但是停刻兒來，你須看事。行。事。不要。太。性。急。了。反而弄壞。陳老六點點頭，又等一箇鐘頭。那楊家舅姆只是問長問短。家裏有多少人。咧有幾箇弟兄。幾箇姊妹。咧一回兒又講到看戲的事。什麼楊瑞亭太長咧。小達子太短咧。亂說一陣子。陳老六也沒有心緒隨口去答應他。心想怎麼還不來呢。又不敢去催他。只怕吳百曉又要說他性急成不得事兒。楊家舅姆又去買了瓜子水果。陳皮梅之類。裝了幾箇盆子。陳老六實在耐不住了。立起來說：我們去罷。陳老六剛剛要想走時，只聽得一陣門響。笑語生春。的走上兩位年輕女郎來。吳百曉連忙推住了。陳老六說你坐定了。別性急。他們就上來了。陳老六連忙又坐下去。只聽得帶說

帶笑的兩人跑進來第一箇是婉貞第二箇是秀寶剛剛揭起門帘走進來見有男客在裏面便縮住身子張了一張卽忙退了出去說時遲那時快楊家舅姆便奔出去一把拖住說道陸小姐這不是外人呀你也常見面的這是陳公館裏的六少爺啊我聽說你不是也常常到陳公館裏去的嗎他們老太太和小姐你不是很熟的嗎一頭說一頭便把他硬拖強拽的拉了進來婉貞也笑著說道既是見過的便進來坐坐罷秀寶沒法便一聲兒不言語挨著婉貞坐下這時楊家舅姆便進來搭訕指著陳老六道這位六少爺陸小姐是常見的嗎可是不說謊秀寶便把眼睛瞟了一瞟又笑了一笑這時陸秀寶倒是行所無事的坐在那裏陳老六卻面漲通紅也想尋一句話來搭搭趣可是無論怎麼樣找不到一句話兒楊家舅姆忙著裝盆子送茶有時還要來說幾句湊趣的話兒其餘便是吳百曉和婉貞在裏面亂說白道陳老六和秀寶只是你瞧著我我瞧著你大家不言語婉貞道剛纔娘姨來說

不是有兩位小姐在那裏等我們碰和嗎。吳百曉道：「是啊。他們等不及去了。就託我們在這裏做代表的。」啊。婉貞道：「就是你搗的鬼。那裏有什麼人等我們碰和。」吳百曉道：「我們難道不是人嗎。要碰和就碰和。剛剛四人也不是三缺一。」啊。秀寶道：「婉貞姊。我是要回去了。」楊家舅姆聽說碰和便興頭得了。不得笑著道：「真箇打打小牌解解厭氣。我來端正擺檯子罷。」婉貞知道秀寶今天未必肯就和陳老六打牌。卻也推說不碰和。楊家舅姆聽乾女兒說不碰和。便也不敢再說故意的說。既然如此。我去買些點心來罷。」秀寶道：「寄娘。我是剛喫飯。你不要忙。啊。好在楊家舅姆忙了一陣子。點心也始終沒有去買。」秀寶屢次說要回去。卻老不動身。只偷眼的向陳老六瞧。到陳老六向他瞧時。他的眼風就避了開去。談了一會兒。秀寶真箇要去了。婉貞只得送他下了樓。陳老六說見了一見面也沒有什麼意思。要如此的迂迴曲折。我就耐不得了。吳百曉道：「你道是上臺基嗎。」三言兩語說好了。立刻陪你睡覺。你要性急。這事



就休談了。陳老六道：「依你便怎樣？」吳百曉道：「今天見了一見面，往後便好說話了。他要是願意，此事便作罷論。你也死了這條心了。倘然他願意的，我們再想法子。你別說人是出風頭的面相也好，著幾件衣服又是漂亮。現在就是堂子裏面也有這等人物。陳老六道：「如此我明天仍在三新總會聽你的回音。」一箇裁縫的女兒倒也會搭架子。吳百曉道：「你現在說這箇話將來不要被弄得顛顛倒倒。正是。」

人間多少癡男子，  
都被紅妝顛倒來。

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癡公子組織小家庭 好朋友安排新裝飾

且說陳老六回到家裏也不告訴別人說也奇怪。自從這一次見面以後，心坎裏終有一箇秀寶的影子。一閉眼睛又好似秀寶那副宜喜宜嗔的面龐。就活現在面前。累得一夜睡不著，直到了天明方始有些朦朧的睡去。一覺醒來太陽已斜了，西卻

是過午時分了。又想到昨天的事，不知有沒有希望。自己又不覺暗暗地好笑。我是一箇公館裏的少爺，怎麼貪戀著一箇裁縫家的女兒，便這樣朝思暮想起來。不如把這箇心思丟了罷。然而這一天竟坐也不是，立也不安。巴巴的到了兩點半鐘，便趕緊坐了車子，來到三新總會。來這時候，總會裏的賭友一箇也沒有來。只賭幾箇茶房在那裏揩檯子，擦痰盂。見了陳老六，都有些奇怪，說六少爺怎麼今天來得這般早。陳老六說：「我今天約了一箇人在此談話，所以早來了。」陳老六坐在一張沙發上，只是出神，耳朵裏只聽得壁上的掛鐘的搭的搭勻稱的響下去。他想調情的事，如此不容易辦啊。但是要放下，又覺得放不下。想想那人的姿態，委實可愛。似乎比了吳百曉的婉貞，要高得多。直等到三點半許多的賭客都來了一過四點半鐘，賭客大集，可是單單不見吳百曉。陳老六想我難道不能自己尋到楊家舅姆那裏去嗎。一想，我去了如何好意思開口問他。這事還是不去的好。這時便有許多人來約。

他打撲克叉麻雀挖花他一概都謝絕漸漸到了五點鐘了方見吳百曉于于然來陳老六道荒唐荒唐怎麼教人等到這箇時候纔來你可知道我到了這裏迦力克香煙已經吸去了十三枝了吳百曉道今天爲了你的事足足忙了一天你倒還要埋怨我咧陳老六道到底講到怎麼樣了有希望沒有吳百曉道也算有希望也算沒有希望陳老六道這話怎講吳百曉道我是當面不好和他講的一切都託婉貞去說婉貞起初還不肯去說是我和他打躬作揖祇少得下跪了他纔肯答應陳老六道你和婉貞的交情就下一箇跪算得什麼事吳百曉道你倒還打趣我咧我們的下跪是我們的交涉現在爲了你的事代你下跪這是你的事了後來他肯去了直到四點鐘纔回來了陳老六道回來怎麼說吳百曉道第一他說無論如何不做人家的小老婆況且陳公館裏我是常出進的他們六少爺我知道已經攀了親明年就要做親了陳老六道阿呀這是完全沒有希望了吳百曉道幸虧後來我們想

出一箇法子來說近來公館中人有好幾箇夫人的很多不必一定算是做小只要兩起住一樣的人家稱太太人呼奶奶有什麼分別往往有住在外面的比了住在家裏的還闊況且他們六少爺還沒有討夫人講不得一句先入爲主你就比他先進門豈不占了面子好在兩箇公館分開有什麼要緊陳老六道後來他怎麼樣吳百曉道後來幸虧得楊家舅姆和婉貞兩人橫說豎說他意思裏有點活動了我們逼著他提出幾條條件陳老六道有條件就好辦吳百曉道第一條他要叫你買一對金鋼鑽圈兩隻金鋼鑽戒指都是要獨粒的大小也沒有說他說好在六少爺的場面他自然也要掣得出我決計不嫌比挑剔既然如此我們也要好好兒做一箇房子我也不要十分大只有兩上兩下就穀了幾房紅木外國傢具是要的一切由六少爺去承辦好了他說不過我是要場面的入很有許多小姊妹來往所以一切稍爲要講究些的陳老六道這件事我就辦不來叫我天天去馬路上兜圈子尋

房子麼。而且買金鋼鑽等事。還可以自己到珠寶店去買。這傢具裝電燈。我都没有做過。都是人家安排好了。我纔進去寫寫意。意住的那能先忙亂這一陣子呢。吳百曉道。你真是箇公子哥兒。這有什麼難處。你老官只要拏錢出來。有了錢。什麼事不能辦。你要是沒有人。或者要瞞家裏人。你一切託我辦。就得了。再者就託婉貞幫忙也好。你託婉貞幫忙。有幾件好處。一來女人家心細些。不比我們男子心粗。所以現在有好多人家。都是由婦女們出去買物的。二則你此番所買各物。先要得秀寶的歡心。教婉貞去辦。就和秀寶自己去辦一樣。他隨時可以問他。而且竟可以和他一同去。陳老六一想。這話倒不差。將來可以自己先少費一番心。不過我只限定多少錢。由他們去伸縮便了。便問還有什麼條件呢。吳百曉道。第二條簡實。可以算得。不生問題。他說。每月要三百塊錢的開銷。其餘做衣服買首飾。不在其內。我想你老六也不在乎此。至於做衣服買首飾。你喜歡的就多買給他。不歡喜的就少買給他。好

在你有了這一箇人其餘什麼喫花酒等事也可以少些了。陳老六點點頭道：這可以辦得到。譬如一箇月裏少打幾場牌，有時我每月輸起來常常不止五六百塊錢。咧！吳百曉道：第三條又算是好，又算是不好。他說：雖然和六少住在一塊兒，卻不算。是嫁六少爺的，因為他既不肯做小，而六少爺又是就要做親的，倘然有一方面不願意，可以提出脫離的請求，不過有一箇附帶的條件，要是由他一方面提出，立時可以脫離，不再向你有什麼要求，由你一方面提出，須付他一年的養贍費。他的理由也很充足，他說：他是一箇女人家，你半路上把他拋棄了，你們大少爺玩玩厭煩了，便不來了，教他一時再去尋戶頭那裏去尋呢？能彀永遠的要好，那是頂滿意的事。一旦弄得不好，白相寧可先講在前，他有了這一年的養贍費，也可以再想別法。陳老六道：一年的養贍費要多少？吳百曉道：這是算得出的呀。照每月三百塊錢算，一年是三千六百塊錢。陳老六這時正在情熱的當兒，他說：既然做了小房子，我何

至於半路上拋棄他。倒是他說的。他要脫離。立刻可以脫離。這句要不得。我情願出幾千洋錢。身價銀子。以後他的身體。就永屬於我。不能讓他自由。吳百曉道。所以我說。第三條。又算是好。又算是不好。不過他不算做小。他並不要你的身價銀子。他就。要這箇自由。你又萬不能討他做夫人。至於他要和你脫離。現在的世界。你便是。付了他身價銀子。他要走了。你有什麼法子。可以掙住他不放。走。依我說。就依了他。這條件。也沒什麼。不可以。你要。是待他好。他終也不肯走。咧。陳老六道。好。既然如此。我一概答應。就是。但是。租房子。買東西。一切事情。我都不大。內行。要你。和老三幫我的忙。吳百曉道。一切都由我們去辦。你放心。便了。上海灘上的事。只要有錢。有鬍子的。阿媽。都辦得到。俗語說得好。有錢。不消。畫時。飯。有了。錢。事情。就。來。得。快。我們。就。預備。要。喫。喜。酒。了。陳老六道。這件事。全是。你們。玉成的。非得。你們。幫忙。不可。將來。事。體。成。功。了。還。要。好。好。兒。的。謝。謝。你。們。咧。吳百曉道。我和你是老朋友。無容客氣。就是。

老。三。雖。然。和。你。老。六。不。十。分。熟。但。是。他。和。秀。寶。是。頂。要。好。的。朋。友。我。們。將。來。多。喫。一。杯。喜。酒。罷。了。斷。不。要。你。的。謝。意。不。過。有。一。箇。人。你。得。將。來。送。他。一。二。百。塊。錢。就。是。了。陳。老。六。道。可。以。可。以。你。說。的。是。誰。吳。百。曉。道。就。是。那。楊。家。舅。姆。他。是。箇。孤。老。太。婆。沒。有。兒。子。就。只。婉。貞。是。他。的。乾。女。兒。也。不。枉。他。忙。碌。一。場。你。們。沒。有。租。好。房。子。的。當。兒。還。是。要。借。他。的。地。方。聚。會。我。想。你。的。事。成。了。送。他。一。二。百。塊。錢。罷。陳。老。六。道。這。倒。可。以。使。得。過。了。幾。天。陳。老。六。就。催。迫。吳。百。曉。給。他。看。房。子。辦。傢。具。有。時。就。約。在。楊。家。舅。姆。家。裏。二。人。會。面。待。等。看。好。了。房。子。置。辦。了。傢。具。就。後。二。人。同。居。好。在。自。從。陸。連。來。死。後。對。於。秀。寶。也。沒。有。人。管。得。動。他。陸。榮。寶。自。己。在。昏。天。黑。地。之。中。要。管。自。己。也。管。不。動。那。有。工。夫。再。管。他。妹。子。因。此。秀。寶。一。切。可。以。自。己。做。主。這。時。上。海。的。房。屋。已。是。很。貴。而。且。出。了。錢。還。租。不。到。房。屋。這。是。什。麼。道。理。原。來。有。兩。箇。最。大。原。因。第。一。箇。原。因。就。是。自。入。民。國。以。來。內。地。不。會。安。靜。過。一。日。不。是。湖。北。湖。南。的。兵。變。便。是。廣。東。福。



建的打仗只有上海託庇於外人勢力之下尙是箇安全樂土每逢一處內亂內地的略有身家稍具資產的人便紛紛的避到上海來內地的人一住上海便覺得色色比內地便利自然是此間樂不思蜀了第二箇原因就是爲煙禁關係吸鴉片煙人再沒有比上海這般自由內地的禁煙雖然也未必當一件事幹一樣吸鴉片煙的很爲自由可是他要真就真要假就假他不來干涉時聽憑你種煙的種煙販土的販土他要一千涉你就倒霉了是開他們一條敲竹槓的門路因有這兩箇大原因內地的人都似流水一般湧到上海來住再加著有許多人都說上海碼頭大容納的人多謀事也容易內地的人都做一箇上海黃金之夢一到了上海無論謀得著事謀不著事便畱住在上海了因此上海一埠幾有人滿之患如今且說吳百曉擔承代陳老六尋房子居然尋到一座兩上兩下的房子但是這房子卻由租戶轉租出來的也是人家一箇小公館住在裏面還沒有到半年他們便急急忙忙搬場

卻是爲的什麼緣故。原來那地方也是一箇祕密香巢。卻被老太爺知道了。叫他立刻分離。可是方在兩情相熱的時候。如何捨得分離他們。不得已只好遷地爲良。恰被吳百曉知道。便立刻去想法子。要頂他房子。吳百曉跑進去。一瞧房子非常合式。四面油漆得很爲鮮豔。而且電燈也裝得分外考究。屋子裏另外有箇浴室。吳百曉的意思最好。連他屋子裏的傢具地毯等一切都頂了下來。可是那位朋友不肯。說是我的傢具都是定做的。很費一番心思。能穀移動的東西。我總是要搬著走的。我現在租了一座小洋房。一切都要搬到那裏。就是電燈和浴室那邊。小洋房裏也是有的。你要便頂了去罷。就是那兩樣。我裝的時候。便是一千六百塊錢。現在我用了半年。連油漆及雜零的裝飾。一總是一千五百塊錢。這是頂客氣的你便頂了去罷。吳百曉道。就是那電燈和浴室。你拆去了。也值不了幾箇錢。頂給人家。豈不是大家有益。你要價錢太貴了。人家何不自己裝呢。至於牆壁上的油漆。那是向來不能

算錢的。要不然你就把牆壁上的油漆括去也好。吳百曉知道從前住在這裏的房客也是箇不在乎此的朋友。便故意的殺一殺價。後來磋商下來說是八百塊錢。一箇錢不能再少了。吳百曉便頂了下來。報告陳老六說是一共二千塊錢。陳老六道怎麼要這許多。吳百曉道現在上海的房子告訴你一句話罷。出了錢簡直還沒有租處。這一座房子你倘然兩千塊錢不要頂他。下來人家還有情願出二千二百塊錢頂下來的咧。我們有箇親戚上月頂租一座房子就出了頂費七百塊錢。電燈也沒有裝修。也沒有而且是一座舊房子。但是要頂租他的房子就沒有法子。如今這座房子收拾得金碧輝煌。不要說別的他這項油漆就化了三百幾十塊錢。是頂道地的油漆到了黃梅天氣一絲不走樣子。他的電燈單單客堂樓上的一盞葡萄寶蓋式的就是一百八十兩銀子。裝費不算就只電燈器具也要七八百銀子。裝一箇浴室你自己到公館裏託帳房打聽打聽四壁砌磁磚以及浴缸面盆種種也得。

好幾百兩銀子罷別的不去說他就講裝電燈便是一件最麻煩的事只怕你寫了信到電氣處一箇月兩箇月不來裝也論不定嗎陳老六道別的地方難道沒有嗎吳百曉道你們當少爺的眞不知道上海情形除了這一座房子我竟找不出第二座相巧的房子你既不相信你再在別處尋尋罷陳老六道既然難得如此相巧的我們就頂了下來便了當時陳老六便付了吳百曉兩千塊錢吳百曉道等我這事辦妥了就請你自己去瞧瞧中意不中意陳老六道也不必我去瞧你就叫老三帶了老六去瞧瞧他說可以就得了我們的宗旨在愈速愈妙吳百曉道那末過一天你約了老六同去看看也好陳老六也很以爲然那天居然在楊家舅姆那裏約了秀寶還有吳百曉和婉貞四人同去看房子陳老六是位少爺他一概不知道現在的物價只要他看得中心裏以爲好的就多出幾箇錢也願意秀寶也是箇講虛榮的女子他也只求好看只求闊綽橫豎有人出錢他樂得揀擇最精美的這一回

陳老六和秀寶瞧了這座房子見油漆得非常漂亮電燈裝得非常精巧浴室也收拾得很清潔心中見了先自願意房屋的大小寬窄便倒不計較了便道二千塊錢很是值得吳百曉道值得不值得倒也不必去管他就是少許多麻煩不然你想等房子油漆電燈裝好要多少時候可不耽擱了你們的好事此刻現現成成只消搬進去了何等便當呢這一番話說得陳老六和秀寶二人心心相印都覺得吳百曉的爲人知趣且說陳老六和秀寶看了房子十分滿意那時便要商量到房子裏傢具了吳百曉道現在的傢具當然是要用外國式的傢具了外國木器店我倒認得好幾家你要是稱心適意的非得自己選定了材料式樣教他先打圖樣來看要是不合式的我們便教他改過量定尺寸定做起來自然最好但是要如此辦法非一箇多月不可只怕時候太久了但是要紅木器具那種小的外國木器店簡實不行非略大些的木器店沒有這種本錢做好那種市貨的器具待我明天到買孚等處

去看看有合式的。再通知你們同去看看。在這不是幾百塊錢的小生意。這是像樣樣兩上兩下四間屋子的市貨器具。至少也要四五千塊錢罷。銅牀老三說已經同老六在買。孚裏看好一隻都是嵌螺甸的。非常花描。大概四百塊錢總可以脫手了。牀是房裏頂主要的一件東西。一張黃金燦爛的牀。就可以使全屋子生色不少。我勸你們趕緊去買定了。罷就可以量了尺寸做帳子了。六小姐說預備做澹銀紅華絲葛的帳子。四周還要鑲花邊。橫豎他家裏有人會做。該要多少材料。讓他們做了報帳罷。依我說一客不煩二主。這件事老六家裏未必十分披露。索性將房裏應用的被褥窗帘一切零碎東西都交給他們去辦好。在他們總比你內行得多。到辦妥當了。你現現成成的躡進去。豈不是好這時。陳老六也沒有主意。他說一句也只得答應一聲。是他也不管什麼。只望早一點兒房子租好便可。早一點兒搬進去。到了明天。吳百曉又約了陳老六一同去看銅牀買木器。那外國木器店裏的帳房本

來和吳百曉是認得的。吳百曉暗中先已關照他。說這是陳公館裏的六少爺。他是出得起錢的。可是他來的時候一切招待要格外周到些。生意經做得足些。派幾箇能說會道的招待員。所以到了那天也是吳百曉陳老六秀寶婉貞四箇人同去的。汽車還沒有停。那箇招待員早滿面堆笑的迎了出來。連忙吩咐泡起雨前茶。開了茄力克香煙。見了陳老六。早知道他就是。要買傢具的人了。假意的問了尊姓。吳百曉連忙說。這位是陳公館裏六少爺。特爲介紹給你們。只要這一次的生意做成了。往後生意陸續而來。俗語說的一朝生兩朝熟。所以這一次你要特別的克己。將來一年好幾萬洋錢的生意也論不定呢。招待員道。六少爺放心。我們都是主客生意。決不相欺。況且吳先生我們也是熟人。要是不信。可問吳先生好了。請坐。請坐。這裏地方齷齪。兩位小姐請在招待室裏坐罷。吳百曉道。你也不必忙做一團。這位六少爺他要配幾房傢具。一間正式的房。一間客堂樓。樓下一間客堂。預備些中國式紅。

木傢伙好了。還有一間書房。間一共是四間屋子。那種一碰就脫膠的阿呀貨。卻不要請教招待員呵呵的。笑道。吳先生。又來說笑話了。我們這裏不是北京路的貨色。到底自家的牌子。也是要緊的。況且像六少爺這箇樣子。要買這種貨色。教人家怎樣呢。吳先生。我想用傢具。無過於中國的紅木。到底用下來。幾十年不變樣子。再經我們仿照外國樣子一做。又是好看。又是耐用。不過價錢。當然是貴些。可是要受用得。多。吳百曉道。不用說北京路了。去年我在一家木器店裏。也算是市貨店。家買了一堂椅子。擺在寫字間裏。起初倒還好。也不覺得怎樣。後來屋子裏裝了箇火爐。還沒到幾天工夫。隻隻椅子都裂了縫。脫筍的。脫筍開坼的。開坼都不像箇樣子了。招待員道。這就可以試驗出來了。這種店家傢具。出了門。他就不管帳了。這就叫出門不認貨。我們豈是這種店家。我們是要攀主顧的。不是像他們這樣不顧天亮的。我們的木器。不是吹牛。紅木的器具。不必說了。當然是格外道地。便是雜木的。你儘管。



烘在火爐旁邊。一年兩年也不會裂縫。這是可以試驗得出的。我們做了一箇主客。是永遠做下去的。就是有些器具要揩揩油。緊緊縫咧。都常出常進。不算什麼事。以鄙見看來。六少爺房裏的傢貨。都用全紅木。大玻璃的客堂樓擺一副七事件。幾隻沙發椅。取好看一點兒。倒不必用紅木書房。聽憑六少爺歡喜寫字檯。柚木的也可以了。客堂用中國式的紅木傢伙也可以了。吳百曉道。我就這樣說。大概你們辦的東西。總不差。一共是多少錢。請你開出帳來。我們好斟酌招待。員道。這到我一時還不能細細開出待我們經理先生回來了。我再和他商酌罷。最好請六少爺看定了。那幾件我們可以上上油。見見新。至於價錢。那總可以商量。吳百曉道。也好。我們就去選定了。那幾樣其餘小件。由他搭配。就把我們選定了的。教他開出帳單來。就是婉貞道。那銅牀前天我們已在這裏看定了。他們定要四百塊錢。一箇都不能少。還得和他們講定了價錢。吳百曉道。現在也不必和他們零零碎碎的計論。讓他們

開出帳單來再說罷。當時招待員便引著他們去看傢具所有東西都選定最上等的說定了他們便坐著汽車去了。後來開出價目單來交與吳百曉一共是三千八百多兩銀子。吳百曉送與陳老六過目。陳老六道怎麼他們用銀子計算教他改爲洋碼罷。這銀子數目我一向算不清楚。吳百曉道他們做那種大生意總是用銀子計算的。橫豎你們存銀子在錢莊裏也是用銀子計算的。只開一張票子給他。就是了。陳老六道難道就照他開出的數目給他呀。吳百曉道我想減去他一二百兩銀子還沒有什麼不可以。要多減他們便不肯了。陳老六道既如此過一天我就去開一張三千六百兩銀子的莊票給他罷。吳百曉道也好。其實吳百曉這筆帳單是和經理先生商量了開的。在這一票傢具帳內吳百曉也就賺了好幾百兩銀子。陳老六一切置備完全也差不多。有一箇多月方纔和秀寶同居正是。

安排鸞鳳換巢事

金屋深沈藏阿嬌

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宛轉陳詞慈幃申嚴訓 淒涼鑄恨孤枕數殘更

如今且說那陳老六雖然在外面也曾眠花宿草可是像這樣正式的小房子卻不曾住過秀寶雖然一向也有黏花惹草的舉動可是不曾軋過那種闊綽的姘頭所以兩人同居以後正可以算得詞章家所謂鸚鵡美滿姻緣在這一箇蜜月以內常常見兩人同出同進或到各處的劇場戲館總是兩人在一處偶然也有吳百曉婉貞同行光陰迅速已經過了三箇月了你想陳老六這種少爺們那裏由秀寶一箇裁縫店裏的女兒縛得住他一箇月以後漸漸單獨行動總會裏也去走走各處地方也去跑跑了他這件事表面上總算瞞人的可是誰也不知道他新有外好有時人家便故意的問他道老六你這兩天怎麼人面也不見躲到那裏去了害得我們又一百塊錢的小麻雀常常缺搭子陳老六道總會裏不大來在家裏頭看

小說不出門。因爲前兩箇月輸怕了他的朋友。笑道：「不見得罷！只怕有了好地方了。所以不捨得離開。另外一箇朋友笑道：「單是好地方，何致於不捨得離開？一定還有好人。你說在家裏看小說不出門，我想只怕用鎖鎖起來，你也不見得肯在家裏看。一天小說咧，陳老六也笑了一笑，不答他們的話。朋友們都說：「你不要祕而不宣，終要被我們偵探出來。陳老六還是始終不肯宣布。大家說：「今天不要放他早回去。我們今天須打一場牌，至早須過了十二點鐘方許他回去。讓他喫一頓生活。陳老六道：「放心打一場牌就打一場牌，真不要緊咧。一箇男子要被女人束縛，還算得箇男子嗎？那朋友道：「不要嘴硬，骨頭酥有本事就試一試。看我們也不來惡作劇。到兩點鐘放他回去。陳老六道：「別說兩點鐘，天亮回去也算不得什麼事。大家說：「好好，既然如此，我們就打十六圈。當時倒出牌來，先打了八圈。陳老六倒贏了有一百多塊錢。便覺得有些腰酸，想要不打了。可是有言在先，倒被人家說：「要想早還去，而且自家。

是贏的不好說不來只得再坐下去打可是已不高興打了丟牌常常出銃他想這箇總會沒有叫局的執照多麼討厭不然叫一箇堂差來叫他代打自己便可到那沙發上躺一會兒不很好嗎他這樣的想心已不在牌上上下下對家一連和了幾副大牌他這贏的一百多塊錢全數輸出還不穀又反輸了二百多塊碰完了急急忙忙的穿馬褂回去已經有一點半鐘了到了家裏秀寶還沒有睡便問今天怎麼回來得如此晏陳老六道在總會裏又麻雀秀寶道不是罷只怕是在外面喫花酒罷陳老六道的確是在總會裏秀寶道在總會裏不在總會裏我也不知道總之你以後要早些回來不然我一箇人在家裏交關冷靜交關厭氣原來陳老六這一箇多月簡直不大出門除了和秀寶一同出去以外自己單獨出去總沒有過十二點鐘上海是箇租界地方樣樣靠著一張照會行事所以人家口頭閒話常常的牽出『照會』兩字來甚至那些下等社會人連面孔也說他是照會面龐之美醜就說照

會之好。所以陳老六對於秀寶每天的照會。鬍鬚是打到十二點鐘。一點半鐘。回來。還是兩人同住。後第一次咧。這一次陳老六回家的時候。已經過了照會上規定的時間。秀寶不免嘖有煩言。心中想。此刻大家要好得。也不到兩三箇月。就是深更半夜的回來。將來不回来的日子。也有咧。好幾天不到我這裏來的日子。也有咧。教我在家裏坐守老營。這如何挨得過去呢。陳老六的一方面。他想。我不過略爲回來得遲些。他就不願意將來我結婚以後。這事便怎麼辦呢。況且我一向是無拘無束的。如今稍爲回来的遲了一些。他便不高興。這不是弄了一箇管頭了麼。這一晚上。雖然大家還是好好兒的。可是各人存了各人一種心思。又過幾天。新舞臺新編了。不知第幾本。濟公活佛。秀寶和陳老六約定了。去看戲的。這時陳老六新買了一輛汽車。十分得意。要誇耀他這輛汽車。東也去望朋友。西也去兜圈子。人家請他喫館子。喫花酒。他也必到。開起車飯帳來。他們有汽車的。總掣雙份。喫花酒。開車飯帳。老

例是打圈兒的。汽車夫就要打四圈。這一天陳老六約著秀寶八點鐘回來。一同坐著汽車到新舞臺看濟公活佛的。可是他有兩處應酬。第一處在一品香。坐了一坐就走。第二處卻是喫花酒請客的一家對面房間裏。卻是陳老六一向做的。今見陳老六有一箇多月不出來應酬。難得今天在對面房間裏碰見了。似捉江洋大盜一般。三四箇孃姨大姐簇擁著他自己房裏來到了房間裏。便說了許多如怨如慕如泣如訴的話來。一回兒便說我們生意如何如何。清你六少爺也不來照應。叫我們去找誰呢。一回兒又說我們後天要宣卷咧。還沒有人綑場面做花頭。陳老六困在垓心也只好唯唯諾諾。直等到對面房間裏擺席了。方始把陳老六開釋。陳老六入席以後也沒有法子。已被對面房間裏監視了。就叫了他們一箇局。那箇堂差來了。又老不肯走。陳老六看看自己手表上已經九點二十分了。也不等那箇堂差起身。說我先失陪了。對於主人拱一拱手。拔腳就走。吩咐汽車開得快些。回到家裏一問。

說是奶奶等不及少爺自己叫了黃包車先去了。陳老六趕到新舞臺果然秀寶已先在那裏便問你怎麼不等一等。我秀寶說你自己看一看表上看已經九點四十分鐘了。你自己說八點鐘以前回來的。我等到九點鐘我想你或者不高興陪我看戲了。但是包廂已經定好了不來也要算錢。我所以先來了。陳老六道我到家裏說你先去了。其實多等一刻鐘我們就可以同坐汽車來了。秀寶鼻子裏哼了一聲笑著說坐汽車是要有福氣的呀。說到那裏一想在戲館裏兩人搶白起來不像樣子。便自己收篷道橫豎停刻兒戲散後坐汽車回去也是一樣。但是這一次兩人坐著看戲竟不大搭話。戲還沒有看完陪著秀寶坐了汽車回家。剛纔到家裏只見他伺候他的一箇當差的喚做陳榮的等在那裏。陳老六便問有什麼事。陳榮說太太吩咐我來尋六少爺。家人不敢說六少爺在那裏。只說到總會裏和東亞大東一品香去尋尋。不知尋得到尋不到。剛纔到這裏來知道六少爺同陸小姐去看戲去了。



所以。等。候。在。這。裏。大。概。太。太。有。什。麼。話。要。和。六。少。爺。商。量。罷。陳。老。六。沈。吟。了。半。晌。說。你。先。去。罷。我。就。來。陳。榮。道。現。在。已。經。十。二。點。鐘。了。太。太。睡。得。早。剛。纔。朱。媽。出。來。說。最。好。尋。著。了。六。少。爺。和。他。一。同。回。來。秀。寶。道。不。要。耽。擱。罷。家。裏。有。事。自。然。家。裏。要。緊。趕。緊。去。罷。好。在。你。有。汽。車。一。刻。兒。工。夫。就。到。家。裏。了。陳。榮。也。趁。著。你。汽。車。回。去。好。咧。陳。老。六。道。我。到。家。裏。轉。一。轉。不。知。我。的。娘。有。什。麼。話。停。刻。兒。再。來。也。說。不。定。秀。寶。道。今。晚。也。不。必。來。了。我。是。要。睡。覺。了。你。往。後。家。裏。的。事。正。多。著。咧。不。必。因。著。外。頭。人。荒。了。你。家。裏。的。正。事。快。些。回。去。罷。陳。老。六。只。得。帶。著。陳。榮。回。家。走。出。房。門。時。還。聽。得。秀。寶。咕。噥。道。到。底。別。人。家。老。公。窩。不。熱。的。腳。且。說。陳。老。六。回。到。家。裏。他。那。老。太。太。已。經。睡。了。聽。得。兒。子。腳。聲。便。問。是。誰。丫。頭。們。說。是。六。少。爺。老。太。太。說。叫。他。進。來。陳。老。六。踏。進。房。門。見。他。母。親。擁。被。坐。在。牀。上。老。六。喚。了。一。聲。媽。便。問。剛。纔。喚。陳。榮。尋。我。可。有。什。麼。事。老。太。太。說。阿。六。你。坐。在。牀。沿。上。我。有。話。問。你。頓。了。一。頓。道。剛。纔。陳。榮。在。那。裏。尋。到。

你的老六道。道在三新總會裏。又小麻雀。今天做了兩副清一色。贏了一百三十幾塊錢。老太太道。只怕不是罷。橫豎陳榮也幫著你們。搗鬼有人說。你外面租了小房子。就是陸裁縫的女兒。因此夜夜不歸。一向不住在。家裏有這事。沒有陳老六急辯道。那裏有這事。媽是聽誰人說的。又是家裏什麼人造謠言。咧。老太太道。別冤屈人家裏人。是誰也不肯說。咧。各人有各人的鬼話。你也不說。他他自然也不說。你只瞞著我。這一箇老太太。各人幹各人的勾當。還成一箇家嗎。老六道。那末媽怎麼知道的。老太太道。還虧你問。咧。你也不自己想想。再過三箇月。就要做親了。即使要討小待做親。後過了三年五載。也來得及。況且正當當的討在家裏。不好何苦要在外面。上人家的當。今天你母舅來了。說女家有人知道你在外面。已經討了人。外面已經有許多人知道這件事了。但是他們不答應。說是像我們這種人家。討姨太太。原是有。有的也沒有親。還不會做外面。先弄了人。不過外人傳言不確實。所以過來問問。陳

老六道：媽不要聽他這都是外人瞎造謠言。老太太道：官人你別如此糊塗。你這箇親還是老子在日給你對的聽說。這位小姐在女學堂裏讀書學問也好。他許你沒有做親外面先有一箇小嗎人家。還說這陸裁縫的女兒外面很有些名氣。一天到晚在遊戲場胡調。他從前不是常常到這裏來嗎？他穿的衣服戴的首飾就不像是箇做手藝人家的女兒。更也沒有大人家的一些兒氣。派你要自己明白一點纔好。陳老六沒有言語。老太太道：我喚你回來也沒有別樣事囑咐你。你既然不承認。有這件事那自然最好。倘然有這件事你從此以後便立刻和他離開了。省得被人家握有把柄。就是討小也要正當。當的不是偷偷摸摸的好。在你做這件事家裏也沒有通過也。沒有人承認你。以後你天天到家裏來不許住在外面。陳老六不作一聲。老太太說：你聽見沒有？陳老六說：聽見。老太太說：聽見就這樣辦。我每天夜裏三點鐘教老朱媽來看你。要是你沒有歸家以後休來見我。陳老六答應而出。這一天

無精打采。當然不到秀寶那裏來了。到了明天起身。家裏人都說你的事的確舅老爺昨天來說過。所以太太發急。今天教舅老爺向女家說極力否認此事。你要是那邊不能斷的。還是白天去走走。夜裏住在家裏待過了大喜的日子。或者你們再出什麼章程。那時生米已成了熟飯。咧陳老六道。我不怕聽憑他們有什麼法子來好了。至多他們取消了婚約。不願嫁過來。本來這種是野蠻結婚。現在時代不是都講文明結婚嗎。小時節配的親。豈能算得數。他們要離婚。我倒贊成他們有了女兒。不怕沒有女婿。我們是一箇男子也不愁沒有老婆。他的三嫂子勸他道。六弟。你也不要一時之氣。太太也並不是不許你討人。因爲女家既然有這箇風聲張揚出去。不好聽。只要你過了好日。自然有辦法。你現在好像說取消婚約也贊成。只怕做了親過門以後。要好得來。房門也不出咧。陳老六道。三嫂別取笑我。我是關不住在家裏的。三嫂道。別嘴硬。咧上一箇月。也不會見過你。幾回面。你們的賢昆仲。倒是難兄難

弟。你。們。三。哥。現。在。帶。了。那。箇。爛。污。貨。索。性。到。杭。州。去。住。了。一。箇。多。月。連。前。天。二。官。發。了。寒。熱。寫。信。叫。他。回。來。他。也。推。三。阻。四。你。想。氣。也。不。氣。老。六。道。我。是。常。常。回。來。的。有。幾。天。我。晚。上。回。來。三。嫂。總。不。在。家。中。問。他。們。說。出。去。了。大。約。不。是。看。戲。便。是。又。麻。雀。去。了。三。少。奶。道。阿。呀。我。這。兩。天。是。不。出。去。呀。你。不。信。問。四。小。姐。我。要。看。戲。十。轉。倒。有。七。八。轉。和。四。小。姐。一。淘。去。的。四。小。姐。道。說。起。了。看。戲。我。倒。想。起。來。了。老。六。有。一。天。在。天。蟾。舞。臺。看。七。擒。孟。獲。你。不。是。同。秀。寶。在。一。處。你。瞧。見。我。罷。還。有。一。箇。女。人。不。知。是。誰。我。想。叫。案。目。來。招。呼。你。的。一。想。我。倒。沒。有。什。麼。秀。寶。他。卻。要。難。爲。情。的。老。六。道。我。沒。有。瞧。見。那。一。位。是。他。的。女。朋。友。名。字。喚。做。婉。貞。四。小。姐。道。喔。唷。說。得。好。親。熱。啊。已。經。「他」咧。「他」咧。到。底。自。幾。時。「他」起。來。的。老。六。漲。紅。了。臉。道。他。就。是。他。了。你。將。來。少。不。得。也。有。一。箇。他。四。小。姐。道。呸。說。說。你。便。生。出。別。種。話。頭。來。了。幾。時。你。倒。再。教。秀。寶。到。宅。裏。來。走。走。讓。我。看。看。現。在。只。怕。在。外。面。要。擺。起。陳。家。六。少。奶。奶。的。架。

子來了。真是氣數。陳老六這天喫了午飯。三四點鐘的時候。到秀寶那裏來。到了房裏。只見羅帳低垂。繡衾高擁。秀寶還沒有起來。他輕輕揭了帳子。只見面朝裏牀而睡。老六湊上去說什麼時候了。還不起來。剛剛掀起一些兒。被頭卻見秀寶珠淚盈盈。枕頭上已經溼了。一大堆老六道爲甚麼哭了。大概中心悲苦垂淚的人不說穿他哭還可以忍住。一說穿他哭淚珠兒再也忍不住了。秀寶經老六一說。破索性放聲大哭。而且哭了一箇不住。老六左勸不住。右勸不住。只索讓他哭一箇暢快。直到天已黑了。方始起來梳洗。這時老六心中十分躊躇。想昨天老太太又如此說。今天秀寶又是這箇樣子。我倒底和他說好呢。不說好呢。一面坐在旁邊。瞧秀寶梳頭。一面卻在那裏轉心思。秀寶見他半天不開口。便道。少爺。你心裏動氣嗎。怎麼半天功夫。老不開口。老六道。沒有什麼。我轉我的心思。不干你事。秀寶道。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你不妨說出來。大家聽聽。陳老六歎了一口氣道。不用說了。總是我對你不起。秀

寶道就是對我不起也何妨說說呢。陳老六把昨天回去老太太和他說的話說了一半。把教他和秀寶脫離的話隱起。就說以後夜裏十二點鐘的時候。須得回家去轉一轉。等老太太睡了。我還是到你這裏來。不是一樣嗎。秀寶沈下臉道。六少當初我不是和你說的。你有這力量便幹這件事。沒有力量便不必幹這件事。況且你是快要做親的人了。你何苦的要糟蹋人。你如今不是弄得我上不上下不下嗎。說著又哭了。陳老六道。我不是和你真心要好也不租這小房子了。此刻這一層爲難。就是沒有做親做了親就好辦了。我現在不過每天回去一趟。還不是和從前一樣嗎。秀寶也不說什麼。可是他早存了心。知道和陳老六總不是長久姻緣。又過了一箇月。陳老六和秀寶那箇愛情的電氣漸漸兒退了。陳老六依舊在外花天酒地。常常丟秀寶一箇人在家。他推說家裏預備種種事兒。又說老太太拘管得緊不能出來。起初幾天果然每天到家裏去轉一轉。等老太太睡覺了。仍舊到秀寶那裏來。後來。

漸漸兒不住到這裏來了。秀寶問問他，他說：「險啊！昨天等老太太睡了，我預備到你那裏來，誰知老太太忽然的要又起麻雀來了。直又到三點半鐘，立逼我先去睡了。他纔回房安歇，家裏人都說以後他老人家還自己要來查房間，咧，從此以後，他不到秀寶那裏來，便說被老太太看住，不能脫身。其實他又刮上了一箇堂子，裏面人喚做燕萍的，天天住在大東旅館，由這位信人移尊就教，陳老六又如如魚得水一般，居然此間樂不思蜀了。那秀寶起初還有些信他，或者家裏當真不能脫身，到後來，覺得他有一種神思不定的樣子，偶然到秀寶那裏來，坐不到半點鐘，便恩恩欲行，好似有人牽掣他一般，就覺得那箇神情不對。本來他也有許多小姊妹，雖然和陳老六新婚了一月，似乎有些疏闊，可是如今陳老六不來，他一箇人坐在家裏，厭氣便也依然成羣結隊，你到我家裏，我到你家裏，或是又麻雀，或是挖花，可不知道這一班小姊妹人品就很雜，也有已退學的女學生，也有已從良的妓女，也有人家。



的小姐也有公館裏的姨太太。大家便老五老六老七老八的亂叫。陳老六在大東旅館開房間的事，便有人漸漸傳到秀寶耳朵裏。秀寶也微有所聞，可也不去說穿。他因想當時大家好在一塊兒，原是要想爲長久之計，現在看上去不是箇長壽星。官我總算是上了一個大當，大家活動一些也是好的。所以陳老六不來他喫了飯，便出去遊玩。起初還防著陳老六，夜裏要來，甯出地址給家的小丫頭說。爺來了，到某處某處來喚我。後來陳老六也不是天天來，他也不再畱著住址了。又過了一箇月，陳老六和秀寶的情形又是一變。秀寶起初無論深更半夜，終是歸家。然而陳老六卻是常常一禮拜不來住宿。秀寶雖然和他吵了幾回，也不見效。不免在小姊妹淘裏訴說。陳老六沒有良心，大家便說這不是你對不起他，是他對不起你。既然如此，橫豎不是正式的好，便好不好便換一箇戶頭。有時又麻雀到夜深了，便說橫豎你們少爺也不在家，你便住在這裏罷。因此秀寶夜深了，也就不回去。這件

事。陳老六本來不知道的。有一天他不知怎樣的在別地方碰了一箇頂子。回到秀寶那裏來。時光已經是一點鐘了。走到房間裏空寂寂的。闌無一人。便問奶奶到那裏去了。說是去又麻雀去了。陳老六問在那裏。小丫頭纏不清楚。說是張家奶奶約了一同去的。陳老六打了幾處電話。都說不在那裏。心想遲至三點鐘他總要回來的。只聽得梳妝臺上的小金鐘敲了三點三點半。四點四點半。五點一直天大明亮的。秀寶還。不。回。來。你。想。一。箇。陳。老。六。怎。能。當。得。這。箇。寂。寞。淒。涼。的。長。夜。他。本。來。碰。了。一。箇。頂。子。心。裏。十。分。的。不。高。興。萬。不。想。自。己。出。錢。包。好。的。地。方。可。以。隨。心。所。欲。要。來。就。來。的。地。方。也。守。了。一。夜。的。空。房。心。中。恨。得。什。麼。似。的。恨。不。得。把。秀。寶。拖。回。來。揪。住。頭。髮。打。他。一。頓。消。除。胃。中。惡。氣。這。一。夜。當。然。不。會。睡。著。直。等。到。八。點。鐘。秀。寶。派。一。箇。娘。姨。到。家。中。來。取。梳。頭。傢。具。纔。知。道。昨。天。住。在。林。太。太。家。裏。正。是。

簾幕沈沈人寂寂。

始知孤獨是悲哀。

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成怨偶秀寶始灰心 縱嬌娃明珠初就學

卻說秀寶不提防陳老六昨天回來。那娘姨回去一說道。阿寶關照我少爺。昨天住在家裏。奶奶沒關照我。住在林家太太那裏。所以沒處來接。林太太聽得了說。阿呀。不好了。我原說後來這四圈不要碰了。你是贏家。不好回絕他們的。都是張家阿姐。不好。他又麻雀總是無休無歇的。不曉得你家少爺脾氣如何。只怕要怪怨了。秀寶道。不妨事。隨他便了。娘姨道。阿寶關照說。奶奶梳好了。頭早點回去。昨天少爺一夜不曾睡著。半夜裏起來把香烟匣子都丟在地下。問他說話也不開口。多分是奶奶不回來。的緣故。林太太道。阿呀。真箇要光火了。你想冷清清的等了。你一夜不回去。怎麼不要鬧起來。我勸你早一些回去罷。秀寶道。他光火些什麼來呢。常常丟人家。一禮拜多。睬也不。睬人家。那一夜不是冷清清的過去。他只熬了一夜。就覺著冷。

靜也教他嘗嘗這滋味。林太太道：「不要如此。到底他們是男人家，我們是箇女人，應該伺候他們的。秀寶鼻子裏哼了一聲道：『男人家便怎麼樣呢？我卻是不服氣。難道女人就不值錢？就該由他們男人欺騙了？』」林太太道：「昨天我懊悔畱你了，今天你們準有一場吵鬧。如此罷，你我喫了點心送你回去罷。」秀寶本來聽說林太太送他回去，藉此可以明明心跡，教他知道的確是在又麻雀轉念，一想覺得不好。今天回去必有一場相罵。我早已準備好了。的林太太跟了去看相，罵卻有些不妙。所以林太太說要送他回去。秀寶卻極力謝絕。他想俗語說得好：『相打無好拳，相罵無好言。』我們這一吵鬧，萬一陳老六說出什麼不好聽的話兒來，卻被林太太聽了去。當時他不說什麼將來被他傳出去，倒有些兒不好。因此他千定不要林太太送。梳好了頭，獨自箇兒回來。剛走進房門，只見陳老六已自起身在那裏洗臉。見秀寶進來，便點了點頭。秀寶也帶著笑說道：「怎麼此刻纔只九點半鐘就起身了？啊，往常總要到

十二點以後纔起身。咧。陳老六也不言語。停了一停兒。便道。睡不著了。秀寶道。爲甚麼睡不著了呢。陳老六道。一箇人睡不著了。秀寶鼻子裏哼了一聲道。一箇人睡就睡不著。原來你一向是要兩人同睡的。如此說來。你有十幾天不住到這裏來了。這十幾天內。不知和什麼人同睡也。虧你說你是一箇人睡。便睡不著。要是我便怎樣呢。只好天天不睡覺了。陳老六這時滿腔的憤氣。正無可發洩的時候。便也隨口笑著說道。你因爲一箇人睡不著。所以索性不睡在家裏了。秀寶道。不睡在家裏。難道去找兩箇人同睡。難道我夜夜出去。軋姘頭嗎。你這種話是什麼話。你憑空的來。糟蹋人。我本來要給你算帳。當初你要和我租小房子的時候。是怎樣說的。現在你大少爺玩玩不好玩了。外面又有了人。就丟了人家。不睬。此刻又無緣無故的。糟蹋我。我不要活了。和你碰命。那秀寶走上前去。便把陳老六一把胷脯。說你害得我。好苦。我也不要活了。陳老六正一手執著一箇嗽口杯。一手握著箇牙刷。被他一扯。

連嗽口杯裏的水和嘴裏的牙漿全數兒弄在一件櫻白鐵機緞新做的袍子上。他也恨極了。把手裏那隻洋磁嗽口杯隨手一擦。只聽豁郎一聲打了稀爛。又把兩手一推到底。男子力大些。卻把秀寶推跌在地板上。這時娘姨大姐大家都聽得少爺和奶奶打架了。便進來相勸。秀寶把剛纔所精心結撰的髮髻早已弄亂了。便大哭起來。陳老六也破口大罵。說你去問問人家可有這箇規矩。整夜的不歸到底。在外面做什麼。秀寶道。你既然不放心。你怎麼不來監察呢。你要借此扳差頭。可辦不到。陳老六道。辦不到。便怎麼樣呢。秀寶道。我有什麼法子。我拚著一條性命。終不讓你安逸。吵鬧很厲害的時候。陳老六想以一走了之。可是秀寶卻不許他走。一定要他一箇了斷。直鬧到下午三點鐘時候。娘姨開出飯來。大家都不喫。娘姨沒有法子。想出去請婉貞三小姐來解圍罷。連忙叫阿寶去請。事有湊巧。恰恰吳百曉也在那裏。便跟了婉貞一同前來。秀寶一見婉貞。又是眼淚鼻涕黏成一片。訴說陳老六如

此。沒。有。良。心。外。面。又。有。了。新。的。把。他。拋。棄。了。有。十。幾。夜。不。住。在。這。裏。便。是。白。天。來。恩。恩。的。就。走。好。像。要。他。棧。房。錢。一。般。來。了。又。是。尋。相。罵。尋。淘。氣。你。們。想。想。我。氣。不。氣。陳。老。六。道。他。昨。夜。一。夜。沒。有。回。來。我。也。沒。有。說。什。麼。他。一。開。口。便。沒。有。好。氣。倒。說。人。家。尋。相。罵。秀。寶。哭。道。我。自。出。娘。胎。從。來。也。沒。有。被。人。家。打。過。現。在。卻。被。人。家。推。跌。在。地。我。今。天。決。不。與。他。干。休。這。一。定。是。外。面。那。一。箇。爛。污。貨。攪。撥。你。如。此。的。我。已。經。打。聽。明。白。了。我。明。天。定。要。去。給。他。評。評。理。陳。老。六。別。的。都。不。怕。鬪。憑。秀。寶。翻。天。覆。地。的。吵。都。不。要。緊。就。只。怕。兩。樣。第。一。樣。是。怕。秀。寶。關。住。了。他。的。身。體。不。許。他。出。門。把。他。拘。畱。起。來。他。本。來。每。天。要。睡。到。十。二。點。鐘。以。後。今。天。九。點。半。就。起。身。原。想。溜。之。云。乎。往。後。對。付。秀。寶。也。多。一。句。話。說。是。某。月。某。日。我。住。在。家。裏。等。了。你。一。夜。天。不。回。來。明。天。早。晨。走。了。還。要。我。來。做。什。麼。誰。知。不。等。他。走。秀。寶。已。突。然。的。回。來。回。來。以。後。就。吵。回。吵。鬧。以。後。就。不。放。他。走。到。此。刻。還。沒。有。脫。身。之。計。第。二。樣。就。是。怕。秀。寶。吵。到。他。的。新。相。

知燕萍那裏去。原來那燕萍品貌不過如此。就是架子十足。常常發標勁。陳老六就賞識他的標勁。卻是燕萍一點兒不知道。他和秀寶的事。陳老六這兩天運動燕萍。嫁他。很有些眉目。萬一被秀寶一鬧。這箇豬尿泡戳穿了。關係甚大呢。秀寶和陳老六同居。自然誠性。第一箇不放手。走的法子已經舒展了。第一箇法子又是頂門一鍼。陳老六那時便漸漸的軟下來了。意思就要叫吳百曉調和。吳百曉道：你們到底怎麼一回事。我也弄不明白。秀寶搶著先說。他有十幾天不住到這裏來了。在外面戀著一箇從前姘拆白黨的爛污妹子。喚做燕萍。夜夜開了大東旅館房間。由燕萍送上去睡。打量我不知道嗎。昨天他不知那邊另有人咧。也不知是什麼緣故。忽然趟尸。趟到這裏來了。我因爲一人寂寞。不過張家阿姐約到林家太太那裏去。又麻雀。夜深了一箇人回來。不放心。林太太就畱我住在那裏。那林家又不是什麼不規矩人家。那林老爺還在北京當議員咧。早晨差他們娘姨回家取梳頭傢具回來。說。



少爺昨夜在家裏我急急忙忙梳好了頭趕回家裏他已起身嚕嚕嚇說了那  
種不三不四的話說是因爲在家裏一箇人睡不著所以睡到外面去吳先生婉貞  
姐這是句什麼話呢我自然不答應他要扭著他問問是什麼意思誰知這箇很心  
惡毒的人竟把我推了一交跌得我腰裏如今還痛幸虧娘姨等進來大家解勸不  
然被他打死也說不定呢說著又抽抽咽咽的哭起來婉貞一面給秀寶拭淚一面  
卻幫著他一同垂淚吳百曉道老二你這算什麼呢你該勸勸陸小姐纔是道理怎  
麼反幫著他垂淚呢吳百曉一面又瞧著陳老六輓下來了便說老六不是我怪你  
你的性子實在要改改纔好當初你們大家十分要好所以租了這房子住在一起  
至於你外面又有什麼人我可全不知道近來你也不和我在一起說著又和陳老  
六丟了箇眼色陳老六也趁此收篷說怎麼你們都派我一箇不是既然大家派我  
一箇不是我就擔承不是了婉貞道姐夫你既然擔承不是你就得向阿姐賠箇不

是吳百曉道不差。不。差。應。該。賠。箇。不。是。陳。老。六。道。賠。箇。不。是。就。賠。箇。不。是。說。著。便。向。秀。寶。兜。頭。唱。了。一。箇。大。喏。說。奶。奶。不。要。動。氣。了。秀。寶。向。橫。裏。一。避。說。不。敢。當。六。少。爺。我。們。那。裏。當。得。起。奶。奶。的。稱。呼。你。的。奶。奶。還。沒。有。討。咧。你。可。不。是。折。殺。了。我。嗎。婉。貞。道。好。了。阿。姐。姐。夫。既。然。在。那。裏。賠。不。是。你。的。氣。也。平。了。秀。寶。道。我。平。白。無。故。的。被。他。推。跌。了。一。交。就。這。樣。罷。了。不。成。吳。百。曉。道。停。刻。兒。等。我。們。走。了。你。把。老。六。多。推。跌。幾。交。就。是。了。老。六。跌。筋。斗。你。們。猜。猜。叫。什。麼。名。目。這。時。大。家。怔。了。一。怔。吳。百。曉。道。這。箇。你。們。可。不。知。道。了。老。六。跌。筋。斗。其。名。就。叫。做。『。六。跌。倒。』。說。得。大。家。都。哄。然。笑。了。秀。寶。掌。不。住。也。撲。嗤。一。聲。的。笑。了。大。凡。有。氣。的。人。只。要。他。笑。了。一。聲。以。後。便。再。也。發。不。出。火。來。了。加。著。吳。百。曉。和。婉。貞。在。旁。東。搭。西。搭。想。出。許。多。笑。話。來。陳。老。六。等。秀。寶。說。話。的。時。候。便。也。搭。上。去。秀。寶。道。誰。和。你。說。話。呢。不。要。你。的。臉。說。著。回。頭。向。婉。貞。抿。著。嘴。笑。婉。貞。道。好。了。姐。夫。也。不。動。氣。了。你。也。不。要。光。火。了。我。們。也。要。去。了。秀。寶。道。不。行。

喫了夜飯去。吳百曉和婉貞兩人嘴裏說不喫卻黏著不走。陳老六暗暗叫苦。想今天沒有脫身的法子。吳百曉和婉貞在秀寶家裏。喫了夜飯後已經十點半鐘了。依著秀寶的意思。恰巧四箇人在這裏。正好又八圈麻雀。婉貞被秀寶說動了。倒有些無可無不可的態度。吳百曉向婉貞丟了一箇眼色。叫他不答應自己便說。明天我還要起一箇早。咧。婉貞便也趁勢說。聽得阿姐昨夜又麻雀。又得甚遲。我剛纔碰見張家阿姐。他也告訴我。我的因爲夜深了。林太太不放你一箇人回去。所以畱你住在那裏。今天你又老早起來。早些兒安置罷。又麻雀。可是天天好。又的。婉貞和吳百曉兩人一搭一擋。總算暫時把陳老六和秀寶兩人勸和了。閒談了一陣子。他們兩人辭別回去。這一夜秀寶是無窮怨。艾陳老六也勉爲綢繆。總算是一天過去。明天十二點鐘起身。陳老六推說有事飛也似的去了。秀寶再也畱不住他。到了燕萍那裏。自然也要去敷衍一下子。不過陳老六的心已經不向了。秀寶那裏。況且經了這

一番口角愛情上已經有了一箇傷痕。秀寶也知道挽回不過來了。所不絕如縷的就是每月的開銷。他還是依舊送來。秀寶每天一起身就出去。又麻雀或推說要認浴。向東亞大東去開一箇房間。便整夜不歸。其中不可究詰的事兒。便漸漸的多了。陳老六有時到那邊去。也不見秀寶。秀寶回到家中。也不見陳老六。兩人便似參商兩星。別人到他家裏。也不見男女主人。只有一箇老娘姨和阿寶。兩人看屋子光陰迅速。陳老六結婚的日子漸漸到了。人家以爲秀寶心裏終不快活。誰知他卻行所無事。並不在意。依舊天天出去遊玩。我今且說陳老六所對的親事。是那一家人家。原來是陳老六的老太爺在日。在北京做官的時候。一箇同僚姓龍的女兒。這位龍小姐。只有一箇哥哥。卻是獸頭獸腦。惟有他格外的聰明伶俐。對親的時候。陳老六不過九歲。那位龍小姐也只有七歲。這時龍老爺因爲有件事要結好於陳老六的父親。託他暗中幫忙。所以對了這頭親事。向來官場中以結爲兒女親家表示親密。

之意。所有。關。人。的。子。女。不。到。成。年。大。概。已。定。了。親。便。是。這。箇。緣。故。到。了。中。國。革。命。以。後。兩。家。都。搬。到。上。海。來。住。了。陳。老。六。的。父。親。一。生。一。世。刮。了。老。百。姓。多。多。少。少。的。脂。膏。鏟。了。各。地。方。的。地。皮。自。己。巧。取。豪。奪。受。了。萬。人。唾。罵。到。頭。來。兩。腳。一。伸。數。百。萬。家。私。不。過。供。兒。孫。淫。縱。的。揮。霍。罷。了。這。時。龍。老。爺。雖。然。是。箇。海。上。寓。公。卻。也。一。切。不。問。也。明。知。他。的。女。婿。紈。袴。子。弟。而。且。沒。人。管。束。嫖。賭。喫。著。件。件。在。行。可。是。這。箇。親。已。經。對。成。了。也。只。好。由。他。因。爲。他。的。兒。子。有。些。獸。頭。獸。腦。因。此。對。於。女。兒。格。外。的。鍾。愛。家。裏。本。來。請。了。一。位。西。席。先。生。專。教。他。們。兄。妹。兩。人。這。位。西。席。先。生。還。是。龍。小。姐。父。親。的。一。箇。換。帖。弟。兄。年。紀。也。有。五。十。多。歲。了。既。老。且。貧。又。沒。有。兒。子。龍。老。爺。總。算。不。忘。舊。誼。請。他。到。家。中。來。教。他。的。子。女。這。位。西。席。老。夫。子。姓。陳。號。古。農。在。二。三。十。年。前。也。可。以。算。得。一。位。飽。學。秀。才。到。如。今。是。已。爲。過。去。時。代。的。人。物。了。衣。冠。樸。陋。容。貌。枯。癯。因。爲。他。喚。做。陳。古。農。先。生。大。家。叫。別。了。就。叫。他。陳。古。董。先。生。龍。宅。上。上。下。下。對。於。這。

位先生一律加以這箇尊稱。這位陳古董先生還是一箇聾子。對於他說話非提高了喉嚨不可。他們兄妹二人非但不服他而且還不怕他。非但不怕他而且還討厭他。幸虧這位先生倒也是位好好先生。從不和學生頂真。一來自己精力也不及二來樂得見好於學生自己也可以省力些。所以他們來上學也好不來上學也好也不去管他們自己喫飽了飯睡一覺中覺養精神。到夜裏喫夜飯的時候照例有一斤紹興酒。是對於古董先生的優待。條件橫豎兩位賢高足一位是猷頭猷腦的男生。學生將來能株守家產也就可以溫飽。一生一位是撒嬌撒癡的女學生。上了一首書要讀三天。在學堂裏先生不敢說他。他倒要罵先生。咧他們的念書本來掛箇名罷了。便是龍老爺請那位先生在家也是養老宗旨。並非教育主義。一直到了龍小姐十四歲的當兒。他哥哥也十六歲了。這位猷哥哥忽然生了一場大病。有半年不到學堂。龍小姐因為他哥哥不到學堂。他一箇人也懶得去。陳古董先生因為學生

不到書房樂得寫意。每天晚上跟著龍老爺的兄弟三老爺四老爺。每天到遊戲場聽大鼓去。原來龍老爺的兄弟三老爺四老爺都是高等遊民。名爲替他哥哥管理家務。其實一場糊塗鴉片煙。都是大量嫖堂子開賭局。總有他們的份。倚著龍家的勢人家也奈何他不得。有時還拖著那位陳古董先生同去喫花酒。做一箇邊務大臣賭錢的時候。做做巡閱使。如此和光同塵也保得住他老年喫飯問題。到他男學生十七歲的時候。便和這位馱子做了親讀書。這一件事是愈加不成問題了。可是他妹妹卻漸漸兒生得苗條而且秀外慧中。雖然不大用功讀書。可是也上學了。七八年白話小說看下去。也不至於明白了。有一天有一箇教會女學校開遊藝大會。有箇親戚送了他們幾張票子。龍太太便陪著媳婦女兒去看遊藝會。龍小姐一向不大到那種集會地方去。今天到了那箇開會地點。見許多女學生都是非常活潑。極有興趣。而且什麼音樂咧跳舞咧歌劇咧他的心中想到那些學校裏念念書。

多學些藝術還覺得有些興味。所以人家說到新法學堂裏去讀書，大家都不怕。這是何等有興味的事啊！要是像我們那種讀書，簡直是受罪。陰沈沈的一箇書房牆壁上貼了那些古格言的屏幅，寫了幾箇篆文的程子四箴，什麼非禮勿視，非禮勿聽的那種話，頭討厭不討厭，除非是箇死人纔可以如此見了先生。這隻面孔一撇鼠鬚半箇鷹鼻，露出了那零落不全的牙齒，就教人頭痛，就教人憎厭。龍小姐想到這裏，對於時下的女學堂，不無歎羨之意。因想我們又不是讀不起書，任憑要二百塊錢，一年三百塊錢，一年我們家裏難道出不起嗎？要是在那種學堂讀書，還有一點興趣，何苦的關在家裏，像坐牢監一般呢？而且這音樂跳舞多麼有趣啊！現在越是大人家的姑娘們，越多進學校念書，就是送票子給我們的琴姐姐，他不是也只在這學堂裏讀得三年半書嗎？剛纔扮了箇和平之神，何等漂亮，英語也說得流轉如意，誰也不向他鼓著掌呢！回去須和母親商量，因爲這一箇遊藝會，女學生各出



風頭便引起了龍小姐求學之志。回到家裏，他便和母親提出要求。說下半年也要到琴姐姐那箇女學校去念書。龍太太道：我倒沒有什麼不知你父親意下如何。不過聽說那女學堂裏功課很頂真。早晨八點鐘就要上課。你是家裏睡慣晏朝的。你身子弱，喫苦不起。再者你去了，勢不能歸家喫飯。你在家裏這樣菜不喫，那樣菜不喫。學堂只怕不能那樣揀精揀肥罷。還有他們那種體操，我也不知道有益無益。可是女學校裏的學生走出來都是粗腿大腳。這一點我卻不大贊成。最好你要進學堂時把體操一課關照。女先生們免去。龍小姐道：等進了學堂，總可商量。現在須先和爸爸說，要他答應了。我此刻在家無事，便起身得遲些。要是有了功課，我自然也起身得早。咧。龍太太道：你當真願意去學堂念書？我就和你向爸爸說。像這箇陳古董再也弄不好了。那天龍老爺回來，龍太太當著他女兒和龍老爺說，便道：今天我們到某女學堂裏去看遊藝會，熱鬧得了不得。這女學校房子也大，學生也多。上

海好幾家的公館裏小姐都在裏面念書。龍老爺道：是的。這女學校是美國教會裏開的。聽說每年總要貼到好幾萬塊洋錢咧。龍太太道：琴小姐進去了。不過三年多。他的英文說得已和外國人一樣。今天他扮的是一箇什麼平和之神。大家都向他鞠躬。後來他出來陪我們說那女學校裏規則怎麼怎麼好。他想合明兒下半年也進去讀書。龍老爺道：依我說。女孩兒家也用不著讀什麼外國文。能識幾箇字將來可以寫寫普通的信也就彀了。所以我請了陳古農先生在家教他。兄妹兩人。陳先生人雖是箇老古董。這一點國文是好的。龍太太道：別再說。陳古董了。這位先生謝罷。前天不是下雨嗎。在上海住的人下雨總是穿一雙皮鞵。他說皮鞵穿不來。還是穿了一雙釘鞵。其實下雨天也不必出去了。他貪嘴跟著他們出去喫飯。喫酒。喫醉了。他們又把那老頭子丟了。讓他一箇人從雨裏回來。他又省錢不肯坐黃包車。到了家裏。下人們見師老爺喝醉了。也就扶他去睡。他就此一橫。連一雙泥濘滿幫。

的釘鞋也蓋在被窩裏。剛剛新換的被單，弄得一場糊塗。龍老爺道：他到底年紀大了，誰合他一同出去的？怎麼不送他回來？萬一喝醉了，跌在馬路上，被汽車撞壞了，我可怎麼對得起這老朋友？龍太太道：有誰合他出去呢？他喫飽了飯，沒有事做，就跟著他們跑。有的去處，他們不要。這老頭子在一起，他又喝醉了，就由他一箇人回來了。便是他在清清楚楚的時候，這種老法子，在日下時世也不對了。何況他這樣一天到晚糊裏糊塗的，能彀念什麼書呢？龍老爺道：依你說，便怎麼樣呢？龍太太道：依我說，就讓他進這女學校，試讀半年。橫豎有琴小姐在那裏照應，一切好便讀下去。不好便不去，就丟了。這半年的學費，我們也決不計較。這些龍老爺道：誰計較這幾十塊錢學費？那末陳先生叫他怎麼呢？龍太太道：你以為陳先生還有事嗎？兄妹兩人一箇都不到書房念書，我瞧你還是有筆墨上的事情，請他辦罷，或者寫信等職司由他去辦。龍老爺道：再說罷，實在他寫信是不行的，寫了不愜意，又不好意思。

思教他改。但是明兒要進女學校。還是住讀呢。還是走讀。我想這裏離開那女學校。還不遠。就是走讀罷。橫豎自己有汽車。又有包車。教他們接送便了。可是到了女學堂。不能似在家裏。這般三日曬網。四日扳罾的。這樣一暴十寒了。龍太太道。明兒你聽聽。你老子已經答應你去女學堂了。第一不能再叨晏朝。別再儘喊老不肯起身。正是。

漫云。酒。是。先。生。饌。

且。誠。女。爲。君。子。儒。

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九回

珠箔銀燈閣開堂上宴

雪肌玉貌權作劇中人

且說從此以後。龍小姐便興恩地預備入學讀書了。龍太太便去請了這位琴小姐來問長問短。說這箇學堂裏共有多少學生。一天上幾點鐘課。有男教習沒有。原來這位琴小姐是龍老爺一箇表姪女。他們家裏姓周。他老子也是一位商界鉅子。

海上。寓公琴小姐小名本叫做琴寶。現在學名也喚做周綺琴。他在這箇教會女學校裏也是一位老學生的資格了。他很喜歡多一箇女伴似龍小姐這般苗條婉麗的人。他尤其願意汲引他。因親戚而加一層同學關係。這時琴小姐承龍太太的顧問。便對答如流。他說這學校裏一年年的發達。現在已有三百多學生了。因為房子的關係。倘然要住宿的先儘老學生。除非老學生明年不來了。纔可以騰出空位子。給新學生。所以到將近放假的時候。先要付一筆定錢。纔把這榻位定下來。不然到下學期就不能住宿了。明珠妹妹倘然是走讀。不必如此。但是早些報名也好。龍太太道。這件事就要託你琴小姐了。周綺琴道。這便當得很。再說學堂裏的功課。也不算多。一禮拜只上五天課。禮拜六和禮拜日都是放假。不過禮拜日上午。須得去做禮拜。龍太太道。我們不喫教的人。也要去做禮拜嗎。琴小姐道。嬸嬸。你這話被外國人聽見了。要笑你了。怎麼叫做喫教。教怎麼樣。喫法。他們只有信教。不信教的話。

頭並沒有喫教兩箇字。龍太太道：我也不知道怎麼叫做喫教。不過大家這麼說，便叫慣了。做禮拜是怎麼箇樣子呢？琴小姐道：這也不過聽他們講道，或者唱唱讚美詩。現在是信教自由，他們決不強迫人入教的。龍太太道：還好。倘然學生都要叫他們入教，第一他老子先不答應。將來還要抱怨我咧。我聽得張家有位小姐，也是在教會女學堂裏念書。後來家裏祭祀教他拜，他死也不肯拜。大家都說他喫了教咧。琴小姐道：這拜不拜卻沒有關係。不拜祖先的也未必一定是進了教的緣故。龍太太道：噯，一箇人祖宗終是要的。試問身從何來呢？我還要問你裏面的教習，都是外國人呢。還是也有中國人在內？琴小姐道：教英文、算學、琴歌等等都是外國人。初級的也有中國女教習教的。至於教國文、習字等等都是中國男教習。龍太太道：也有男教習嗎？我們從前聽得三老爺來講，也不知是那裏一箇女學堂，一箇教音樂的男教師教教音樂和女學生，竟生了關係了。而且這音樂教習是有老婆的。

別。的。倒。不。去。管。他。後。來。那。女。學。生。的。肚。子。大。了。鬧。成。了。一。箇。大。笑。話。所。以。大。家。說。女。學。校。裏。不。能。有。男。教。員。琴。小。姐。道。這。都。是。外。面。人。瞎。造。謠。言。也。是。有。的。至。於。我。們。那。裏。這。兩。三。位。男。先。生。都。是。四。五。十。歲。的。人。了。平。素。很。規。矩。的。況。且。他。到。這。箇。鐘。點。來。上。課。上。完。了。課。就。走。一。些。兒。也。沒。有。什。麼。兜。搭。的。龍。太。太。又。問。了。問。學。堂。中。飲。食。瑣。屑。等。事。琴。小。姐。道。明。珠。妹。妹。下。半。年。來。可。以。進。我。們。學。堂。裏。的。特。別。班。龍。太。太。道。怎。麼。叫。做。特。別。班。琴。小。姐。道。特。別。班。差。不。多。和。選。科。一。般。只。要。選。幾。科。學。習。就。是。了。譬。如。英。文。琴。歌。國。文。之。類。明。珠。妹。妹。喜。歡。的。就。學。不。喜。歡。的。就。不。必。學。龍。太。太。道。可。以。如。此。嗎。無。怪。人。家。都。說。新。法。學。堂。裏。讀。書。自。由。得。多。所。以。他。吵。著。要。進。學。堂。要。是。我。們。家。裏。這。位。陳。古。董。先。生。你。高。興。讀。也。要。讀。你。不。高。興。讀。也。要。讀。他。叫。你。讀。什。麼。書。你。只。得。讀。什。麼。書。一。點。兒。不。能。自。由。如。此。特。別。科。裏。可。以。不。上。體。操。科。嗎。我。最。恨。體。操。一。科。女。人。家。又。不。要。他。去。出。兵。打。仗。何。必。一。箇。箇。和。強。盜。婆。一。樣。琴。小。姐。笑。道。嬌。

嬉。又。說。笑。話。來。了。學。堂。裏。的。體。操。原。爲。著。強。壯。身。體。而。設。一。箇。人。不。運。動。了。就。容。易。生。病。所。以。要。體。操。還。有。特。設。的。女。子。體。操。學。校。咧。不。是。那。天。有。箇。學。校。開。遊。藝。會。還。有。女。子。的。拳。術。嗎。龍。太。太。道。阿。呀。呀。真。正。笑。話。了。這。種。小。姐。將。來。嫁。了。出。去。一。箇。性。子。發。作。只。怕。要。把。他。的。姑。爺。一。拳。一。腳。打。到。牀。底。下。去。咧。說。得。琴。小。姐。也。笑。了。那。日。便。畱。他。喫。了。夜。飯。自。去。龍。明。珠。便。預。備。下。半。年。進。學。校。讀。書。又。常。常。到。琴。姐。姐。那。裏。去。補。習。一。些。一。箇。暑。假。光。陰。中。居。然。被。他。讀。完。了。一。本。拍。勒。買。二。十。六。箇。字。母。無。論。小。寫。大。寫。楷。書。行。書。都。可。認。得。又。買。了。許。多。考。貝。薄。克。認。真。模。寫。起。來。且。說。龍。小。姐。種。種。爲。入。學。的。預。備。所。有。應。用。的。文。具。也。都。買。好。又。買。了。一。部。韋。白。氏。大。英。文。辭。典。又。在。永。安。公。司。十。八。塊。錢。買。了。一。支。金。自。來。水。筆。家。中。特。爲。修。理。了。一。間。書。房。就。在。他。臥。室。的。外。面。定。製。了。一。張。女。式。的。寫。字。檯。對。面。一。方。橫。的。玻。璃。綠。呢。的。檯。面。四。面。有。無。數。的。小。抽。屨。有。的。安。置。信。封。信。箋。的。有。的。安。置。卡。片。的。另。外。裝。了。不。少。的。電。燈。



書桌上。又安置一盞綠罩牛奶式磁電燈。旁側安放了一具活動的書櫥。書櫥裏除了幾部紅樓夢鏡花緣之外。還有燈塔式的寒暑表。石膏製的意大利裸體美人像。霽紅色的小花瓶。以及他日常間所心愛的玩具。凡有他的女朋友。以及琴小姐來。都請到這箇中西合璧的書室裏坐地。光陰迅速。轉瞬間暑假已過。龍明珠便加上了一箇時髦女學生的頭銜。第一天到學堂。龍太太吩咐汽車夫。今天老爺出門。叫他遲一點。汽車要送小姐上了學。再出去。汽車夫道。這兩天橫豎老爺總要。下午天再出門。每天早晨我總可以送小姐上學。從這一天起。龍小姐便興恩恩的上學。說也奇怪。從前每天總要睡到日上三竿。猶未起身。梳一條辮子。就預備喫飯了。從上學那天起。卻每天七點半鐘就起身。八點半鐘到學堂了。天天如此。沒有一天脫過課。龍太太和龍老爺說。可不是我說。在家裏念書。一輩子弄不好了。如今進了學校。連早起都肯起了。龍老爺也沒得話說。龍小姐爲人和氣。而又喜結交朋友。自從到

了。那女學校半年以後不但那同級裏的學生都和他要好。便是那些教師們也都和他投機稱爲龍小姐而不名半年以內。凡事還要問問琴姐姐。半年以後也就獨斷獨行不必再問別人了。原來這位龍明珠正和乃兄反對。乃兄歎頭歎腦他卻聰明伶俐在學堂裏的功課雖不十分認真可是也相離不遠他所喜歡的就是英文。琴歌兩科他所反對的就是算學歷史地理等課程他連看都不要看。尤其是那算學書一翻開來便頭痛了。其餘如體操一科本來他母親叫他不要習學。但是他是一個活潑的女兒。關於什麼舞蹈遊戲等。他也要有一份。縫家政等課也和他無緣。因爲學琴的緣故。他那收拾的這箇內書房裏又添了具鋼琴。所以每逢禮拜六他家裏很熱鬧。就有學堂裏許多同學姊妹都到他們家裏遊玩。彈彈琴。啊。唱唱歌。啊。說說笑話。啊。甚而至於又又麻雀啊。打打撲克。啊。龍小姐果然是一事精百事精。龍太太卻本來是喜歡又麻雀的。便是家裏沒有麻雀。又也要到外面什麼張公館邵

公館榮公館裏去尋賭。他們那裏三缺一，自然會打電話來請這裏少了一箇搭子。也可以用汽車去接。如今有了他女兒這一班女朋友，箇箇都是上海闊公館裏的。小姐禮拜六從這貴族女學校放出來，別說一桌麻雀連兩三桌麻雀也成了。琴小姐和龍家本來也是親戚，平素原是時常走動的。現在因爲和龍小姐同學，自然往來得更密了。琴小姐的母親周太太卻是一位姨太太扶正的。從前也是堂子裏出身，所以爲人瀟灑而且豪放。和周老頭子相差有十八九歲年紀。周老頭子自然一任他所欲爲。可是這位周太太待人接物非常和氣，對於家中僕役更是寬厚。大家都說現在這位太太雖然是姨太太出身，可是比從前那位太太手頭鬆得多。不比從前那位太太看得一箇銅錢和磨盤一般大小。專在我們下人面上刮，便是親戚中也說現在這位太太賢惠，和他有什麼通融商量，只要幾句馬屁一拍，他多少總有些應酬。因此周太太自從卽真以後，名譽倒也很好。他生下一子一女，女的就是

琴小姐。男的比琴小姐還要小三歲。因爲他最小。排行第五。所以一宅子的人都呼他爲小五弟。小五弟那年纔十五歲。也是家中請了箇先生讀書。另外還請了箇英文先生。教小五弟和他幾箇大姪子的英文。這位小五弟年紀雖只十五歲。上海灘上種種的事情。他都明白。因爲周太太非常溺愛周老爺。也管不到。而且是箇末堂兒子。也只聽其自然。古人說的一丈夫愛憐少子。一年老的人對於少子。更有一種寬縱的態度。想到自己六七十歲的人了。何苦的氣吼吼。地和他們爭什麼了。也好隨他們便。所謂不癡不聾。不做阿家翁了。這位小五弟卻生得面如傅粉。唇若塗脂。和十四五歲的女兒差不多。橫豎周家姊妹多。再加以親戚人家的姑娘們。和他姐姐的同學們。家中往來的人。不斷他也。只在姊妹淘裏混。又麻雀。雀他要搶在裏頭。打撲。克他。定要算一腳。有時人太多了。只好他母親或姐姐的坐位。讓他好在他有說有笑。撒嬌。撒癡。人家不但不拒絕他。而且反歡迎他。他年紀雖小。於賭錢的事情。

很精。非但。又麻雀打撲克。十分精明。就是攤牌九。搖攤擲老羊之類。也無一不精。因此他和姊妹淘裏賭錢。未必就輸。就是輸了。他也爽快快的。拏出來幾十塊錢。是不算什麼輸贏。許多姊妹中。他就和龍小姐最爲莫逆。因爲龍太太最喜歡又麻雀。周太太家裏。每天麻雀不斷頭的。所以常常到周家來。每逢禮拜六。或是禮拜日。也就帶著他女兒。一同坐了汽車去。小五弟比龍小姐小四箇月。趕著叫明姐姐。龍小姐也依著大衆的稱呼。喚他一聲小五弟。每逢禮拜六。龍太太到周家去。第一箇歡迎的就是小五弟。他家中請了先生。本沒有什麼禮拜不禮拜。可是他每逢禮拜六。和禮拜日照例不上學。預備在家歡迎明姐姐。要是禮拜六。他們母女兩人。不來。他連飯也喫不下。禮拜日。那一天下午。他非逼著他母親。或姐姐。要到龍家去。好在他母親把這小五弟愛若掌珠。被他逼著。只得也到龍家來了。有一天。是周綺琴的小生日。這天恰逢禮拜六。不知怎麼樣。卻被同學們知道了。大家說非鬧他一鬧不可。

但是怎樣的鬧法呢。在兩禮拜以前。便在另一位同學的家裏。開了一箇發起會。有的道。我們送他一起女子灘簧。現在不是有什麼王美玉啊。蔣婉貞啊。熱鬧熱鬧。豈不是好。反對的道。這沒有意思。這種女子灘簧。惡俗不堪。而且惡形惡狀。教人見了難過。況且誰要聽的。出兩隻角子。到遊戲場裏。儘管去聽。便了。何必招他們家裏來呢。有的道。現在有種出租的影戲嗎。他們橫豎屋子大。我們租些影戲片開映起來。好不好。反對的道。這也沒有意思。我們原爲了。要熱鬧起見。黑黢黢地的。熄了電燈。大家在暗中摸索。這太減少興趣了。有的道。我們叫幾桌菜。在他家裏酣呼暢飲。喝一箇不醉無歸。有幾箇人道。到那天。壽酒自然要喝的。這是要由琴小姐家辦酒。請客。我們叫了去。不顯得小家子氣嗎。酒果然要喫的。除酒以外。卻還要有些頑意兒。就中有一位同學。喚做吳雪貞的。說我們不如趁綺琴姊生日那一天。演一齣新劇。這話一說出來。全體都拍手贊成。吳雪貞道。我們從前不是演過那『空谷蘭』嗎。

雖然有幾處地方不甚合拍，卻是大致不差。現在我們就借綺琴姊府上，把這齣空谷蘭試演。試演好在到那天都是我們同學，縱有來賓也不多。試演熟了，明年我們也借新舞臺，或者A D C戲院演去。一班同學都贊成吳雪貞的話。大家說也只有綺琴姊的府上可以試演。別人家中也沒有他家中這般寬敞。還有一件事，前次幾回試演都是周綺琴扮的紉珠，吳雪貞扮的柔雲。這一次我們給他做壽，卻教他做劇中人，未免太失敬了。可是除了他別人又做不好。有人提議請龍明珠姐姐扮紉珠，吳雪貞道：明珠妹妹可惜年紀太小，身材太矮。我的意思請明珠妹妹扮良彥，因為從前的扮良彥的楊芬如不是已經不在我們學校中嗎？大家聽說龍小姐扮良彥，一齊鼓掌歡迎。龍明珠道：我只怕做不來的。還是選別人罷。吳雪貞道：做良彥的人要天真活潑。明珠妹妹再適宜也。沒有的了。好在有腳本可讀，你只念熟了腳本，自然對答如流。龍明珠道：不行，只怕平日間腳本讀得爛熟，到了上臺的時候，幾百

隻眼睛向我一望。我就一句話都說不出了。至於琴姐姐處。我想他雖然自己做壽。但是也沒有什麼事。還是請他扮紉珠。吳雪貞道。請綺琴姐姐扮紉珠的話。就託明珠妹妹去說罷。良彥由明珠妹妹扮演。我們卻也決定了。明珠無法。只得答應了。同學們又說。本來我們想不給綺琴知道。驟然闖到他家裏去。使他一箇不提防。如今要演新劇。可是有種種的預備。而且要請他自己扮劇中人。更不能不預先關照了。龍小姐道。我回去的時候。可以到周宅去一趟。我去關照他。一聲就是了。同學們道。不要先關照了他們。他們倒不答應。而且是綺琴的小生日。何必如此驚師動衆。龍小姐道。綺琴姐。我們不怕他不答應。他的母親卻是最喜熱鬧的人。至於他父親呢。不肯違拗他母親的意思。好在我們就是同學中一班人。也沒什麼驚師動衆。大家說既如此。就託你和周家去說罷。龍小姐回家的時候。乘便到周綺琴家裏。說一班同學們。今天聚會。要在你生日的那一天。大家鬧一鬧。預備借你的地方。試演空谷。



蘭這話一說出來，別人猶可只喜壞了。箇小五弟，他早跳起來道：「贊成贊成，我也算一箇演員。」龍小姐道：「我們都是女子扮演的，而且盡是同學，你怎麼可以擠在裏頭？」小五弟道：「我就當一箇客串，我就規規矩矩扮一箇女人。」如何？龍小姐道：「這事要公決的，和我一箇人說也不相干，虧你是箇男子，只想扮女人。」琴小姐道：「小弟別鬧，我想這件事不妥當。一則我是箇小生日，到我二十歲時候，你們再來鬧罷。」二則這事如何向我們爸爸說，他一定不答應的。」人家問起來，你們家裏爲甚做戲說得出罷？」琴小姐雖如此說，他的母親周太太卻是喜歡熱鬧的，巴不得他們來鬧一鬧，便說：「明小姐能吹散就吹散了罷。」到琴姐姐二十歲的生日，倘然他還沒出閣，儘管你們來鬧，又向綺琴道：「你爸爸方面倒不要緊，他不是下禮拜要動身到北京去嗎？就是同學試演也不能算正式做戲啊。」龍小姐道：「伯母的話一些兒不差。」同學試演算不得正式做戲，實在同學中也沒有這樣大的廳堂，再則有些拘謹人家，同學中自己

不大能做主的。我們也不去說了。周綺琴知道他母親已有些願意的了。又加著這位小五弟似扭股糖兒一般的扭在他阿姐身上。要教他答應。綺琴便說：「只要媽答應了，就是我們熱鬧一天。還有什麼不願意的小五弟？又和他媽纏。」周太太便說明小姐去說說看。能吹散了最好，不能也只好答應下來，免得傷了同學姊妹的感情。龍小姐知道已答應了，又談起上回演空谷蘭，是琴姐姐扮的紉珠。這一回大家因為你是壽翁，不好教你扮綺琴道：「這有什麼要緊？我本來閒著無事，實在沒有人我就扮紉珠也好。」小五弟向龍小姐道：「你扮什麼呢？我知道你一定有分。」龍小姐道：「他們一定要我扮良彥。」小五弟道：「好好好，我贊成。」我贊成。琴小姐道：「他們派定了，也用不著你贊成。你不贊成，難道明姐姐就不扮嗎？」小五弟道：「扮良彥是要穿西式童子的衣服。」明姐姐道：「這衣服沒有。」龍小姐道：「這倒的確。」我們大哥的衣服又大又長，我是穿不來的。除非自己特爲做起來呢，並且他也沒有西童衣服。」咧，小五弟拍

手道。我倒有我而且有好幾身咧。這衣服本來也不值幾塊錢。明姐姐特爲做一身。也不打緊。可是紅幫裁縫要來量你的身體。你是位小姐。怎麼做起男子的衣服來呢。龍小姐被小五弟這樣一說。倒覺他的話不差。周太太道。果然小弟有好幾套。明小姐到那時候。你揀中那一套就穿那一套就是了。好在你們兩人身材長短差不多。你不過演劇時穿一回。何必再去做呢。依著小五弟的意思。要立刻逼著他母親。把衣服找出來。教龍小姐換了。他要瞧瞧明姐姐穿了西童衣服是怎麼樣的姿態。周太太道。阿呀。我不知攔在那箇箱子裏。今天是來不及了。待我明天尋出來。讓明小姐明天放了學。到我家來試著罷。龍小姐辭別回家。到了家中。把一切事告訴了他母親。他母親也覺得十分有興。明天到學校。告訴了同學們。說周家已答應了。紐珠依舊是周綺琴扮。柔雲依舊是吳雪貞扮。其餘某人扮某人的腳色。都已配定。大家興高采烈。服飾上各人自己去打點。吳雪貞本來也是箇上海巨商之女。向來衣

服也很多的。卻嫌從前的不大時式。又重新做了兩套。還做了一條極華麗的。視見綺琴。卻因此做了一套新娘的衣服。周太太主張橫豎再過一二年。本來也用得著了。倒是龍小姐。卻沒有做那天去試穿。小五弟的衣服。恰巧正合他的身裁。原來兩人本是同年。站起來。似乎小五弟比龍小姐高半箇頭。只因他那衣服。還是去年做的。去年的身裁。正和龍小姐一樣長短。龍小姐那天揀了一套格子青灰呢的衣服。白帽子。黑皮鞵。都是小五弟的。就只自己辦了一雙長統黑紗襪。龍小姐試穿衣服的那一天。小五弟就起了一箇早起。督率丫頭們翻箱倒篋。尋出他許多衣服來。周太太道。你忙什麼。明姐姐要放了學。纔來咧。小五弟道。早些尋了出來。他一來了。就可以試穿起來了。到了四點半鐘。龍小姐和綺琴一同回來了。小五弟這天學堂裏也無心念書。專等他們來。及至龍小姐剛來。他就嚷著說。衣服找出來了。請你揀選了。試著看。琴小姐道。人家坐也沒有坐定。有你怎樣性急如火。後來龍小姐揀定。

了。便到琴姐姐房中關起門來。周身更換小五弟。只好望門止步。周身都已換好。可是有一件難處來了。就是一條辮子沒處安放。龍小姐道。我當時沒有想到這條辮子買買然答應了他們。如今想起來。無論怎麼都扮不好。周綺琴道。你別急。總有法子。想龍小姐道。絞去了他好不好。綺琴道。使不得。雖然呢。我們的頭髮長得很快。可是被你母親知道。就要責怪你。而且我也擔不起這箇干係。人家說起來。都說爲了琴姐姐做生日演戲。絞了頭髮。這算什麼呢。你放心。好在你的頭髮不多。辮子不大。這演劇是一刻兒工夫的事。我給你隱藏起來。你再把略大一些的帽子戴上。自然瞧不出了。從前的楊芬如扮良彥。也是我給他弄好的。當時綺琴把明珠的頭髮拆散了。給他在頭頂盤起來。把帽子戴上。額上露出了半寸的前劉海。後面還露出些短髮。裝好了。便拉他到大著衣鏡前。說道。你自己瞧瞧。誰也瞧不出你的長頭髮了。龍小姐自己端相了一回。果然瞧不出。只見鏡子裏站著一箇玄鬢朱顏。丰神雋爽。

的少年他自己尋思我若是箇男子便好了家裏那位哥哥獸頭獸腦可惜我是箇女子雖然近來提倡女權論的說女子也和男子一樣也可以參政治謀職業可是在中國現代到底不能成爲事實罷綺琴笑道打扮好了我們到媽媽那裏給他瞧瞧扮得像不像龍小姐道我不去許多人在那裏怪害臊的綺琴道你到那天還要站在臺上給幾百隻眼睛瞧咧怎麼此刻就含羞這全靠面皮厚噫琴小姐不由分說拖了他的手就走到了周太太房中大家都不知不覺的喝了一聲彩說正是一位很漂亮的小少爺只把箇小五弟喜得手舞足蹈說以後不叫你明姐姐只叫你明哥了又端相他頭上的髮辮綺琴道你瞧怎麼小五弟道我覺得少了一條辮子綺琴道辮子已經絞去了周太太發急道阿呀呀真的嗎小五弟道我不相信媽別上阿姊的當正要來揪龍小姐的帽子綺琴擋住道別鬧這是箇滑頭貨不要拆穿了西洋鏡又笑著說道這只是只許眼看不許動手的招得一屋子人都笑了龍小姐

道。琴。姐。姐。你。只。管。打。趣。人。我。就。不。扮。了。琴。小。姐。道。好。咧。好。咧。我。不。打。趣。你。可。惜。你。母。親。不。在。這。裏。見。了。一。箇。女。兒。變。了。一。箇。兒。子。多。麼。開。心。正。是。

撲。朔。迷。離。渾。不。辨。願。天。速。變。作。男。兒。

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病院深沈奇葩悲綠葉 明燈隱約異馥貯紅閨

且。說。這。時。小。五。弟。喜。得。發。狂。便。道。我。去。打。電。話。去。請。嬌。嬌。立。刻。就。來。琴。小。姐。道。你。快。去。打。你。說。有。一。位。小。少。爺。要。過。房。給。嬌。嬌。請。他。就。來。小。五。弟。果。然。去。打。電。話。回。說。嬌。嬌。就。來。他。又。去。尋。出。一。枝。金。鑲。頭。的。細。藤。手。杖。他。說。這。劇。場。上。用。得。著。的。良。彥。上。場。時。是。在。門。外。下。了。馬。手。中。應。執。這。騎。馬。用。的。手。杖。大。家。方。說。笑。時。果。然。龍。太。太。來。了。周。太。太。笑。道。這。裏。有。位。小。少。爺。在。此。你。認。得。嗎。龍。太。太。見。了。不。覺。一。楞。說。原。來。是。他。倒。活。像。是。箇。男。孩。子。了。龍。小。姐。道。媽。我。從。今。天。起。打。扮。男。妝。了。你。瞧。好。不。好。龍。太。太。

歎口氣道。無論扮得怎麼樣。像終究是箇女孩兒。周太太道。現在的女孩兒家。也有比男子還強的咧。大家說笑了一陣子。龍小姐仍舊把衣服換好。周太太道。嬌嬌來了。我們要過一過。麻雀癮。打八圈。再說這一天。喫了夜飯。龍太太方纔帶了龍小姐回去。不到幾天。就是實行試演空谷蘭的日子了。周宅的廳堂上。臨時搭起一座戲臺。居然也有種種的佈景。又裝了許多電燈。觀劇的人。除了同學以外。也有許多周宅的親戚。來瞧熱鬧的。一共也有百餘人。這一天。把一箇小五弟。高興極了。只在前臺後臺。亂鑽給他們打雜。差他還當了一箇司幕的職役。自辦了一箇小叫子。噓的一聲。兩邊站著各一箇小丫頭。把箇黑幕扯攏來。那天的戲劇。只有三箇人出風頭。便是周綺琴的。紉珠。吳雪真的。柔雲。和龍明珠的。良彥。自經這一次試演後。成績非常之佳。龍小姐的活潑玲瓏。也早已傳誦人口。後來因爲學校中籌款。曾在某舞臺正式演過一回。也得了好評。不在話下。光陰迅速。頃刻又過了一年。這時龍小姐和小



五弟已經都是十六歲。以生理學家言。正是春情發育的時期。加著兩家往來甚密。他們的父母。又都是溺愛縱容慣的道。不得箇兩小無猜兩情甚洽。因此就顯出幾種互相戀愛的徵象。來。第一是無論龍小姐到周家來。或是小五弟到龍家去。要是一箇不在家。就覺得十分寂寞。連說話都沒有勁兒。第二兩人漸漸有書信來往。都託一箇下人專司他們的往來。信函又常常互送贈品。小五弟送的都是小巧玩好之物。如小鏡子。墨水筆。照相架。以及各種玩物之類。龍小姐送的是學堂中精細的手工品之類。投瓊報珎。往來不絕。第三兩人不見面。則已。見了面。總是喁喁切切。講不斷的話。而且總是背人私語。那年的小五弟說家裏的先生不好也吵著要進學校。所以每逢禮拜六和禮拜日。要是龍小姐不在家中。或去同學姊妹那裏遊玩。小五弟也不在家。必在同學友人家遊玩去了。否則兩人必同在一處談天。周太太是風月場中出身。難道瞧不出這種情形。他也知道龍小姐已對了親。須避避嫌疑。

一則他溺愛他兒子。二則他還癡心妄想和龍太太商量。商量可否退了陳家婚事。將龍小姐配與小五弟。中國的有產階級大概都持早婚主義的。像陳老六的家世。尤其是男子須在二十歲以下結婚。所以在龍小姐十七歲的時候。陳家就託媒人來說預備擇日成禮。可是龍小姐得著此信。哭了三天。連學校裏都不去。龍太太急得沒有法子。心肝寶貝的哄他說。你有話好說。儘管哭。不把你母親的心都哭碎了。嗎。龍小姐纔抽抽咽咽的道。誰願意到那陌生的斷命人家去。除非你們家裏討厭我。要我把我攆出門去。我在家中也不過多喫你們一盃飯。多著你們一件衣。便這樣多厭人。說著。又伏在枕上哭。箇不了。龍太太道。有話好商量。你儘管哭。我就沒有主意了。家裏那會多厭你。一箇人我就只有你兄妹二人。你哥哥又是獸頭獸腦。你是箇聰明人。我巴不得你常在我身邊。但是女兒家對了親。終究是別人家的人。人家也望早些兒圓了房。你就是不願意的。我儘可託媒人去說。再緩一二年。卻也不能。

多耽擱人家。龍小姐道：「須等我學堂裏畢了業，再說。」龍太太道：「阿呀，學堂裏畢業，至少還有五六年罷。你不是成了箇老小姐嗎？我們現在只得用一箇緩兵之計。只說且緩一二年，這或者可以答應的。」龍小姐想母親的話，也不差。緩一二年，就緩一二年罷了。龍太太就託媒人去說說我家小姐年紀還輕，今年也祇有十七歲，他的志願想在女學校多讀幾年書也望你們少爺多求些學問，不至成婚以後的拋荒。龍太太這幾句話，當然是名正言順。果然媒人去一說，陳家也就擱下來了。不想這一年的下半年，龍小姐大病了一場，進了這箇婦孺醫院，足足有三箇月之多。至於害的是什麼病，卻也言人人殊。有的說是肝胃氣，有的說是腸胃病，也有的說是心裏痛。不過有同學們去張望他的一概都不得見。直至他從醫院裏出來，臉上白得無絲毫血色，人便瘦了許多。又覺得不似以前那般活潑，卻變了一箇沈默寡言的人。大家都以為詫異。這一年在家養病，當然沒有進得學校。就是到病好了以後，他從

前最喜在學校中和同學說笑的人。此刻卻只是懶洋洋怕到學校中去。龍太太說自從你歇在家中覺得怪寂寞的我望你還是到學堂裏去。倒可以散散心。原不必求什麼高深的學問。不過借著讀書解悶也未爲不可。明珠道我病了。這半年多同級的姊妹們都升了班。我又趕不上。他們要進學校。除非換一箇學堂。罷。龍太太道我又不懂得那箇學堂好。那箇學堂不好。你老子口口聲聲總談女子不必讀書。這一番你進醫院我言語喫得不少。你高興換那箇學堂。就是那箇學堂好了。因此龍明珠明年換了一箇學校。不和周綺琴同校了。恰巧周綺琴在三月裏也已出閣。又聽說小五弟在七八歲上就配了親阿姊嫁了。他母親就預備要討媳婦。龍明珠因同學周綺琴已嫁。便也對於周家蹤跡漸疏了。龍小姐對於周家蹤跡漸疏也不單爲了琴姐姐已嫁的緣故。聽說龍小姐在醫院裏的當兒。龍太太曾經和周太太翻過一次臉。鬧過了一場。爲了什麼事情。鬧的則外人語焉不詳。後來雖然調和好。

了。可是感情上面有了箇創痕。不免就冷落起來。至於小五弟呢。年紀也慢慢兒的。大起來了。現在名爲在學校中讀書。卻還是隨隨便便。從前在家裏的時候。專在姊妹淘裏吵。此刻有了一班同學和外面的朋友。什麼地方都去。又因爲龍小姐年紀也大了。也不好再混在一起。所以自從龍小姐從醫院裏出來以後。簡直二人不見面。這時陳老六要做親的那一年。龍小姐已經十九歲了。他們送了結婚的吉期來。龍小姐也不再哭鬧。只是不知誰搬了嘴。說那位未婚的新姑爺。已和陸裁縫的女兒。借了小房子住在一起。這陸裁縫的女兒。本來龍家也知道。一二這消息傳到龍太太耳朵裏。便逼著龍老爺。要叫他喚那媒人來。向陳家質問。質問的結果。陳老六的母親。自然不承認有這事。陳太太也明知鬧到外面人都知道。必非事出子虛。而且這位賢公郎的事。知子莫若母。他心中還不明白嗎。原是想遮飾到結婚以後。將來再有如何吵鬧。他就不管了。龍小姐的歷史表明以後。我就再提陳老六結婚。

的事。上回不是說到陳老六和秀寶已經大大的鬧了一場。如今雖然攔起。卻是陳老六也不大到小房子裏來了。陳老六有時難得到他小公館裏來。卻總是上廟不見土地也明知道。秀寶總在外面有不規則的舉動。可是自己也不能來監督他。而且監督也監督不住。不過這一塊爛肉終必要割去纔好。白貼了他的開銷。倒讓他逍遙自在。儘在外面胡調自覺。有些不大甘心。看看自己結婚期近了。沒有法子可想。又去尋吳百曉。吳百曉道。我早知道你們不是長壽星。官還記得當初搭攏的時候。你還說。既然借了小房子。何至於半路上拋棄他。他要脫離。你還不願和他脫離。情願要出身價銀子。他的身體永屬於你。如今這拆妍頭的事。我卻不包在做。媒人裏頭。陳老六道。這是和你商量的事。只怕他此刻連小房子裏也不大歸來。何必再攔。這箇陳設呢。吳百曉道。老兄當初不是有言在先的嗎。他要脫離。立刻可以脫離。如今他並不說要脫離。這是出於你一方面的提議。幸虧從前有句話說。由你一方。

面。提。出。脫。離。的。話。貼。付。一。年。的。養。贍。費。所。以。他。要。說。你。拋。棄。的。話。我。可。以。用。這。句。話。塞。他。的。嘴。陳。老。六。道。一。年。的。養。贍。費。三。千。六。百。塊。倒。不。去。管。他。了。我。還。有。一。對。獨。粒。的。鑽。戒。是。三。千。二。百。塊。錢。買。來。的。他。取。去。的。時。候。只。說。向。我。借。的。我。也。並。不。曾。說。送。他。他。如。今。久。假。不。歸。問。他。討。討。只。是。支。吾。到。後。來。索。性。竟。說。不。還。了。後。來。不。見。他。戴。在。手。指。上。一。回。兒。說。藏。好。了。一。回。兒。說。當。掉。了。我。想。這。一。對。鑽。戒。應。該。向。他。討。回。的。吳。百。曉。道。我。勸。你。索。性。休。了。這。條。念。頭。罷。那。種。東。西。到。了。他。們。手。裏。再。想。討。還。宛。同。『。貓。口。裏。挖。鰵。』。我。老。早。說。的。女。人。要。和。男。人。脫。離。容。易。得。很。男。人。要。和。女。人。脫。離。就。有。許。多。麻。煩。了。你。倘。然。是。箇。沒。有。錢。的。人。也。還。容。易。而。況。你。是。有。名。的。少。爺。這。一。回。子。只。要。我。去。探。探。他。口。氣。再。說。鑽。戒。的。事。且。慢。提。著。罷。過。了。兩。天。陳。老。六。便。到。吳。百。曉。那。裏。討。回。音。吳。百。曉。一。見。他。就。搖。頭。道。你。的。事。難。辦。得。很。他。說。你。已。答。應。討。了。他。的。他。決。計。要。跟。你。他。說。你。倘。然。以。爲。住。在。外。頭。不。方。便。不。放。心。的。他。願。意。進。宅。他。

說。要。在。你。新。娘。子。未。進。門。以。前。先。要。進。宅。情。願。向。老。太。太。磕。頭。佔。箇。先。進。三。天。爲。大。  
陳。老。六。道。這。是。他。一。派。誣。賴。之。言。我。和。他。借。小。房。子。家。裏。也。沒。一。箇。人。知。道。怎。麼。買。  
買。然。要。進。宅。呢。吳。百。曉。道。他。說。你。在。剛。借。小。房。子。的。一。禮。拜。內。你。已。經。許。過。他。多。少。  
事。了。陳。老。六。道。他。在。那。裏。熱。昏。我。許。過。他。什。麼。事。呢。吳。百。曉。道。他。說。你。許。他。永。遠。不。  
分。離。他。說。你。許。他。將。來。可。以。做。兩。頭。大。因。爲。你。是。頂。兩。房。香。煙。的。照。例。可。以。討。兩。箇。  
老。婆。他。說。你。和。他。說。這。一。番。討。親。不。過。應。酬。應。酬。場。面。將。來。新。娘。子。過。了。門。好。便。好。  
不。好。我。就。和。他。離。婚。我。是。有。長。年。律。師。保。護。的。打。官。司。容。易。得。很。他。說。你。又。和。他。說。  
你。又。預。備。買。給。他。一。萬。塊。錢。的。金。剛。鑽。五。千。塊。錢。的。珠。子。三。千。塊。錢。的。翡。翠。又。應。許。  
他。在。威。海。衛。路。造。一。宅。小。洋。房。陳。老。六。道。放。屁。放。屁。誰。和。他。說。過。這。些。話。恐。怕。他。在。  
那。裏。做。夢。罷。吳。百。曉。道。這。本。來。是。沒。有。憑。據。的。事。你。說。沒。有。說。過。他。卻。咬。定。你。說。過。  
的。這。是。你。們。當。初。要。好。的。時。候。枕。頭。上。的。同。盟。被。頭。裏。的。協。定。要。是。他。今。天。不。說。出。



來我們第三者那裏知道好在這是箇口頭契約。你又沒有簽箇字給他。也只由他去說罷了。不過以我想起來當初你們大家熱的時候這些話。你也許是說過的。現在你也不必發急說也。只好由他說了。不過我和你辦這箇交涉一時倒還辦不過來呢。陳老六道他怎麼說。難道還是他的理由充足嗎。吳百曉道到了這步地位也沒有什麼理由可講。只好做到那裏是那裏。至於他說的話。就用口說無憑。一句話回答他。就是養贍費一層也。苦於當時沒有定契約。如今也很費唇舌在你們初結合的時候。我也未嘗想不到。可是你們兩人正。要好的時候。差不多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我如何插得進嘴去也。覺得這話難於啓齒。到如今便覺得麻煩了。像我有位朋友方在田。他的辦法最好。像他這樣便永無糾葛。陳老六道他是怎麼辦法。吳百曉道他包起女人來。總是半年一期訂了一張合同。應該每月一百塊或八十塊。滿了六箇月雙方同意的便續訂一期。不同意的解除契約。在兩箇月前。

互相。知。照。那。位。姓。方。的。他。也。沒。有。老。婆。便。這。樣。的。混。下。去。據。他。說。已。經。換。了。六。箇。女。人。了。陳。老。六。道。你。別。打。岔。你。不。知。道。我。心。裏。很。急。早。些。把。這。箇。事。情。了。斷。了。省。得。多。一。件。事。他。的。意。思。究。竟。什。麼。樣。吳。百。曉。道。我。和。他。說。時。他。起。初。說。不。願。脫。離。我。便。恫。嚇。他。我。說。不。願。脫。離。你。也。沒。有。好。處。萬。一。陳。老。六。不。給。你。見。面。或。者。出。門。去。了。不。在。上。海。你。有。什。麼。方。法。難。不。成。你。吵。到。陳。宅。大。門。上。去。嗎。他。聽。得。這。話。漸。漸。軟。下。來。了。他。說。至。少。要。一。萬。洋。錢。我。說。從。前。不。是。有。過。契。約。嗎。他。要。脫。離。你。只。要。一。年。的。養。贍。費。照。每。月。三。百。塊。錢。算。就。是。三。千。六。百。元。怎。麼。要。加。上。三。倍。呢。陳。老。六。道。這。話。不。差。啊。至。多。不。過。三。千。六。百。元。便。是。這。三。千。六。百。元。也。是。他。白。拏。的。啊。吳。百。曉。笑。道。但。是。他。卻。不。如。此。說。法。他。也。承。認。從。前。有。一。年。養。贍。費。之。說。他。說。他。要。是。有。什。麼。差。處。你。要。脫。離。那。纔。是。一。年。養。贍。費。現。在。他。毫。無。過。失。說。你。遺。棄。他。他。所。以。要。一。萬。塊。錢。陳。老。六。跳。起。來。道。胡。說。也。沒。有。如。此。敲。竹。槓。的。我。拚。著。不。理。他。看。他。有。什。麼。方。法。來。

吳百曉道：「依我說這件事了是終要了的不辦這箇交涉糊糊塗塗你還是每月貼他三百塊錢高興便去走走倒也罷了現在已經辦了這箇交涉非快刀熱手巾辦好了不可要不然你放了手他倒要來找你辦交涉了這事情當然可以磋商難道他說一萬塊錢就是一萬塊錢嗎好在秀寶還不是箇十分激烈的人還可以大家和平了結不要弄到決裂了大家無趣陳老六道：「現在還算有趣嗎決裂便怎樣我難道是怕他吳百曉道：「怕自然是不怕他但是你將近要討親了吵出來不大好俗語說的『好男不與女爭』他是還說得好笑咧要請律師和你解決也許有壞人在旁攬掇他上海當律師的也都是擇肥而噬萬一再登出報來你的聲價可不值得呢現在以我的眼光看起來一萬塊錢當然不能依他三千六百塊錢也不能打倒他五六千塊錢總得過去了至於那對鑽戒我勸你漂亮些索性不必提起要討還的話罷陳老六也無可如何只得重託吳百曉而去如今且撇去陳老六再談秀

寶的行蹤。原來秀寶自從與陳老六反目以後，更加知道沒有圓滿的結果了。他也漸漸有暗中物色人材之意。好在他的方面，多人情熟。上海灘上肯化錢的富商大賈，抓一把揀揀，覺得也很便當。不過和陳老六的關係未斷，尚不能公然舍此就彼。有一天，他有一箇小姊妹，喚作湘老七。大家都喚他七小姐。這人從前由秀寶的姑母、小妹妹包過他三節，所以和秀寶一向是姊妹稱呼。現在湘老七嫁了一位從前做過道臺的老頭子，姓石，喚做石中玉。年紀已經有望六了，卻對於湘老七，百順他，要箇月亮，只恨沒有上天梯。在他花天酒地的時候，大家都題他一箇綽號，喚做石牌樓。因爲他身材生得很高，纔有這箇名兒。到後來，大家把這箇石牌樓的名兒，也便叫順了。湘老七自從嫁了石牌樓，以後倒也十分適意。石牌樓另外租了三樓三底的房子給他居住，因爲房子太多，便把湘老七的娘和他的兄弟一同搬來住。湘老七雖然嫁了石牌樓，可是他的妹子還有四五箇。這雖然名義上稱爲妹子。

其實都是湘老七的娘在各處用錢買來的。如今一箇箇都大起來了。依著湘老七的意思說是兄弟也大了。將來託他姐夫就是石牌樓好好兒薦箇生意。或者到學堂裏讀通了外國書做箇場面上人勸他的娘洗洗手不要再喫這盃堂子飯了。可是他娘捨不得這四五棵搖錢樹。他瞧這四五箇討人是一種可以大大生利的動產。他竟不聽女兒之言。還是營他的舊業。幸虧他有箇得力的媳婦。大家都喚他新嫂嫂的。很可替他的力。他倒也坐收其成。所以湘老七的娘常常住在他女婿石老爺府上。不大到生意上去。好似時下那些掛名的校長一般。很爲寫意。新嫂嫂督率著一班假定的姑娘伺候。那些大人老爺們營業很爲發達。連石牌樓也逢時逢節拉著一班舊同寅要去盡盡義務。那班和石牌樓同嫖的老友也知道這是石牌樓的岳家。必得去應酬。應酬這一家堂子裏出進的都是些海上寓公宦家公子。對於別人都是什麼劉二大人孫三大人楊四老爺汪五老爺亂叫獨獨對於石牌樓只

禿頭叫一聲老爺表示這位老爺是他們自己的老爺之意那湘老七的娘雖然住在石家喫他女兒的住他女兒的可是他手中積蓄的造孽錢倒也不少除了每節總有幾千塊錢收入之外新近又賣去了兩箇供人獸性發展的女兒約有萬把塊錢這些錢都交託了石牌樓存放銀行中生息或有什麼靠得住的公司股票買些因此石牌樓倒也歡迎他好在這老太婆所有從前的姘頭一概驅逐了連現在生這箇小兒子的父親也不許上門讓他仍舊在燕子窩裏當他的煙館伙計去他自己的出款除了一小部份用之於燒香拜懺打水陸還壽生之外還有一大部份用之於吸鴉片此外淨是剩餘石牌樓的大公館裏也有夫人也有少爺小姐可是也不能阻止他他夫人已是長齋禮佛那少爺在學校裏將近畢業小姐也漸出閣了沒有法子去取締老頭子這石老頭子竟然被妾黨包圍起來了湘老七嫁他的時候雖然年紀大了一些可是一箇海上名妓氣派也就不小姊妹們又多石牌樓白

天。出。了。門。晚。上。回。去。常。常。見。高。朋。滿。座。笑。語。生。春。他。也。顧。而。樂。之。只。是。一。件。自。來。美。人。多。病。湘。老。七。一。年。工。夫。裏。倒。有。四。五。箇。月。是。病。裏。光。陰。這。種。病。要。是。在。貧。賤。人。家。原。不。算。奇。而。且。也。就。好。了。惟。有。生。在。這。等。人。家。這。種。人。身。上。便。稱。之。爲。病。也。不。容。易。好。石。老。頭。子。要。獻。媚。於。他。的。如。夫。人。便。千。方。百。計。的。求。醫。服。藥。使。他。身。體。強。健。到。得。後。來。覺。著。有。一。樣。東。西。比。求。醫。服。藥。還。靈。這。是。湘。老。七。的。娘。發。明。出。來。的。因。爲。湘。老。七。有。肝。氣。毛。病。發。起。來。就。是。三。日。三。夜。昏。厥。過。去。動。輒。兩。箇。鐘。頭。到。發。肝。氣。的。時。候。這。箇。小。公。館。裏。宛。如。遭。逢。大。難。從。湘。老。七。的。娘。起。一。直。到。娘。姨。大。姐。以。及。包。車。夫。沒。有。一。箇。安。甯。的。到。了。湘。老。七。發。厥。的。當。兒。真。箇。鬧。得。大。哭。小。喊。雞。犬。不。甯。連。那。一。座。石。牌。樓。也。弄。得。走。頭。無。路。他。本。來。自。己。有。公。館。的。想。白。天。到。這。裏。來。晚。上。回。公。館。去。因。爲。在。這。裏。湘。老。七。發。病。的。當。兒。無。日。無。夜。要。教。人。捶。背。揆。胸。弄。得。石。老。頭。子。也。無。法。安。睡。可。是。回。頭。一。想。又。不。大。好。平。日。之。間。常。常。住。在。這。裏。一。有。了。病。反。而。跑。開。了。

到。湘。老。七。病。好。了。可。不。要。埋。怨。自。己。怪。他。沒。有。良。心。嗎。可。憐。這。箇。石。老。頭。子。也。只。好。陪。著。他。們。磨。夜。後。來。湘。老。七。的。娘。說。道。他。這。箇。病。是。從。前。做。生。意。的。時。候。得。的。往。往。更。深。半。夜。出。堂。差。又。不。能。不。去。到。底。是。受。了。寒。日。積。月。久。遂。成。了。此。病。從。前。發。得。也。很。厲。害。沒。法。子。吸。幾。箇。鴉。片。煙。稍。爲。可。以。好。些。石。老。頭。子。道。既。是。吸。了。鴉。片。煙。可。以。好。些。的。何。不。早。說。這。是。很。便。當。的。事。情。瞧。他。這。樣。肝。氣。病。教。人。心。裏。難。過。把。煙。盤。移。出。來。先。裝。幾。箇。吸。吸。湘。老。七。的。娘。道。昨。天。我。也。勸。他。過。他。說。甯。可。死。不。願。吸。有。病。的。人。最。容。易。吸。上。鴉。片。煙。倘。然。吸。上。了。鴉。片。煙。教。我。怎。麼。好。呢。老。爺。這。樣。一。把。年。紀。也。不。吸。煙。我。年。紀。輕。輕。倒。吸。上。了。鴉。片。煙。嗎。石。老。頭。子。道。那。不。是。這。樣。說。法。他。是。有。病。呀。鴉。片。煙。雖。不。是。箇。好。東。西。但。也。是。箇。急。治。之。法。聽。說。鴉。片。煙。是。最。能。止。痛。的。湘。老。七。的。娘。道。可。不。是。嗎。我。也。和。他。如。此。說。我。說。你。病。中。吸。幾。箇。也。不。見。得。一。定。就。吸。上。癮。況。且。你。是。爲。治。病。起。見。並。不。是。無。緣。無。故。的。吸。上。這。鴉。片。煙。就。是。吸。上。了。老。爺。如。



此歡喜你難道不肯供給。你這些煙吸嗎。即使老爺不肯供給。你做娘的還供給。你起如此的勸他。他還不肯吸。只說要吸上癮。老爺你去勸他。一勸罷。別人是不靈的了。看他痛得也可憐極了。石老頭子果然夯了。箇木梢到牀前勸他。湘老七只是哭。石老頭子道。你就吸兩口罷。也不見得馬上就吸上癮。即使吸上了癮。只要身體好。也還值得。湘老七道。吸上了癮。你是肯供給給我吸煙的。可知我自己受累啊。再則被他們那邊多一句話。我所以不願吸。石老頭子道。誰敢說你半句話。你儘管放心。勸了半天。湘老七方始有肯意。石老頭子便命小大姐阿巧到對房太太那裏取煙盤過來。又叫太太也過來給奶奶裝煙。其實湘老七的鴉片煙。豈自今日始別說。發肝氣的當兒。趁石老頭子不在的時候。常常吸。便是不發肝氣的時候。也差不多。天天在他娘的煙榻上喫。雙檔只瞞了石老頭子一人。所以到了臨睡的時候。當兒。湘老七橫一杯嗽口水。豎一杯嗽口水。還要細細地擦牙齒。就是只怕被石老頭子聞出來。

的緣故。由這一番的經過。湘老七的吸鴉片。從此便公開了。直到肝氣病漸漸的好了。他還是天天的吸幾筒。說明天起不再吸鴉片了。可是到了明天。還要吸幾筒。如是者。已有半箇月之久。說從明天起。當真不吸了。到了明天。石老頭子一天沒有出門。一半也是看看箇當真吸不吸。果然一天沒有吸。而且也不想吸。足以表示並沒有上癮。後天也是如此。大後天也是如此。可是到了第四天。發起寒熱來了。滿身骨頭痛。睡到半夜裏。叫石老頭子起來。喚阿巧。捶腿。阿巧來了。卻又橫也不好豎也不適意。阿巧嘴快。說奶奶吸一筒煙。罷湘老七。咿咿喔喔的也不回答。他石老頭子知道他的意思了。便道。你到太太那邊去取煙盤。來煙盤取來。後湘老七自己本來會裝的和蠶豆大小的煙泡。一吸三大筒。登時腿也不酸了。骨頭也不痛了。氣也順了。週身也舒服了。便叫阿巧把煙盤還了。太太你自去睡罷。樣樣都好了。只有一件。這下半夜再也睡不著了。因爲湘老七睡不著。翻翻覆覆。連石老頭子也睡不著了。便

道。你。這。一。晌。可。適。意。些。嗎。明。天。我。還。要。早。起。身。咧。睡。罷。湘。老。七。口。中。答。應。那。裏。睡。得。著。直。到。天。將。明。時。石。老。頭。子。方。始。朦。朧。有。些。睡。去。只。聽。得。嗚。咽。之。聲。張。開。眼。睛。一。瞧。只。見。湘。老。七。面。朝。外。牀。正。在。那。裏。哭。泣。但。見。玉。肩。輕。聳。珠。淚。亂。拋。石。老。頭。子。扳。他。的。肩。頭。道。唛。做。什。麼。怎。麼。好。端。端。哭。起。來。了。呢。湘。老。七。帶。著。泣。聲。道。我。知。道。這。事。不。好。了。我。的。鴉。片。煙。吸。上。了。癮。了。我。以。爲。三。天。不。吸。心。裏。不。想。吸。就。沒。有。事。了。誰。知。剛。纔。骨。頭。裏。酸。痛。得。沒。有。安。放。處。我。也。不。懂。是。什。麼。緣。故。也。不。知。道。是。否。不。吸。煙。之。故。誰。知。一。吸。三。筒。煙。就。不。覺。得。了。這。分。明。是。箇。煙。癮。啊。如。何。是。好。呢。我。明。天。起。決。計。不。吸。看。他。怎。麼。樣。左。不。過。一。死。罷。了。說。著。又。哭。石。老。頭。子。道。你。的。病。剛。剛。好。些。怎。麼。又。傷。心。起。來。了。就。是。吸。上。了。癮。也。得。等。身。體。好。些。再。行。戒。除。忙。不。在。一。時。呢。況。且。你。也。不。過。剛。剛。吸。上。即。使。有。癮。也。是。很。輕。的。著。急。什。麼。呢。你。明。天。儘。管。吸。到。身。體。健。旺。以。後。一。面。調。理。身。體。一。面。請。箇。好。好。的。醫。生。再。行。戒。煙。那。就。好。了。湘。老。七。方。纔。止。悲。從。此。

以後便正大光明的開燈吸煙。他的娘另外給他辦了一支廣東帶來的檳榔槍。說是吸了這支檳榔槍可以治肝氣病的。不到幾箇月。湘老七的煙癮進步得很快。一燈相對。終日與芙蓉城爲緣。到了他屋子裏便覺得煙香滿室。這正是

重簾不捲。留香久。  
短笛無腔。信口吹。

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